

# 大足唐宋佛教崖雕之研究

陳清香

## 導言

中國石刻藝術，早在殷商時代，即具相當水準，殷墟中曾發現白大理石所刻之虎兕、鴟等物，均甚精美（勞榦語）。即秦代李冰所刻之石牛，其評價亦高。漢以來，繪畫刻石之風漸盛，其著名者，如山東肥城縣西孝堂山祠之陰刻畫車騎行列、戰爭獻俘、狩獵庖厨、演戲奏樂，均充滿古趣。而嘉祥之武梁祠壁石，則以陽刻三皇五帝，刺客列女等故事，其中之奇禽異獸、車騎、人物、樓閣等，更形精美。至於圖形立廟，以造人之形像者，如景帝之末、文翁命成都之學宮，造石室設孔子坐像，七十二弟子爲侍，其塑像之手法，亦有很高的藝術水準。

佛教入華後，佛像塑造之風，亦漸興起，其創作之手法遂與傳統之藝術相滙合，而漸漸產生另一種嶄新的面目。

考佛教在印度立教之初，並未有雕像之作，依毗奈耶十誦律所記，佛在世時，其寺塔莊嚴，僅有師子夜叉大神龍屍髑髏地獄變本生圖及五趣生死輪等，至佛滅度後，世人所崇奉者，亦僅爲舍利佛牙、佛髮、佛鉢、或間刻佛寶座、足跡、法輪、菩提樹等，以示法身之所在，而未聞禮拜設象之事。後象法時期，由北印度、大夏大月氏之大乘教徒，承希臘美術之風尚，自佛本生圖刻象起，逐漸而廣爲行道設法諸象，是爲希臘式佛之犍陀羅美術，又從阿含經賢劫七佛，衍而爲佛種姓經之二十四佛，無量壽經之五十三佛，賢劫經之千佛三劫千佛，佛名經之三千佛，五千五百佛等，依之而施於佛教，於是造像之名目，愈衍愈繁。

後漢明帝時，竺法蘭迦葉麻騰，以白馬驮經象至洛陽，後立寺名爲白馬寺，於是佛像遂傳至中國。永興二年（西元一五四年）桓帝曾鑄黃金浮圖老子像，覆以百寶蓋，宮中奉祀之，世人以金銀作佛（註一）。延熹八年（一六五年）亦曾於宮中鑄佛像及老子像，桓帝親在濯龍宮設華蓋之座，奏郊天之樂（註二）。獻帝時，笮融亦大起浮屠寺，作金塗象，衣以錦采，浴佛之頤，布席於路，多設飲食，羣衆常萬餘人（註三）。可知中國鑄造佛像之風，早在此二世紀前後便已造端了。

至於石窟造像，或始於苻秦之莫高窟，或更早，據武周李君脩功碑，謂建元二年（西元三六六年），沙門樂僔行至此山（指敦煌鳴沙山），見有金光千佛之狀，就崖建窟一所，次則法良至此，在傳師窟側，更有營建，此則爲莫高窟造像之濫觴也。

然早於莫高窟之營建者，有新疆溫宿縣托和拉克店石窟、及拜城之赫色爾、台台爾、赫色爾多哈、庫木吐拉、瑪扎伯赫、森木撒姆等石窟，其東南又有吐火拉克埃良石窟。拜城之雕鑿年代，據推斷爲西元三百年至一千一百年，至於溫宿縣之石窟，雖年代不詳，却必早於拜城之諸石窟。然而此二窟在開鑿時，均非屬我國領土（註四），故可推定其雕鑿者，亦非中國人。

故石窟造像之風，自時代上言，始於四世紀左右，以後沿魏晉南北朝，隋唐而下，其雕鑿之風，與日俱增，一直至十三世紀爲止，仍爲中國石刻藝術之黃金時代。自地域分佈上言，西起新疆，中經甘肅、寧夏、陝西、山西、河南、河北直到遼寧，再折至山東、江蘇、浙江，復從四川到雲南、廣西等，可謂遍佈全國，俯拾皆是。

在分佈如是之廣之數十處石窟中，規模較大較有名的山西大同雲岡、河南洛陽龍門，界於河北、河南間之南北轡堂山，江蘇棲霞山，山西太原天龍山，河南鞏縣石窟寺，甘肅之敦煌莫高窟，天水麥積山，永靖之炳靈寺，以及四川大足縣之寶頂山及龍岡區。除四川大足爲唐宋之作品外，其他殆爲南北朝至隋唐間之作品，五代以後，僅見增修，而鮮見開創者。

自時代上言，早期之石刻，蓋以漢代雕塑藝術爲基礎再吸收犍陀羅藝術，印度克普達時代的瑪桃拉雕塑藝術（註五），故如雲岡、龍門等北魏時代之造像，其形相率皆肉髻過大、頸廣、眉揚目巨，耳長鼻高、頤豐，自爲鮮卑人之相貌，而其佛身，或作裸形，或作偏袒，或有被水田衣者，此因元魏之前西秦北涼等，皆崇奉佛教，設像極盛，而鳩摩羅什之譯經，尤影響於當時之學術風尚，故元魏之造像形式繼其前代之模式而雕造也。稍後迨太和延昌間（四七七—五一五）其雕像便呈低眉閉目，趺跏端坐，衣飾莊嚴流麗，而爲印度笈多式矣。

隋唐以後，佛教諸宗並興，如法相宗、天台宗、華嚴宗、禪宗等，皆有高僧師碩德，迭起其間，至盛唐之時，則密宗胎藏。金剛兩系，亦傳至中國。故隋唐之造像，有因襲前代之舊者，有直接自中南印度傳來者，有自密宗教徒傳授者，故其風格大異前代。

細考隋唐之造像，亦有分別，隋之造像，其面貌稍呈橢圓形，較北魏時爲瘦長，其光頂之化佛式亦漸廢，而易爲寶珠形、蓮瓣形、三尖形等，其佛菩薩像，亦以釋迦像爲多，觀世音、阿彌陀、無量壽、彌勒等次之，此因受淨土宗思想之影響也。

唐代之造像，由圓臉、方顎、演成豐頰、圓顎、眼與鼻間，有適度之配合，菩薩之髮冠低垂，瓔珞精美，衣飾褶紋，較前開放，不若北魏時代之樸拙，而趨向流麗逸緻，充分表現唐代雄偉壯麗之風，與北魏時代之犍陀羅作風大異也。在大足石窟未發現以前，均以唐代爲中國石窟藝術之頂點，因中唐以後佛教禪宗興起，禪宗以「下立文字，直指本心見性成佛」爲主旨，崇尚淡簡，不重形式，故雕鑿大龕，設象立教之風已至衰相，五代兩宋間，已鮮有大規模之崖窟造像，惟有大足石窟，地處川西，能於中國石窟由大規模雕造趨於沒落之際，作有計劃之大量開鑿，終於規模上數量上，得與雲岡龍岡龍門鼎足而三。

大足石窟雕鑿的年代，依所存之銘文，最早爲唐昭宗乾寧二年（西元八九五年），最晚則一直到元、明均有重修或增刻。可知它是繼雲岡龍門頂盛期之後的一大規模開鑿者。

大足石窟既始鑿於唐末年間，則其題材形制、風格樣式，必有沿襲於盛唐造像之風也，尤其與當時之佛教思想經像流傳等情形息息相關，以其題材言，曾涉及淨土宗、華嚴宗、天台宗、密宗、禪宗等各宗之思想，此固因初唐以來諸宗並立，十教爭鳴，流風所被，遠及四川，然而如玄奘法師留學天竺，其將來之經像，王玄策出使印度，所取回之傳志圖畫；以及密教之徒之往來傳授等，均不無因果，茲就數點分述之：

#### (一) 玄奘將來之經像：

玄奘留學五印度，於唐貞觀十九年歸至長安，其自印度取回之佛像如鹿苑初轉法輪像，白天宮下降之寶階像，鷲峰山之說法華像，以及巡城行化之刻檀像等（註六），均先安置弘福寺，迎致大慈恩寺，此均直接改變於初唐之造像風格，間接影響及唐末五代之大足樣式。

#### (二) 王玄策取回之法傳圖畫：

王玄策曾於貞觀十九年，顯慶二年等二度西使印度，本以安撫西陲爲主，然亦致力於佛蹟之探討，遺物之蒐集也，

「婆羅雙樹林邊，別有一牀，是釋迦佛坐象之上，右脅而臥，身長二丈二尺四寸，以袈裟覆上，今猶現在，數放神光，又王舍城東北，是耆闍崛山，有佛袈裟石，佛在世時將龍池浴，脫衣於此，有鷲鳥銜袈裟升飛，既而墜地，化成此石，縱橫葉文，今現分明，其南有佛觀田，命弟子難陀造袈裟處，並數有瑞光。」

王玄策之書，今已亡佚，其西域志中之畫圖四十卷，必選印度美術之精粹者編之。

在大石寶頂山中所刻之佛涅槃巨像，雖有涅槃經爲本，而其造型焉能不受西域志所載之影響者？

（三）密宗經像之傳來：

密教傳來中國，始於唐玄宗開元四年，善無畏來華，翌年譯金剛頂，虛空藏求聞持法，又譯大日經，三千頌之略本，遂開兩部灌頂之曼茶羅。後金剛智之藏，與其弟子不空，亦來華奉勅建兩部曼茶羅開灌頂之壇，是爲密教來華之第二次（註七）。

至於密宗之設教立像，則據神僧傳不空傳云：

「當西蕃大石康三國師兵圍西涼府，詔空入帝御~~過~~禪~~禪~~，空秉香爐，誦仁王密語二七編，帝見神兵二百員在殿廷，驚問空，空曰：毘沙門天王子，領兵救安西，因勅諸道城門，置天王像，此其始也。」

此蓋爲密教立像之始，至於密宗全部經像之圖刻，因武宗會昌法難之後，幾已全毀，幸有日本密宗僧人八位（註八），入唐學法，其後歸國將求得之經象一併携回，於是成爲日本密教祖師，其中如常曉和尚之千光佛像、水月觀世音菩薩；圓行和尚之火頭金剛像、訶梨帝母像、日月光明世尊像、普賢菩薩像、宗叡和尚之孔雀佛母禱子，千臂軍荼利禱子等，均與大足有非常密切之關係。

蓋大足石窟中，其題材出自密教經典者甚多，如孔雀明王、訶利帝母、千手觀音等，均爲前代所無，其形制樣式具複雜變化，可謂空前之偉大創作也。

除密教經典之外，他如淨土變爲□□爰因襲前代之作品，又加以修飾潤色，雖所本相同，而精美之處，又冠於前代。至於禪宗之思想，以牧牛圖爲代表，此刻於宋代，亦源於宋代流行之牧牛頌，非本於唐代，在技法變化及題材形制，又係首創。（唐代雖已流行牧牛之故事，且已見諸繪畫，然而表現於石刻者，仍未見），觀大足石窟變故事之繁多，爲其異於前代雕刻之最大特色，唐以前之雕刻，無非一佛二菩薩，或再加二尊者六力士

像者，然大足石窟作風全變，以經典中所載之佛菩薩多寡而刻，因之經典故事之人物表情，再不是千篇一律之佛菩薩坐立之姿態，而是活生生的將經典人物之哀樂動作，再配上唐宋人們生活習慣，日用服飾等，將石窟雕成生趣活潑，極富動態韻緻之連環圖畫。

就其佛菩薩像之造形而言，四大足位於邊遠之四川，既非北魏時代犍陀羅之風格，亦不若唐代豐潤圓滿的雄偉健美之手法，而是屬於南方靈巧細緻之作風，尤其菩薩相身上之花冠瓔珞，其裝飾之豪華、刻畫之殊麗、變化之複繁，在中國石雕藝術史上，實無出其右者。

大足石窟，具有諸多獨特之風格，在時代上，於中國石刻藝術趨於沒落之際，忽作異軍突起，實發揮中國石窟藝術最後的輝煌與燦爛！

### 註解

註一：見釋氏稽古略。

註二：見後漢書桓帝紀及祭祀志。

註三：見後漢書陶謙傳。

註四：溫宿縣，位新於疆西南與蘇俄接境處，其北為騰格里雪山，西南濱於昆阿立克河，本為漢時之溫宿國，唐時曾置溫宿州，清代新疆建省，置溫宿縣，並為溫宿府府治。

城則本為漢時之姑墨國，唐時則為跋祿迦國。

註五：見閻文儒著石窟寺院之藝術。

註六：玄奘法師自印度將來之佛像計有：

(1)摩揭陀國，前正覺山龍窟留影金佛像一軀，通光座高三尺三寸。

(2)擬婆羅底斯國，鹿苑初轉法輪像，刻檀佛像一軀，通光座高二尺九寸。

(3)擬僞僧彌國，出愛王思慕如來，刻檀寫真像，刻檀佛像一軀，通光座高二尺九寸。

(4)擬劫比他國，如來自天宮下降，寶階像，銀佛像一軀，通光座高四尺。

(5)擬摩揭陀國，鷲峰山說法華等經像，金佛像一軀通光座高三尺五寸。

(6) 摩那竭羅曷國，伏毒龍所留影像，檀刻佛像一軀。通光座高尺有五寸。

(7) 摹吠舍釐國，巡城行化刻檀像。

以上見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

註七：見日本權田雷斧著之密宗綱要。

註八：日本密宗僧人入唐學法者，共有八家，一傳教大師最澄，二弘法大師空海，三小栗栖爲常曉和尚，四靈岩寺圓行和尚、五叡岳惡覺大師圓仁，六安祥寺惠連僧都，七叡岳智證大師圓珍，八禪林寺宗叡僧正等其自唐歸國，所求得之經像目錄，見小野玄妙著佛教美術及歷史。

## 第一編 四川佛教藝術

### 第一章 四川佛教石刻

#### 第一節 四川傳統之石刻藝術

四川古稱天府之國，其地物產富饒，山川毓秀，地靈人傑，歷代產生了不少高風亮節、忠貞愛國之士；也蘊育了無數華碩俊逸，文采風流之輩；尤其靈氣所鍾，於伽藍寺院內庭，名山古刹深處，更是含藏多少浮屠高僧，沙門梵士。因之，古來在事功、詞章、藝術等各方面，均不乏璀璨奇絕，垂諸文史之偉大創作，其中以藝術——尤其是石刻藝術創作，更是流傳千古，聳然獨存！

考四川之石刻藝術，早在嬴秦時代，即有很高之成就，蜀郡太守李冰，經營都江堰時，曾刻有石牛，以測量流水深度，至今尚存。及至漢代，如石刻畫、陶俑、畫象傳、碑刻等均有很精美之藝術作品，其中碑刻流傳尤廣，如雅州之蜀郡造橋碑，其碑額即刻有人物之圖，又如渠州車騎將軍馮緝墓之二碑，則有三足鳥、九尾狐、朱雀、玄武等刻圖。再如四川孝廉柳敏碑，雲安徐氏紀產碑，蘆山巴郡太守樊敏碑等，均或獫首，或麒麟、或雙龍、或盤螭等，其圖首之獫，與

四神之陽刻，錯綜變化，可見四川之石刻藝術在漢代的水準之高（註九），其遺蹟至今仍可見者，據色伽蘭（V. Segalen）等之實地考察尚有渠江之沈氏闕，無名闕，夾江之楊宗闕，涪濱之楊公闕，賈公闕，新都之王稚子闕，雅州之高頤闕，蘆山之樊敏闕，綿州之平陽闕等。（案，闕即碑也，中國典籍中「闕」、「碑」兩字常互用）。（註十）

其中綿州之平陽闕，闕身雕有上尖弓形，下方形之小龕，龕中雕有佛像，像首已失，而飄揚之衣服則仍存，其刻題有「大通三年」，「梁主」等字樣，因之，據推斷此闕為紀元二世紀時漢代遺物，而佛像則為梁時增刻。由此龕之穹頂形，衣服之作寬博狀，與垂角之左右相稱，可知仍帶有濃厚之中國作風，與漢代之樣式有關。（註十一）

蓋四川之佛教石刻造像，是繼承了漢代之石刻畫、陶俑、畫象磚等傳統技法，再受北周以來，傳入的渾厚樸質之造像作風，而產生了一種新風格之作品，然仍保持濃厚之地方色彩，具體之表現於隋唐以後之作品中。

由平陽闕之佛龕，可斷佛教造像之風，在南北朝時代已相當盛行了，以後歷經隋代，其雕風更是與日俱增，至唐代則如雨後春筍，一時大興，及至五代兩宋，其累積之下，佛龕已是遍滿全川，比比皆是了。

## 第二節 四川佛教石窟之分佈

四川佛教石窟之分佈，就現在所發現者而言，其數量之多，分佈之廣，實冠於長江流域各省最重要者有廣元之千佛崖、皇澤寺；通江之千佛岩；巴中（巴州）之化成山、南龕山；成都之萬佛寺；邛崃之龍興寺；夾江之千佛岩；泯江流域之中巖寺；樂山（嘉定）之馬王洞、凌雲寺；仁壽之望曦台；榮縣之大佛崖；安岳之千佛寨；綿州之西山觀、平陽闕；大足之龍岡寶頂等等。其他如南江、彭山、丹陵、蒲江、資中、安岳、簡陽、江口、江油、潼川、北碚、合川、資陽、阿坝之茂縣等亦續有發現，四川佛教石窟分佈之廣，亦由此而可見一般了。

至於其雕刻之年代，最早如成都萬佛寺，有南朝宋元嘉二年（四二五）之刻銘，其次如阿坝之茂縣，有南齊永明元年（四八三）之無量壽佛像（註十二），又如綿州平陽闕有梁代刻銘，至於西山觀則為隋代作品，嘉定馬王洞則為北周時作品，其他如廣元之千佛崖、皇澤寺，巴中之南龕山，夾江之千佛岩等，幾全為唐及唐以後所雕鑿者。

## 第三節 色伽蘭所訪四川佛教石窟

民國三年（一九一四年）春，法國考古隊色伽蘭等，曾入四川考察，發現四川之古代佛教雕刻多處，且有年代甚早者，茲依其考古報告中國西部考記一書中所載，略述各窟龕之情形如下：

〔一〕廣元，有千佛岩及皇澤寺二處。千佛岩爲唐開元三年，劍南按察使韋抗所造（註十三），位於廣元縣北十五里，嘉陵江左岸巒巔之上，巔與江之間，鑿石爲道，在寬約一公里間，鑿有佛龕六百至八百所，因乏建築之計劃，又添顏色於其上，故不甚美觀，然不失爲唐代之雕刻體範，有一佛、二尊者、二菩薩之形制，或外加二天王等組合像，此爲中國北部佛龕之一般形制，亦爲四川唐代佛龕之特有徵象。其中有一龕刻佛涅槃狀，刻勢尚佳，異於此形，大足寶頂山亦有佛涅槃像，或與此有關。

廣元縣城對面，江口右岸，有皇澤寺，倚巒建寺，層樓高聳，有唐武后貞容殿。寺後巔上有方柱洞，洞中有方柱，柱分數層，上刻有記，爲宋神宗（一〇六八—一〇八五）傳之作品，柱上雕飾甚多，與雲岡之柱極近似，再上巔之右方有「大洞」，中之佛陀，高五公尺，洞之右壁，菩薩與天王之間，有一帶兜頭像，其頭甚奇，雕刻亦頗饒興趣，洞內左角雕一信男（應爲供養男人）跪侍小像，像爲凸刻，此與一般信男雕像有異。大足雕像變化甚多，或坐或立、或跪或臥，形像不一，此供養男作跪像，或爲其變化之雕法，此寺已爲唐宋過渡間之作品（註十四）。

〔二〕巴州南龕山，有唐代千佛巖，其數之多，其體之類，與廣元千佛巖相似，其龕亦呈長方形。（十五）

〔三〕綿州西山觀，有千佛巖，內容較貴重，就山頂崩頽之石，鑿龕造像。自東而西，首見一大石，石上供養男女諸像，上刻咸通年號。次又有大石，鑿如洞形，中有佛坐像，旁爲尊者菩薩諸像，背面亦有雕像，兩壁有供養浮雕像，甚精美莊嚴，其繪畫及輪廓，與龍門手法相似。更向西，又有大石，有大業六年（六一〇），大業十年（六一四）至德二年（七五七）等年號，石上諸小龕，有仿唐式，有宋式，多數體範奇異，爲四川所見者，龕呈人字形，其龕中之像，常爲三像，佛陀趺坐蓮台上，台下有二小獅，狀亦美絕。大足之菩薩像面貌有甚多呈橢圓形者，與隋代造形相似，而異於唐代之豐圓者，此或與此處之隋代作品有關。（註十六）

〔四〕嘉定之南，道士灘下流數里，岷江左岸，有馬王洞，亦千佛巖之類，距江面八公尺之上，有大洞，洞內有一佛二尊者，一菩薩之唐代佈置，洞之右壁有小龕六，刻法精美自由。其雕刻本於「希臘式與佛教式」之混合體，蓋爲一印度型體，眼瞼外衣之造像，至於造像之時代，色伽蘭氏依其坐像之柔和，以及頭上圓光諸飾品之異於唐代，又因距其地

二百公尺，有一北周時碑，因而推定爲北周時之造像體。（註十七）

岷江，亦有千佛巖，屬唐時之作品。（註十八）

岷江流域有中巖寺諸造像，爲宋代之作品。（註十九）

此外，位於綿州之東八里，距西山觀隋代遺跡十四五里處，有平陽闕，爲梁朝作品，蓋如上述，以下爲色伽蘭氏所訪之四川古代之佛教藝術，其大略如此，其他如梓潼、邛崐等，或色伽蘭所未見，或見而未述者，其中以抗戰時期所發現者爲多。

#### 第四節 色伽蘭所未見之重要石窟

色伽蘭氏見而未述者，爲岷江而下，江口及嘉定二處有大佛像，該像雖巨，然已剝落不堪，不足與言考古，更不足與言審美也，然則著名之嘉定大佛，立於凌雲山（一名九頂山）山下之凌雲寺，於唐開元中僧海通就整座山開鑿而成，工程鉅大，爲唐代最宏偉之摩崖造像之一，高三十六丈，正面對大渡河與峨眉山，其面貌略呈方式，氣勢磅礴。（註二十）

除嘉定大佛之外，尚有著名之石窟數處，大半爲抗戰以後陸續發現者，茲舉重要者述之：

合川：其重要者有鷲峰山。鷲峰山：位於合川縣城九十里南的徠灘場，隔江以華鎣山爲屏，有一佛寺，昔名鷲峰禪院，初建於唐廣明二年（八八一），唐僖宗嘗遣使至利禱，宋紹興二十六年（一一五六）及明正德十三年（一五一八）皆曾重修。今寺爲乾隆十二年重建者，爲石庫，相傳爲皮碑之所，今已爲土所封，佛像就石崖鏤刻，最大者高五丈，頭圍二十尺，餘自丈許至盈尺，凡千餘，多唐製（註二十一）。此外合川龍多山跳珠洞，有咸通五年（八六四）彌勒佛龕。唐末經營大足造像之韋君靖即曾拜合川刺史，故知此實與大足石窟有密切之關係。

北碚位於嘉陵江畔，有著名的北溫泉公園，其溫泉寺爲唐代石刻，公園後縉雲山有相思寺石刻。（註二十二）

資陽：有隋唐至五代間石窟，自西元六一八——九一七年。（註二十三）

邛崐：邛崐城西近鄉（音措）河岸之大佛寺，唐時稱龍興寺，民國三十六年，因水河水上漲，冲出一批唐代遺物，其中有石刻，有磚瓦脊等建築用品，亦有鑿全之銅造像和陶造像，內容豐富，尤其石刻之數量及品類均甚多，如各種造

像及經幢等，達二百七十餘件，甚至有裝金敷彩之遺跡，更可貴者，其遺物中均鐫有製作之年代，爲上自唐永隆二年（六八一），下迄大中十三年（八五九）之間之作品，民國三十一年，此批唐代遺物移存於省立博物館，共二百餘件。其石刻亦由紅砂岩雕鑿而成，因質地輕軟，施工容易，最宜於雕刻，其雕刻之技法上，變化繁多，人物表現生動，至於經幢或他物之製作，亦是精巧玲瓏，華美殊麗。（註二十四）

成都萬佛寺，相傳建於漢延熹年間，梁時名安浦寺，唐時爲淨衆寺，宋則爲淨因寺，明代又有淨因寺，竹林寺、萬佛寺、萬福寺等名稱。此寺因風景佳美，香火甚盛，南北朝以來，即爲詩人、政客等遊覽歌詠之地方，如梁代益州刺史，郵陽王世子肖范，北周益州「總綱柱國趙國公招」（字豆盧突）等，都於此寺造像供養，唐大中時，府主杜相公悰亦曾起淨衆寺門屋，拜延名畫家范瓊等草繪壁畫，明代的蜀獻王在「官未竣」時，亦多遊其地，唐時詩人鄭谷、李洞、宋代詩人范鎮、田況等皆有詩吟。（註二十五）

明末萬佛寺曾毀於兵火，直至清光緒八年（一八八二）曾一次之出土，有精美元嘉時之造像，民國二十六年，又掘出石像十二尊，佛頭二十六，均大如人身，其中以大通元年釋迦像和北周阿育王造像，爲最精美，以後又續有佛像出土，今收藏於四川博物館者約二百餘件。

依其出土之造像中，最早有南朝宋文帝元嘉二年之淨土變石刻，它比茂縣出土的南齊永明元年（四八三）無量壽佛像，要早五十六年，比雲岡最早之造像亦早十二年。

在佛像之題材上，有釋迦立像、觀音立像、釋迦坐像、阿育王像、持瓶觀音像、天王像、金剛力士像、吹坐伎樂像、彈琵琶坐樂像、牢獅人像、供養人像等，因內容豐富，故俱見時代之風格，早期（南朝宋——梁）之面型方正，晚期（北周——唐）之面型圓潤，肌肉豐腴，匀稱秀靜。其衣裙均飄舉而生動，挺秀而逸緻與北魏時代之渾厚，樸質作風相異。大足之佛菩薩像亦皆屬於秀潤精美型，表現南方之靈秀色彩，與此有相似之處。又如萬佛寺之菩薩像身上之瓔珞裝飾，以及頭上之花冠樣式及化佛，均趨向於精細，異於北魏者，以持瓶觀音爲例，頸下胸上之瓔珞即有三四圈之多，排列整齊嚴密，胸前又有一組瓔珞，花樣更新，腰間第三組飾物及佩帶，其他唐代之觀音像，亦是飾物圖案複繁，變化生動。大足菩薩相之裝飾花樣，雖不盡相同，而變化複雜與雕鏤精細却是一致的，且更進一層，大足或有沿襲萬佛寺之雕刻技法之成分，此是無可置疑的。

其次，萬佛山造像中有不少經變故事，如淨土變等，爲他處石窟中較少見者，萬佛寺却以線雕、浮雕、高浮雕等表現之，在大足中經變故事繁多，與此不無關連。

以上所述，蓋爲四川佛教石窟分佈情形，及造像大要，因四川盆地爲紅色砂岩所組成，其質地細密而輕軟，易於施工，適合雕鑿細膩的人物面貌，故所表現之造像風格自異於北方之諸龕了。北方之造像技術初次傳入之路線，蓋由山西經陝西而入川北，由於地理環境之宜於雕鑿，故四川一省分佈之廣，冠於江南各省，江南各地中，除江蘇南京之棲霞山，浙江杭州之飛來峰、石屋洞、煙霞洞等有較重要之石窟之外，其他地區均甚少見。

## 第二章 四川佛教壁畫

### 第一節 安史亂前之佛教壁畫

中國佛教壁畫，早期見於新疆省磨朗明屋壁畫以及拜城赫色爾石窟壁畫，是以漢代繪畫爲基礎，而作佛教藝術之題材，其次於莫高窟之早期作品，如「尸毘王本生譚圖」、「鹿王本生譚圖」、「薩埵太子捨身飼虎本生譚圖」等，均漸漸融合了印度手法，作佛教壁畫之題材。

南北朝時代，當北魏之君臣，正著力於鑿窟開洞、雕造佛像時，南朝人物繪畫之能手，却刻意於寺院之壁畫，因之，藝人手蹟，佛教故事，往往見之寺壁，宋顧駿之之畫法王寺，梁張僧繇之畫延祚寺等，其數甚多，不勝枚舉。至於隋代畫家，更無善作壁畫者，因江南諸寺，已經前朝繪飾，而京洛諸寺接近輦轂，宜加壯麗，故寺之在長安者，多有壁畫。其時四川壁畫初興，成都附近已有不少佛教畫家及寺壁，例如：「釋元暢適成都，止大石寺，手畫作金剛密跡十六神像。」（註二十六）又如：「晏摩拙叉，天竺人，亦善畫，隋文帝時自本國來，徧禮中夏阿育王塔，至成都雒縣大石寺，空中見十二神形，於寺塔下，至今在焉。」（註二十七）

到了唐朝，是壁畫頂盛期，畫家偏佈各地，寺院偏滿壁畫，如慰遲乙僧之於慈恩寺塔前畫千手眼大悲觀音，張孝師之於淨法寺等畫地獄變，范長壽之於趙景公寺畫西方變十六觀，尹琳之於慈恩寺畫文殊師利普賢像，趙齊德之於大聖寺

畫釋迦弟子及十六羅漢，楊庭光之於菩提寺畫涅槃變，吳道子之於薦福寺等畫維薩變、本行變等等，均為流行於當時之佛教壁畫題材，這些題材傳入四川後，不但使成都一帶之寺院壁畫大興，而且間接之成為日後大足崖趙之造像題材。

## 第二節 安史亂後之四川佛壁畫

及至安史之亂起，玄宗遠幸四川，名流匠人，亦相繼入蜀，因聲名遠播，一時大興寺院，僖宗以後，天下紛擾，京洛藝術人才，湧入四川者更夥，成都附近，幾成名家萃會之處，而成都寺院，亦成為名家大展手筆之處，其中以大聖慈寺為最著名。

大聖慈寺建於至德二年（七五七），據益州名畫錄所載：

「明皇帝駐蹕之日，盧楞伽自汴入蜀，嘉名高譽，播諸蜀川，當代名流，咸伏其妙，至德二載，起大聖慈寺，乾元（七五八—七五九）初，於殿東西廊下畫行道高僧數堵，顏真卿題，時稱二絕。」

可知盧楞伽為大聖慈寺畫之第一人，因聲名大振，一時寓止川蜀之藝人畫客，遂爭先大展才華，繪於諸寺，於是壁畫數量，與日俱增，直至宋代，大聖慈寺之九十六院中，唐代壁畫共八千五百二十四間，佛像一千二百十五尊，菩薩像一萬四百八十八尊，梵釋六十八尊，羅漢祖僧一千七百八十五尊，天王明王神將二百六十三尊，佛會經驗，變相一百五十八圖，其流行之盛，令人無從意料！（註二十八）

除大聖慈寺之外，成都附近之名寺，尚有聖壽寺，金華寺，寶歷寺，中興寺，聖興寺，寧蜀寺，昭覺寺，均有名家手蹟作佛教題材，繪諸寺壁者。

茲依益州名畫錄所載，將成都諸寺院中之佛教壁畫題材，及畫人姓名，列之於後，以見其與大足崖雕之關係：

畫人姓名

寺院名稱

盧楞伽  
張南本

大聖慈寺殿東西廊

大聖慈寺華嚴閣下東畔

同寺竹溪院

大悲菩薩、八明王、孔雀王變相

六祖

壁畫題材

行道高僧三堵六身

大悲變相

聖壽寺中門

同寺東廊下

金華寺大殿

賓頭盧變相

靈山佛會

明王八軀

左全

大聖慈寺中殿

同寺三學院門上

水月觀音、千手眼大悲變相

兩金剛、金剛經驗、金光明經變相、行

道二十八祖行道羅漢六十餘軀

仿長安景公寺吳道玄地獄變相

維摩變相一堵

天王部屬諸神及波利真

丈六天花瑞像一堵

山石兩堵、龍水兩堵

東方天王及部從兩堵

仿潤州高座寺張僧 戰勝天王一堵

天王三堵

東方天王一堵

四天王及十二神

天王部屬

北方天王、梵釋、大輪部屬（註三十）

大將部屬梵釋（註三十一）

南方天王（註三十二）

趙公佑

大聖慈寺文殊閣下

閣裡

同寺藥師院

同寺石經院

同寺文殊閣下

同寺大將堂

同寺普賢閣下

趙溫奇

常  
重  
常  
樂

大聖慈寺  
大聖慈寺中和院

同寺浴室旁  
同寺大悲院  
聖興寺大殿東北

殿上小壁

同寺大悲院

同寺大將堂兩畔

聖壽寺大殿

石經板上

院門兩畔

同寺北廊下石經院門

同寺大悲院門上

范瓊陳皓彭堅

同寺崇真禪院  
同院羅漢堂

大聖慈寺南廊下

趙德齊  
中興寺大殿

大聖慈寺三學院正門  
同寺竹溪院

同寺崇福禪院

東西二方天王，梵釋（註三十三）  
文殊普賢，天王部衆（註三十四）  
南北二天王兩堵  
釋迦十弟子、十六羅漢  
帝釋及羅漢

梵釋  
文殊普賢

藥叉大將和修去龍王，鬼子母天女五堵

（註三十五）

兩金剛東西二方天王

阿彌陀佛及四菩薩

觀音、藥師

七佛、四仙人、大悲變相（註三十六）

南北二天王（註三十七）

釋迦行道、北方天王、西方變相

水月觀音

西方天王

八明王、西方變相

二方天王、藥師十二神、釋迦十弟子彌勒、大悲變相、烏芻瑟摩兩堵

悟達國師真（註三十八）  
僖宗真，隨駕文武臣僚

李洪度  
辛澄

同寺興善院

大聖慈寺東廊下維摩堂

同寺泗州堂

同寺普賢閣下

閣裡

張騰

聖壽寺大殿

同寺浴室院

大聖慈寺文殊閣下

聖壽寺偏門北畔

大聖慈寺六祖院羅漢閣上

同寺三學院門兩畔

同寺多寶塔下

同寺普賢閣下

昭覺寺大悲堂內

昭覺寺大悲堂內

失名

麻居禮

上表中，可見四川寺院壁畫題材之一般狀況，蓋以天王部屬，梵釋為多，其次，諸變相亦不寡，至於明王、孔雀變

相、維摩變相、地獄變相、文殊菩薩、觀世音菩薩、如意輪菩薩，釋迦弟子，十六羅漢，藥師十二神王、鬼子母、彌勒佛會、西方變、十六觀等，流傳所及，均成為唐宋以後，大足崖雕之主要題材。

釋

註九：見大村西崖著中國美術史。

註十：見色伽蘭著中國西部考古記第一章中國古代之石刻。

泗州和尚真華亭張居士真（註三十九）  
梵釋兩堵，笙竽鼓吹天人  
僧伽和尙真

五如來同坐一蓮花，及鄰壁少佛九身  
如意輪菩薩

文殊一堵普賢一堵，彌勒下生一堵

北方天王一堵

報身如來一堵

八難觀音一堵

峨嵋山、青城山、羅浮山、務中四堵。（註四十）

東北二方天王兩堵

南北二方天王，彌勒佛會

師子國王菩薩（註四十一）

北方天王

四天王兩堵、堂外觀音一堵、寺門後兩旁東西天王兩堵  
(註四十二)

註十一：見色伽蘭著中國西部考古記第三章四川古代之佛教藝術。

註十二：阿壩之茂縣，所出土之佛像，現藏四川省博物館。見成部萬佛寺石刻藝術，劉志遠，劉廷璧編。

註十三：見註九。

註十四：見色伽蘭著中國西部考古記第三章四川古代之佛教藝術

註十五：同前

註十六：同前

註十七：同前

註十八：同前

註十九：同前

註二十：見中華佛教史蹟第一石窟史蹟，中華佛教文化館出版。

註廿一：見楊家駱著唐宋石刻博物館之發現。

註廿二：見楊家駱著中國各省佛教崖窟雕塑藝術之觀賞與發現。

註廿三：同註二十二。

註廿四：同註二十二。

註廿五：見成都萬佛寺石刻藝術，劉志遠，劉廷璧編。

註廿六：見神僧傳。

註廿七：見三寶感通記。

註廿八：見大村西崖著中國美術史。

註廿九：此不見於益州名畫錄，見於圖畫見聞錄。

註三十：此見於宣和畫譜錄。

註卅一：此不見於益州名畫錄，依太村西崖所著中國美術史。

註卅二：同註三十一。

註卅三：註三十一。

註卅四：註三十一。

註卅五：註三十一。

註卅六：註三十一。

註卅七：註三十一。

註卅八：註三十一。

註卅九：註三十一。

註四十：註三十一。

註四一：註三十一。

註四二：註三十一。

## 第二編 大足崖雕概觀

### 第一章 大足建置沿革及其崖雕羣之分佈

#### 第一節 大足建置沿革

大足縣位於四川省東南部，其縣城距重慶西北約二百二十餘公里，羣山環抱，氣象壯觀，所謂「西枕營山，北倚長巒，青巒圍其四畔，赤水繞乎東南，縣縣長嶺，亘亘臂於巴東，疊疊懸巖橫曲枕於岳北，山色參差以中秀，土膏沃腴而豐縣志」（註四十三），與銅梁、永川、榮昌、安岳、潼南諸縣接界，其建置始於唐肅宗置昌州時，與州同置，據民國重修大足縣志卷四云：

「唐肅宗乾元元年，左拾遺李鼎祚奏，置昌州及縣州治靜南，尋爲狂賊張朝所焚，州遂罷，代宗大歷十年劍南西川

節度使崔寧，奏請復置昌州，州治昌元，憲宗元和元年，高崇文平蜀，割昌州隸東川，僖宗光啓元年，從昌州來治。

蓋昌州本漢資中縣之東境，墊江縣之西境，江陽縣之北境，唐乾元元年（七五八），方置昌州，又置大足縣，爲昌州屬縣之一，憲宗元和元年（八〇六），昌州隸東川，至光啓元年（八八五），又徙昌州治大足。

昭宗景福元年（八九一），昌州刺史韋君靖，爲保境安民，而於縣西北龍岡山上，營建永昌寨，築城堡，建敵樓，貯糧屯兵，以令縣民免於戰禍。

乾寧二年（八九五），龍岡石窟已開始營造。

乾寧三年（八九六），蜀王建遣華洪取昌州。越二年，光化元年（八九八），又割昌州隸武信軍。

至元朝，州縣俱廢入合州，明洪武時，初復置隸重慶府。天順中，築城甃以石，周五里，即清縣治。清康熙初年，省入榮昌縣，雍正六年，復置，又按內江、榮昌、冰川、銅梁、合州昔皆屬昌州。

真故城或云在縣之米糧關，或云在崇勝里之高妙山，又云在龍水鎮，鎮有古昌州治碑，至清尚存。（註四十四）

## 第二節 大足崖雕羣分佈大要

大足崖雕初建於韋君靖建永昌寨時，故龍岡山之時代最早，其後五代、北宋、南宋、更是大規模之雕造，元明以後，亦時有增修添建者，因此長時間之累積下，大足石窟之分佈相當廣，據楊師家駱之發現，就石刻之組合，遂分成七個區：

- 1 龍岡區——龍岡山，在縣北五里，俗名北山。
- 2 寶頂區——寶頂山，在縣東北三十里。
- 3 廣華區——廣華山，在縣南三里，俗名南山。
- 4 舒城區——舒城崖，距城三十里。
- 5 石門區——石門山，在縣東南二十五里。
- 6 石篆區——石篆山，在縣西五十里。
- 7 妙高區——妙高山，在縣西六十里。

以上七區，除龍岡、寶頂二區爲最重要，當另章詳述外，茲將其他數區，簡述其大要如下：

廣華山，卽南山，石刻所在地名玉皇觀，全爲道教造像。其造像凡四洞，曰三清洞，曰注生后聖母洞。最奇者爲一

石龍，首如蜥蜴，身若立馬，無蟠屈之形，有凌雲之勢，此尤他處所罕見也。

廣華有碑記三，一曰張完彥何格非唱和詩，二曰呂元錫和前詩，三曰何光震錢王應夢記。題識有陳伯疆等六則，依題識與造像之關係，可斷定造像之年代，至遲當在南宋乾道（一一六五——一七三）以前，惟兩洞壁之三百七十六天

尊像，與中座老君像，及座左之真人像，精粗迥別，而與龍岡明林總制像結體相似，故疑爲明代補刻。（註四十六）

舒城岩，石岩甚高，亦全爲道教造像，凡五窟，一曰玉皇；二曰三清；三不知名；四曰東岳；五曰淑明皇后。第五窟所刻略類狸貓換太子故事，據題記，爲紹興十二年至二十二年伏元俊所雕。

伏元俊在北上造像自署名者，有彌勒法會、地藏、孔雀明王三窟，皆精絕，此亦頗可觀。

淑明皇后窟，其衣冠與青衣帕首婦人均與龍岡送子觀音窟大體相同，惟青衣帕首婦人，一立一坐，是小別耳，兩窟所刻，或爲同一題材之故事，而送子觀音則後守廟者爲香火計而改裝者也。又此窟有一俸盒寺人，與寶頂六師外道第一像無別，故據此亦略可推知伏元俊或曾參加寶頂之雕造，不然或爲其子弟門徒之作品也。（註四十七）

石門山，石刻所在，名聖洞府，雜造仙佛三皇，山王土地等像，殊爲混淆，依清邑人李型廉遊石門山記，謂沿巖鑿像，或仙、或釋、或諸鬼神，千百變幻，混爲一區，其中多爲宋人石刻。由山門進，巖高二丈許，長亦二丈許，上覆以屋，諸佛倚巖而坐者，凡四龕，玉皇位中龕，其右一龕爲藥師佛，旁鏽立像四尊，下鏽十弟子像，高不盈尺。其左一龕爲釋迦佛，旁有香花，菩薩阿難迦葉四尊，下刻小書十八行，謂紹興三年刻，其左二龕爲觀音，下刻楷書十三行，謂紹聖元年刻。

此外尚有圓覺洞，儀態淑謹，匪復人間。有五顯大帝龕。有孔雀明王洞，明王騎孔雀折一足，後人修補之，周圍俱鑄法像，上層像慈良，次層像莊嚴，末層像或乘蓮、或駕鵝、或跨龍，玲瓏萬狀，神工鬼斧，蓋非人力所爲。

再於巖曲處，有送子殿、有三皇洞、洞外左右壁鑄炳靈殿，下刻地獄變相，鬼怪紛沓，靡不活現（註四十八）。

總計之，石門石刻凡三洞六龕，三洞：曰圓覺，曰孔雀明王，曰三皇。六龕：曰山王土地，曰玉皇，曰藥師，曰釋迦，曰五顯大帝，曰炳靈殿，總計約一千軀。依碑記及造像記知有北宋時刻，有清乾隆時重刻者（註四十九）。

石篆山，石刻所在，一爲千佛岩，一爲佛灣，爲宋希誠禪師道場，鑿巖刻像，精巧絕倫，依李型典遊石篆山記，山門內有大石池，平靜不波，一泓可鑑，云係宋時鑿成，有彌陀殿，有彌陀殿，門外有重修海會禪院碑，言是山始於宋之紹興，廢於元之至正，明洪武後興之。再進毗盧殿，毗盧石像雕刻最工。再行至佛灣，最高二丈長近十丈，鑿石成龕，鑄三教聖像，其一爲地藏龕；地藏王位居中，旁鐫坐像各五，立像各五，擣首若朝王者，壁側刻十八字。其二爲老君龕，其三爲毗盧龕，其像慈良，旁鐫侍者各七尊，莊嚴妙相，儼然天竺之宮。此外尚有文宣王龕，文宣王（即孔丘仲尼）高五尺，旁鐫侍立十門人。有文殊普賢龕，左騎青獅，右騎白象，旁有侍者。有魯班龕，送子觀音龕。

總計之，佛灣凡七龕，卽地藏、毘盧、文殊、普賢、文宣王、魯班、聖母，共約千軀，碑記僅有重修佛會禪院一通。

再前五里，爲千佛巖、巖分數段、首鐫川主、土主、藥王三聖，次西竺佛八尊，次金光佛十二尊，次改陀佛三尊，下有小佛高尺許，悲憐坐立。蓋千百其形焉。（註五〇）據其題記爲永樂間造。

妙高山，石刻所在，名佛洞，其造像皆毀，惟佛洞外存接引佛一尊，高約丈餘，下截亦剝蝕矣。碑記有忠誠堂詩頌，羅漢頌，重建玉皇閣地三碑，又有李密持勝子仁題記三則。

依清邑人李型廉遊妙高山記，謂山門前有土地一尊，山王一尊，入山門楔上橫書龍臺山三字，大如斗，進韋馱殿，殿右壁立一碑，又進而觀音殿，刹宇荒涼，登祖師閣中建一石塔，藏祖師肉身，舊志稱祖師閣寂級，肉身不坏，明末有賊目以針刺，指血猶溢出者是。塔楣橫刻，重開山祖關通禪師之塔十字。

山腰懸岩接處，鐫接引佛，爲丈六金身，向東而立，靜悶若有思者，右石壁鑿洞四，中鐫佛像，毀折居多，惟二洞內壁，刻東坡羅漢頌，楷書三十二字（註五十一），又一題記署紹興乙亥（一一五五），則造像年代，當在紹興時也。

註四三：見清張明澍撰大足縣志。

註四四：見清明澍撰大足縣志卷一建置。

註四五：見清明澍撰大足縣志卷一山川。

註四六：見楊家駱著唐宋石刻博物館之發現。

註四七：同註四六。

註四八：見民國重修大足縣志卷一頁五六——五八。

註四九：同註四六。

註五〇：見民國重修大足縣志卷一頁六九——七〇。

註五一：見民國重修大足縣志卷一頁六七——六八。

## 第二章 大足崖雕創始者韋君靖

### 第一節 亂世雄才，奇功屢立

韋君靖爲「陶唐氏之遠裔、漢丞相之後昆」，少有大志，能「相時而動，臨事不疑」，而「懷貫日之精誠，蔚凌雲之氣宇」，是「命世之宏材，一時之英俊。」

唐末天下大亂，僖宗乾符以後，旱饑蝗災相仍，流寇大起，王仙芝亂於河北，黃巢繼之，攻陷洛陽，進逼京師，僖宗逃往陝西，又南避成都，僻居川蜀之韋君靖，見干戈擾攘，民不聊生，遂起而招集義軍，安撫羣民。

中和二年（八八二）涪州刺史韓秀昇等，亂於峽中，與龐行德斷峽路，陳敬瑄遣兵討之，皆爲所敗，敬瑄奏以高仁厚爲行軍司馬將兵三千討之（註五一）。時韋君靖統率義軍，與高仁厚相爲犄角，共破韓秀昇之兵馬。其記功碑云：「頃以乾符之際，天下騷然，蝗旱相仍，兵戈四起，公覩運僻，人不聊生，遂合集義軍，招安戶口，抑強撫弱，務織務農，足食足兵，以煞去煞。洎黃巢侵陷京闕，□□駕幸成都，四海波濤，三川鼎沸，韓秀昇勃亂黔峽，侵軼巴渝，公乃統率義軍，討除逆黨，值秀昇盡拋舟楫，圍逼郡城，公乃詳度機宜，上下攔截，依山排陳，背水布兵，兩面夾攻，齊心剪撲，賊勢大敗，我武益揚。」（註五二）

韋君靖因平韓秀昇之亂有功，渝州刺史，遂上奏除拜普州刺史。中和四年，東川節度使楊師立，屯涪城，遣兵攻綿州，不克，又檄劍州刺史姚卓文，假卓文指揮應接，使共攻成都，帝乃下詔，削官爵。光啓二年，高仁厚據梓州，絕敬瑄，鄭君雄亦陷漢州，敬瑄使部將李順之逆戰，君雄死（註五三）。於是韋君靖督兵討之，動以信義所向皆捷。乾寧二年，昭宗在石門，督顧彥暉、王建、赴行在，建率兵二十萬，次綿州，即劾彥暉劫輜運回襲之，彥暉不敢去。

，但遣人塞建舟路，建遂擊取巴闔蓬渠通果龍利八州，李茂貞使子興元，節度使繼密引軍救彥暉，以窺東川。四年，華洪率衆五萬，攻彥暉取渝昌普三州，壁梓州興南，敗彥暉兵，奪鎧馬八百，凡五十戰，固，彥暉手殺妻子，乃自刎（註五四）。韋君靖遂統領精銳二萬餘人，虔告者龜，申令士卒，併破二十七寨，殺戮萬餘，蜀人大振，咸聲上聞，授工部尚書，拜常州刺史，充昌普渝合四州都指揮，靜南軍使，累加刑部尚書，左僕射。

其後因臨郡歲久，乃思退居，上表陳情，詔加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左僕射，扶風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

## 第二節 建永昌寨 軍民胥慶

昭宗景福元年，韋君靖又鑒於紛亂未平，士馬雖精，而城柵未固，爲保境安民計，遂於縣西北龍岡建永昌寨，其碑云：

「公以江濤未息，雲陣猶橫，常顧驅脅，安置左綿，載實倉廩，奔衝遂府，使牒呼逼，邊繳征行，然則士馬雖精，其如城柵未固，思大易習坎之義，徵王公設險之文，乃於景福壬子歲春正月，卜築當鎮西北維龍岡山，建永昌寨，茲山也，上掩霄靄，下抗郊原，巒似長雲，卒如斷岸，巖岫重疊，磴道崎嶇。一夫荷戈，萬人莫上，芟蘚草木，相度地形，人力子來，畚鍤雲至，連甍比屋，萬戶千門，高亢濬疏，深溝洫，烟籠粉堞，霞掩朱樓，龍吟筭角之聲，震動鼓鼙之響，而又良工削墨，心匠設規，築城堡二千餘間，建敵樓二百餘所，遐瞻天際，非龜城之可倫，高倚雲間，豈層樓之能擬，其上卽飛泉迸出，滌沼滂流，崢嶸一十二峰，周圍二十八里，蓋造化之凝結，豈金湯之比倫，況乎糧貯十年，兵屯數萬，遐邇臻休，軍民胥慶，耕織無妨，徭役不闕，可謂一勞永逸，有備無虞。」

永昌寨既位於此一峭峻崎嶇之巖岸上「一夫荷戈，萬人莫上」，再加築城堡二千餘間，建敵樓二百餘所，佔地二十八里，且貯糧十年，屯兵數萬，在亂世之中，處於此地理環境之中，得以稍除兵戈擾撓之苦，燒殺掠奪之痛，真不啻是一世外桃源，人間樂土！也因此方能經營出金碧燦爛，巧奪天工之摩崖石窟來。

## 第三節 開創道場 昭垂百代

韋君靖是一位重仁義，輕財帛之軍事奇才，其招集義軍，統兵伐賊，建立奇功，無非懷爲地鄉安寧，爲庶民除害之心，而不在於增爵添祿，故其官位雖高，而能思退守，其奉薪雖多而不自存，却著力於「憐孤恤老，濟弱扶危」，因而能「極綏四方，逆旅如歸」。這在佛家思想中，即合乎菩薩精神之布施行爲，本於此菩薩之慈悲精神，故能捐捨俸薪經營石窟開創道場，宣揚佛法，令百姓能於交兵不已，戰禍連年之亂世中，得以皈依於佛陀之教化中，沐浴於佛法之慈光中，陶融薰習，滅除戾氣，安請綏和：

「公文於寨內西□□□翠壁，鑿出金仙，現千手眼之威神，具八十種之相好，施□□錢，捨廻祿俸，以建浮圖，聆鐘聲于朝昏，喧讚唄于遠近，所謂歸依妙門，□□□者焉。」

所謂現千手眼之威神，蓋指所鑿之千手千眼觀世音菩薩像，具八十種相好者，指釋迦牟尼像，或阿彌陀佛像，可知韋君靖於鑿壁之初，即具依經典，以建浮圖道場，安撫民心，此固使當地得以「聆鐘聲于朝昏，喧讚唄于遠近」，而佛門微義，亦得以藉石窟藝術而昭垂百代，宜其民衆之鑄石立碑，以紀其功德矣！

註五二：見張澍著大足縣志卷二刺史引唐書語。

碑

註五三：見金石續編卷第十二「韋君靖建永昌寨」

碑

註五四：見張澍著大足縣志卷二引新唐書語。

註五五：同註五四。

### 第三章 龍岡崖雕羣概觀

#### 第一節 佛灣造像大要

龍岡山，世稱北山，在縣城北五里，造像分佈幾滿山脈，最多者爲佛灣，佛灣爲大足崖雕第一重要地區，其形勢奇壯，峰巒層疊，洞壑窈窕，山腰中開一線路，兩壁悉雕西竺佛像，有巨石拔起，猶如樓屋，鑄鑄觀音、彌陀、金剛諸佛，均甚精巧。

佛灣崖雕經楊師家駱之鑿定窟號，鑿定窟名，統計碑像數，並丈量窟像尺寸，計窟凡二百七十九號，內碑二、摩崖

四、圖一、石徑一、經幢四、立體造像三千六百六十四軀、附見之題記亦多，數量之鉅，誠堪驚人。

佛像造像始於韋君靖建永昌寨時，其續雕者，依洞窟碑刻文字，供養人之官銜名譯題記等，有乾甯三年（八九六四年造者，有蜀王建永平（九一一—九一五）時造者，有後蜀孟知祥乾德（九一九—九二四）時造者，有孟昶廣政（九三八—九六五）時造者，有宋咸平（九九八—一〇〇三）、紹興（一一三一—一三四）、乾道（一一六五—一七三）、大觀（一一〇七—一一〇）、淳熙（一一七四—一一八九）、元祐（一〇八六—一〇九三）、嘉泰（一二〇一—一二〇四）時造者，除最後有明林總制一窟外，其餘蓋如於唐乾甯二年迄宋嘉泰年間，凡三百餘年，延續了雲岡、龍門在石刻藝術史上之最後光輝，價值誠然無比。

佛灣造像，結構緊湊，線條流麗，式樣猶為複繁，所謂「遼洞怪石千百，其狀所鑄、天神、菩薩、羅漢亦千百其形」，而一般言，唐末五代等早期雕造者，有沿襲雲岡、龍門之唐代手法，故雖已現地方性之色彩，而仍帶有北方雄偉樸質之作風，厚實、粗獷、壯麗，至宋以後，手法趨於靈巧秀美，體態妍然，花冠瓔珞瑰麗，其裝飾圖案，愈雕愈繁，愈衍愈精，完全表現南方之柔美秀緻，富麗堂皇之典型。

在近三百窟之石雕中，其重要者，如一二五龕、一三六龕、一八〇龕、二四五龕等。一二五龕之媚態觀音，手持數珠，頭向左方俯視微笑，赤足立於一小蓮花上，體態異常嫵媚，是龍岡區中，有數之精美雕像之一。一三六龕為心神車窟，其佛菩薩像均妙相莊嚴，形式艷麗，至二四五龕，則刻觀無量壽佛經變，將南北朝流傳以來之淨土故事，生動活潑地表現於立體石雕中，精緻絕倫。

除以上數窟外，其他各窟之佛像，雖間有殘毀，而大體完善，體態與衣紋並美，花冠與瓔珞爭艷，其中鋪供養像者數十處，供養有仕官、婦女、武士、侍者、僧人等，均栩栩若生，不但可依其題記之官銜、郡望、門第、名譯等考其時代之作風，尤其服飾器物以及儀仗團圓之狀，更足考見唐宋間社會生活之一斑，為治唐宋社會史之重要資料。

又於龍岡佛灣沿巖上，有石嵯峨高十餘丈，刻文殊詣維摩詰問病圖，其旁為題字，為宋名畫家石恪所畫，原為壁畫，經同時代之李大郎摹出，後由羅復明刻石，高三丈寬二丈，雖已漸漶滅，然大體猶可想見。

又有石刻古文孝經二十二章，為宋范祖禹書，每字大三寸許，與敦煌北魏寫本今文孝經，可稱雙璧（註五十六）。

## 第二節 多寶塔

沿龍岡山路行，有北塔寺，塔建山陬，高二百尺，周圍廣五十步，其寺前有多寶塔，外凡十三層，內凡六級，高達八丈餘，始建於唐末韋君靖、宋馮欽完其第六級，明清皆增修，各層塔心及內外壁，偏嵌石刻，為中國建築史上之鉅製。（註五七）

其第六層佛龕內，兩壁有嵌石，左刻云：

「敷文閣直學士，左中奉大夫，潼川府路兵馬都鈴轄瀘南沿邊安撫使，知瀘州軍州提舉學事，兼管內勸農使文安縣開國伯，食邑九百戶，賜紫金魚袋馮，今於昌州多寶塔施錢四百貫文，足造第六層塔一級，全用銀合，內盛華嚴感應舍利一百二十粒，安於其中，祈乞祿壽綿遠，進道無魔，眷屬安康，子孫蕃衍，盡此報身，同生極樂，紹興壬申歲仲春旦日修塔化首任亮刊石。」（註五八）

考馮欽，字濟川，遂寧人，由大學登第，幼喪父，離母寄養於人，後官瀘，求其母不得。會誕日，羣丐聚乞署門外，因識出一瞽目老嫗為其母，母子相會，母目復明，遂建塔以報恩（註五九）。後捐錢以修多寶塔之第六級。

在多寶塔內，不僅盛華嚴感應舍利，其壁面亦刻滿華嚴經變相，第一層刻有「東園妙峰山德雲比丘住得恒念諸佛境界普見法門」，文殊師利善住樓閣，指示善財童子南行，為華嚴經入法界品之故事。

第二層內壁有善財童子再會文殊菩薩之處，有如意輪菩薩，花冠甚高，雕鏤精美，面貌呈橢圓形，雙眼下垂，瞑然默思，身上之服飾瓔珞，玲瓏秀緻，生動可愛。

第五層外壁小龕，刻普德淨光夜神普游勇猛法門，有觀自在菩薩，頭面已剝蝕，衣帶飾服甚繁富，掀起一足，有適意自在之坐姿。

第七層內壁，有小龕天王，高七十二公分，目瞪圓睂，三面六臂粗壯有力，各持法器，一付威武悚人之狀。全塔內外壁，均以大方廣佛華嚴經為本，善財童子五十三參之故事，亦描繪其中，各龕中多處告罄頭部遭砍毀，仍見其衣紋之流暢，體態之韻緻，城門簷角雲層之生動自然，與人以逼真之感，毫無生硬呆板之相。

（註五六）見楊家駱著唐宋石刻博物館之發見。

註五七：見註五六。

註五八：見民國重修大足縣志卷一清知縣張澍多寶塔石記後（頁三二一—三三）。

註五九：清知縣張澍多寶塔記後云：「紹興時，瀘南安撫使馮機，幼喪父，離母寄食於人，後官瀘求其母不得，會誕日，羣丐聚乞署門外，內一瞽目老嫗曰：『吾兒生同今日，若在，老身不至流離如此也。』家人入告，機進嫗問曰：『汝子生年月日能記憶否？』嫗一一言之不爽，又問曰：『身中有記否？』曰：『二子同胎，連背而生，以刀分之，一死一生，生者脊有長痕。』機下拜，泣曰：『是吾母也。』扶起薰沐焚香告天，舔其目，其目復明，因建塔報悲，今在瀘州開福寺。見民國重修大足縣志。」

## 第四章 柳本尊與趙智鳳

### 第一節 柳本尊

寶頂崖雕爲南宋大足人趙智鳳一手所經營，歷數十年未竟全功而歿，趙氏師承柳本尊法，爲宗哈巴前密宗之大師，寶頂即其所經營之道場。

柳本尊之事蹟，於寶頂大寶樓圖中，有宋僧祖覺所撰「唐柳本尊傳碑」，記載甚詳，考祖覺著有僧史百卷，久佚，此碑不惟足以考見柳本尊遺事，即祖覺遺編，亦可窺其大略，廣大寶樓閣另有柳本尊行化闡附記十篇，所記柳氏事尤詳（註六〇）。

柳本尊，本不姓柳，因柳樹破癰而生，遂指柳爲姓，自號本尊，而本尊非其名，或鄉人信衆所尊稱者，其生於唐大中九年（八五五），依明劉敬人重修寶頂山聖壽院記曰：

「聖壽本尊生於唐宣宗大中九年六月五日，相傳以爲嘉州城北嘗有柳樹生癰，一日柳破其癰，而嬰兒出焉，州之都吏以爲祥，遂收鞠爲子，比長，修諸苦行，轉大法輪，其化甚行，時明宗賜其院額曰大輪，至宋神宗熙甯間，勅號聖壽本尊。」（註六一）

柳本尊所持之苦行，屬於密教修法，「蔬食施衣、律身清苦，專持大輪五部秘咒」。

持咒以滅之」，且在本宅道場中，煉左手第二指第一節，供養諸佛，普救苦惱衆生。是爲其以苦行渡化之始——煉指。

此後二十年間（天啓二年至天福六年，九〇六），柳本尊率領教徒，自峨嵋山經成都至廣漢、彌蒙、金水等地，爲人療疾，設立道場，修持苦行、普渡衆生，深得民衆景仰信服，尤其十度殘毀肢體，供養諸佛，明其心志，最是震悚感人！其十種苦行中，除煉指外，尚有：

第一，立雪：本尊遊峨嵋山，瞻禮普賢光相，時遇大雪，瀰漫千山，皓白十三日，柳本尊將身騰向峰頂大雪中，凝然端坐，以效釋迦文佛之雪山六年，苦行成道。

第二，立雪：本尊遊峨嵋山，瞻禮普賢光相，時遇大雪，瀰漫千山，皓白十三日，柳本尊將身騰向峰頂大雪中，凝然端坐，以效釋迦文佛之雪山六年，苦行成道。

第三，煉踝：柳本尊離開峨嵋後，將檀香一兩爲一粒，於左脚踝上燒丹，以供養諸佛，願一切衆生舉足下足，皆遍道場，永不踐邪詛之地。

第四，剜眼：本尊至漢州經旬日，而駐錫彌蒙，漢州刺史趙君，差人來請眼睛，評云用作藥劑，欲試，可本尊心已先知，人至，將戒刀便剜付與，殊無難色，眼至趙君觀而驚歎曰：「眞善知識也！」遂投誠懺悔。

第五，剜耳：柳本尊令其徒住彌蒙，自在金水行化，時成都玉津坊女子捨宅建道場，以奉香火，會嘉州四郎女子神作祟，疫死甚衆，本尊割左耳立盟以除之。

第六：煉心：本尊以香燭一條，煉心供養諸佛，發菩提心，廣大如法界，究竟如虛空，令一切衆生永斷煩惱，感大輪明王現身證明，一切衆生永得惺悟。

第七，煉頂：本尊又以五香搘就一條，盤膝端坐煉頂，效釋迦佛鵲巢頂相大光明王捨頭佈施。

第八，捨臂：本尊於成都玉津坊道場內，截下一隻左臂，經四十八刀方斷，刀刀發願，普救衆生，以應阿彌陀佛四十八願。

第九，煉陰：馬頭巷丘紹得病已死三日，本尊具大悲心，以香水洒之，丘紹立甦，於是丘紹夫婦二女，同來侍奉，以報恩德，不離左右。後本尊用曠布裹明經，一晝夜燒煉，以示絕慾。

第十，煉膝：天福六年正月十八日，本尊將印香燒煉兩膝，供養諸佛，發願與一切衆生，龍華三會，同得相見（註

以上十種苦行，具見悲心瑩徹，堅毅卓絕之精神，惟有佛之同體大悲，無緣大慈之心量乃能至之，故相傳柳本尊爲毗盧佛再世。（註六三）

蜀王建稱帝後，曾數度得本界席史，具表奏聞，遣使褒獎，日就欽馳，因詔問曰：「卿修何道，自號本尊，卿稟何靈，救於百姓？」對曰：「予精修白煉，誓求無漏，無爲之果，專持大輪五部秘咒，救度衆生。」蜀王遂賜以名位，稱瑜伽部主總持王。

## 第二節 趙智鳳

柳本尊所經營之道場，教化甚行，香火不斷，二世紀後，民衆對其崇信景仰，仍不少衰，尤其苦行渡人之事蹟，終於感召了米糧里的孝子——趙智鳳，因而經營出長達數百公尺的寶頂崖雕來。

趙智鳳行事，大寶樓閣殘壁上，刻有席存著趙智鳳事蹟，惜已漶滅，其他諸碑中所述智鳳事者，或亦皆出於席氏。

（註六四）

趙智鳳，一名智宗，大足縣米糧里人，童年即以孝稱，後因持柳本尊之教行，亦以是爲號，稱趙本尊，聖壽院碑記云：

「宋高宗紹興二十九年七月十有四日，曰趙智鳳者，生於米糧里沙溪，年甫五歲，靡尚華飾，以所居近有大佛巖，遂落髮剪爪入其中爲僧，年十六，西往彌牟，雲遊三晝，既還，首建聖壽寺本尊殿，名其山曰寶頂，發宏誓願，普施法求，禦災捍患，德洽遠近，莫不皈命，凡山之前巖後洞，琢諸佛像，建無量功德。」（註六五）

可知趙氏五歲即出家，十六歲往遊彌牟，必是深感於柳本尊之捨己渡人之苦行悲願，因而歸抵大足後，便於寶頂山麓建聖壽寺，並開始逐依山勢，雕琢佛像，將寶頂山作有系統有計劃之營建。

趙氏雕造佛像時，每自造像立於石窟間，於寶頂中所發現者，約數十處，如十八摩崖觀無量壽經變之右旁，即有趙氏自造之坐像及立像，其立像身披袈裟姿，手持經典，作說法式，具見其苦口婆心，諄諄教誨狀，其眉宇間則透出菩薩渡人的決心與毅力，其身後一塔之最上層刻曰：

「假如熱鐵輪，在我頂上旋，

終不以此苦，退失菩提心！」

其下又有詩偈曰：

「熱鐵輪裡翻筋斗，猛火爐中打倒懸，  
伏請世尊爲證明，五濁惡世誓先入！」

前者於菩薩本生因緣中，每見佛於宿世發此大悲心願，後者蓋出於大佛頂首楞嚴經卷三阿難及大眾在佛前所讀之偈詞，均見其堅定不移，勇猛精進之菩薩道心。

另一坐像上下左右遍刻佛經法句，其最下又刻十字云：

「相識滿天下，知心能幾人？」

蓋趙氏畢生以七十餘年之歲月，經營石窟道場其聲聞早必遠播，然而真能體解其堅苦渡人之精神，以繼其行志者，却鮮有人，故趙氏深深浩歎。

爲何柳本尊及趙智鳳能持此百煉不迴之毅力與宏願？無他，一念精誠，不失菩提心也。明洪自誠語錄中曾云：

「若果一念清明，淡然無欲，天地也不能轉動我，鬼神也不能役使我，況一切區區事物乎！」

誠然；於此一念之間，堅定了一切信心，屏除了一切私慾，貫澈畢生爲覺有情之宏願，令這寒烟寂寂，蔓草叢生之荒山，竟成了玲瓏樓閣，香烟繚繞之阿蘭若。

南宋淳祐以後，趙智鳳以未竟之功而歿，然而終爲中國密宗遺下了唯一的石窟道場，成爲中國宗教史上之重要遺跡，其系統組織之完整，規模數量之宏鉅，雕刻式樣之精美，於中國石刻分佈，仍無出其右者。

註六〇：見楊家駱著唐宋石刻博物館之發見。

註六一：見民國重修大足縣志卷一頁二六——二七

註六二：見柳本尊十圖記，民國重修大足縣志卷一頁二三——二五

註六三：見聖壽院碑記，民國重修大足縣志卷五頁三七——三八

註六四：見註六〇

註六五：見註六三

## 第五章 寶頂崖雕羣概觀

### 第一節 小佛灣

寶頂山在大足縣城東北三十五里，爲大足崖雕第二重要地區，聖壽寺建於山頂，造像區域以聖壽寺西北面山谷之大佛灣及寺東之小佛灣爲中心，周圍二三里處，東有龍頭山、黃桷舖、殊形山；南有高觀音、西有廣大山、松林坡、佛祖岩；北有岩灣、文家坡、龍潭、對面佛等共十三處。龍頭山等十一處雕像不多，或爲龕，或爲摩崖，雕像散布於通往大小佛灣之每一道路旁，大多爲佛、菩薩、護法神或風、雷、雨、電諸神，絕大部份均是半身巨像，一身或三身共刻一處。

其最重要之二處雕像，爲大佛灣及小佛灣，依楊師家駱最初之估計，其明確可數之佛像，約二千五百五十一軀連同殘毀者，蓋在萬數以上，現存者，雖少於龍岡，然多鉢製，且層次變化無窮，絕少重複雷同之處，故範圍實大於龍岡也（註六六）。

小佛灣傳說即趙智鳳所創建之「聖壽本尊殿」遺跡，楊師初名之爲大寶樓閣，蓋大寶樓閣爲「大寶廣博樓閣善住秘密陀羅尼經」（註六七）之省稱。趙氏引用佛經名稱而先於寺側所經營者，曾殘毀三次，重修者僅綴砌餘石而成，清大足縣令張澍遊此地時，猶見佛像盈萬，而楊師考察時僅存六百七十九尊，且有一部分爲新鑄者，張澍謂大寶樓閣皆刻佛經，今其石壁殘存有恆沙佛說大灌頂法輪經，南無金幢佛教誠殘石，以及無數經變雕像。

小佛灣之雕像刻在寬十六公尺，深八公尺之平臺上，用石條砌成之壁面和石窟中，石壁上部橫列五行高約三十公分之小圓龕，其中刻佛像、或蓄髮、戴冠、手持各種樂器法器、或結手印之菩薩天人像。下部分刻「地獄變相」，並有文字解說。其石層四間，高寬各二公尺深三公尺左右，於平臺左右兩端及中部，其中或刻父母十種恩德，六師誘佛釋迦抬棺等，或刻柳本尊苦行十身及明王像八身；平臺上爲浮雕柳本尊像及宰官、比丘、金剛各二身侍立其側。其雕像之內容與形式，與大佛灣，及龍頭山等各處雕像，均有密切之關係，與龍岡區之造像，亦不無關聯。

另有石塔三層，遍刻十二部大藏經目錄，楊師謂葉昌熾「語石」曾舉石刻宋目數種，不惟無此一種，且無一種容書

有如此之多者，又謂此目異於其他經目之處有一：一、容經約千種，部類及次序與一般藏經目錄不同，似有重加部勒及去取之處，疑爲趙智鳳所結集之經典，塔中或塔下，疑即爲原藏經目上各經之處。二、趙智鳳曾造新字數十，爲字書所不見，亦有襲用武后所造之字者。（註六八）

## 第二節 大佛灣

趙智鳳經營小佛灣後，或嫌其規模太小，因更有大佛灣之雕造者，大佛灣之雕像在山谷中之東、南、北三面崖壁上，包括舊稱廣大寶樓閣及南崖之雕等處，其崖壁高約十五公尺，長二八〇公尺，不僅將小佛灣中佛像及經典故事放大鑄造於其間，且新增佛像及經典故事尤多，蓮宮妙相，環崖里許，誠古今所未有也。

大佛灣亦爲一有計劃之經營，結構嚴密，系統完整，全區以佛誕生及涅槃聖跡爲中心。左延由千手千眼觀音至十力菩薩，右延則由孔雀明王窟以至柳本尊行化十圖，左右二壁相對呈一狹谷，有水自佛誕生處，龍口吐出，此涓涓細流，即大足川之導源處，其旁有蟠龍石柱，古樸精雅。此有十力菩薩始，而以其應化之像爲終，可想像其組織之完備。（註六九）

茲依楊師後來所編之窟號三十一，列述如下：

自南崖進口往東，第一號刻猛虎下山。

第二號爲護法諸神像九身。

第三號爲轉輪王像，刻一巨人，口懸巨輪，捧於胸前，內爲「六道輪迴」大圓盤。

第四號「廣大寶樓閣」，刻三仙人勸修陀羅尼舍身成正覺之故事。

第五號三世佛巨像，高約七尺，其身後以無數小像爲背景，以表示十方三世有無量諸佛（見大足唐宋石刻圖二十）第六、七號爲碑和塔。

第八號刻千手觀音坐像，千才各持法物，左右對稱通布崖壁（見大足唐宋石刻圖二十一），崖前有殿宇。

第九號爲碑塔，第十號已剝蝕風化。

第十一號，佛涅槃聖蹟臥像，爲長達三十一公尺之佛半身巨像，人立其旁，僅及其眉長之半，其上有天女供養，下有弟子問法，甚壯觀。

第十二號爲佛誕生故事，刻有九龍沐太子。

第十三號刻孔雀明王坐於展翼飛翔的孔雀背上，壁面刻莎底比丘爲衆破薪，悶絕於地，以及聲聞、帝釋、藥叉諸天，眷屬及龜、蛇、犬、虎等動物。

第十四號爲毘盧洞，窟口左右上部各刻八個圓龕內坐佛像，下部刻天王半身巨像，窟內八角形龕中坐佛三尊兩壁和南壁刻佛像四尊，均頭戴寶冠，坐於戲珠獅子寶座上，座前有站立金剛或跪拜之菩薩一、二身。佛像之間有菩薩五身，或站立、或坐於獅、象之上。東壁崩毀，僅存菩薩像一身，頭部已斷裂爲三段。全窟雕刻頗精細，每瓣蓮花上，都有佛或童子浮雕，佛菩薩形像，尤爲都麗。

第十五號刻「父母恩重難報經變相」。

第十六號刻風、雷、雨、電諸神。

第十七號刻釋迦牟尼佛行孝報恩事跡。

第十八號爲觀無量壽佛經相。

第十九號刻蛇、犬、猩、鳥、魚、馬等，或象徵爲六賊圖。

第二十號刻地獄變相圖，高約尋丈，奇譎幽怪，令人震悚。

第二十一號刻柳本尊巨像，及十種苦行，十種苦行分爲十組，雕刻柳本尊自光啓二年（八八六）至天福六年（九〇六）之傳道渡人故事。

第二十二號刻十大明王，金剛半身巨像，十大明王中有題名者只有六身，其餘未完成，也未標名，自崖壁西端至東端爲：

(1) 第二馬首明王觀世音菩薩。

(2) □降三世明王金剛手菩薩化。

(3) ……除蓋障菩薩化。

(4)第九大威德明王金輪熾盛光如來化。

(5)第十大火頭明王盧金那佛化。

(6)大穢迹金剛本師釋迦牟尼佛化。

第二十三、二十四、二十五、二十六號爲清末民初時道教造像。

第二十六號爲碑塔。第二十八號刻一獅。

第二十九號圓覺洞，刻圓覺經變。

第三十號，刻牧牛圖。牧牛圖之崖下爲第三十一號，龕中刻二婦女像，一婦站立手指向東北，一婦坐地上仰望站立之婦女，龕頂有佛像三身，二婦女像又經後世補塑，龕壁無銘文，題材不明。

此外，大佛灣附近尚有一五級石塔、六面均刻有佛像，高約九丈，上大下小，俗稱倒塔（見大足唐宋石刻圖三十二）  
概觀之，其題材取於經變故事者甚多，均法像經文相間並刻，壁立數仞，法相生動靈活，猶今之連環圖畫，精美冠於古今。亦爲寶頂崖雕之最大特色。

寶頂崖雕均爲南宋之作品，是繼承唐代以來，石刻藝術作風之極緻，由北方雄壯厚實之風格，帶入了南方靈巧秀麗之色彩，在寶頂崖雕之佛像中，可以看純粹爲中國南方人之面貌、裝飾，以及生活習慣，尤其更可看出富麗豪奢，精巧華貴之作風，可代表當時地方之富庶，因趙智鳳是以其個人之精神毅力完成之，其規模之大，却較之龍門、雲岡等以帝王經營者，毫無遜色，可知在人力、物力上，必是十分富裕，更且必得大足人之衷心信仰誠服，方能有此成就者。

註六六：見楊家駱著唐宋石刻博物館之發見。

註六七：大寶廣博樓閣善住秘密陀羅尼經，凡三卷，唐不空譯，寶樓閣經三譯之一。

註六八：見註六六。

註六九：見楊家駱著大足崖雕的壯觀，觀光月刊第四期。

# 第三編 大足佛像研究

## 第一章 釋迦牟尼佛像

### 第一節 生平簡介

釋迦牟尼，爲印度迦毘羅城主淨飯王之子，母曰摩耶，名呼悉達多太子，誕生於城東嵐毘尼園，生後七日，母歿，姨母波闍波提養育之，跋陀羅尼教養之，幼對於人生諸現象，既有思惟之處，或於闔浮樹下思耕農之苦，或見諸獸相食而厭人生之鬭爭，又於四門出遊之途上，觀生老病死之相，有遁世之志，遂乘月夜令侍者車匿爲伴，跨白馬健陟出家。尋跋伽婆，而聞苦行出離之道，更訪阿藍迦藍於摩揭陀國王金城北彌樓山，聞僧侶派之法，轉而歷問鬱陀羅仙，皆不得所求之大法。去而入優婆頻羅村苦行林，茹苦六年，形容削瘦，極爲酷烈，繼以爲苦行非解脫涅槃之道，斷然改前日之行，浴於尼連禪河，以去身垢，受村女所捧之乳糜，坐正覺山菩提樹下思惟曰：不得正覺，不起此坐，思惟七七日，觀四諦十二因緣之法，於是成覺者世尊，爲人天之師，時年三十五，自是以後，四十餘年，遊歷四方，化導羣類，西歷紀元前四百八十七年於拘尸城外婆羅雙樹，包於白花之香，而遂大般涅槃。

### 第二節 三十二相、八十種好

釋迦牟尼佛，爲娑婆世界第一完人，古來均稱讚爲「三界導師」、「四生慈父」、「人天教主」、「三類化身」、「本師釋迦牟尼佛」，讚佛偈云：

「天上天下無如佛，十方世界亦無比。  
世間所有我盡見，一切無有如佛者。  
利塞心念可數知，大海中水可飲盡。」

虛可量風可繫·無能盡說佛功德!

釋迦牟尼佛既非凡人，其相貌自異於常人，出生不久，即有仙人爲太子看相，仙人阿斯陀謂太子具三十二相，八十種好，不應在家，必當出家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者，其三十二相依方廣大莊嚴經卷三爲：

「一者頂有肉髮，二者螺髮右旋其色青紺，三者額廣平正，四者眉間毫相白如猗雪，五者睫如牛王，六者目紺青色，七者有四十齒齊而光潔，八者齒密而不疎，九者齒白如軍圖花，十者梵音聲，十一味中得上味，十二舌軟薄，十三頰如師子，十四兩肩圓滿，十五身量七肘，十六前如師子王臍，十七牙皎白，十八膚體柔軟細滑紫磨金色，十九身體正直，二十垂手過膝，二十一身分圓滿如尼拘陀樹，二十二毛孔皆生一毛，二十三身毛右旋上靡，二十四陰隱密，二十五髀脣長，二十六膚如伊尼鹿王，二十七足跟圓正足指纖長，二十八足趺隆起，二十九手足柔軟細滑，三十手足指皆網纏，三十一手足掌中各有輪相，較輪圓備，千輻具足光明照耀，三十二足下平正周遍案地。」（註七〇）

阿斯陀謂具有如此三十二相，分明顯著，唯諸佛有，非輪王有，又其八十種好爲：

「一者手足指甲皆悉高起，二者指甲如赤銅，三者指甲潤澤，四者手文潤澤，五者手又理深，六者手文明顯著，七者手又端細，八者手足不曲，九者手指纖長，十者手指圓滿，十一者手指端漸細，十二手指不曲，十三筋脈不露，十四踝不現，十五足下平，十六足跟圓正，十七脣色赤好如頌婆果，十八聲不齷齪，十九舌柔軟色如赤銅，二十聲如雷音清暢和雅，二十一諸根具足，二十二臂纖長，二十三身清淨嚴好，二十四身體柔軟，二十五身體平正，二十六身無缺減，二十七身漸纖直，二十八身不動搖，二十九身分相稱，三十膝輪圓滿，三十一身輕妙，三十二身有光明，三十三身無斜曲，三十四膚深，三十五膚不偏，三十六膚稱位，三十七膚清淨，三十八身端嚴，三十九身極淨遍發光明破諸冥暝，四十者行如象王，四十一遊步如獅子王，四十二行如牛王，四十三行如鶴王，四十四行順右，四十五腹圓滿，四十六腹妙好，四十七腹不偏曲，四十八腹相不現，四十九身無黑子，五十者牙圓正，五十一齒白齊密，五十二四牙均等，五十三鼻高修直，五十四兩目明淨，五十五目無垢穢，五十六目美妙，五十七目脩廣，五十八目端正，五十九目如青蓮，六十者眉纖而長，六十一見者皆生喜，六十二眉色青紺，六十三眉端漸細，六十四兩眉頭微相接連，六十五頰無過惡，六十八身不缺減無所譏嫌，六十九諸根寂然，七十者眉間毫相光白鮮潔，七十一額廣平正，七十二頭頂圓滿，七十三髮美黑，七十四髮細軟，七十五髮不亂，七十六髮香潔，七十七髮潤澤，七十八髮有五芒字，七十九髮彩螺旋，八十者髮有難陀

越冬吉輪魚相。」（註七一）

三十二相，八十種好之說，各經所載不一，均略有出入，然大抵言之，亦不外是頂有肉髻、髮紺青，眉間白毛有光，目接紺色，口四十齒，白而齊平，方頰長舌，修臂指長，足跟滿安平正，毛右旋，細軟不受塵水，胸有卍字等。

（見圖1）

### 第三節 大足之釋迦牟尼像

在此三十二相八十種好中，因限於雕刻之表現手法，所見到者，僅如頭上之肉髻，眉間白毫之光，面頰之圓滿，兩肩之廣正，以及雙手過膝，足下平穩等等。

大足崖雕之釋迦牟尼佛像，式樣變化甚多，姿態均美，或作說法式，或作盤腿式，或作站立式，甚至有抬棺者，其面貌均甚圓滿，極力合乎三十二相，八十種好。

其爲說法式者，多數爲端坐於蓮花座上，或舉手示意，或置於膝上，或安放於身前，均頂上不戴花冠，而堆滿圓珠狀髮髻，頂中或有肉髻突出，面頰圓滿端正，身披袈裟，衣紋自然下垂，如龍岡一〇五龕中之釋迦（見楊師著大足唐宋石刻第十圖），前額高廣平正，鼻隆與頷前齊，雙目垂簾，嘴唇稍小，兩耳長及肩，有一股智慧之光，一手置於身前，一手置於膝上，此龕刻北宋年間，手法已具見靈巧。其身旁有諸菩薩、羅漢等，聽其說法。若二四五龕之釋迦說法圖（見圖2），其面貌雖已泐損不堪，然衣紋姿態仍可認出，釋迦端坐於蓮座上，身披袈裟，敞露胸口，一手舉起說法，左右兩旁有迦葉尊者，阿難尊者爲侍，其他尚有阿闍世等大衆集於四周聞法，此圖刻於唐代，故其手法較爲樸實，裝飾較少，然仍可見其衣紋之流利，姿態之生動自然。

龍岡第三六號摩崖刻有十六應真（註七二），其中之釋迦像（見圖3）高九八公分，亦端坐於蓮花座上，蓮花花瓣三層，巨大生動，其面頰稍呈方圓，鼻上破裂一角，唇邊似笑，其袈裟上衣褶甚爲明顯，衣帶紋路亦多，其身後有輪光，作橢圓形火燄上升狀，刻鏤極細，其身前之手，結一手印，另一手置於膝上，因係唐代作品，故手指甚粗大，有樸拙厚實之遺風。

寶頂十七摩崖，刻有釋迦坐像（見圖4），釋迦造形與一般說法圖等相同，高一四四公分，身披長衫，雖其面容帶有悲悽，然仍不減其莊嚴、智慧、慈悲之神情，面頰豐圓，具見宋代雕像之靈巧，渾圓，熟練，生動之手法，是相當超水準之作品，因中國其他各地之石刻，其釋迦牟尼佛之造形，無非是說法式，或冥目沈思式，而鮮有其他變化面部表情或姿態者，而此像却異常成功地表現佛陀內蘊的德能，以及人性哀而不傷之情感。

此像有一值得注意者，即其耳雖長，並未及肩，異於一般說法式，蓋依佛本行集經所云：悉達太子所具之八十種好中，其耳是：「耳穿環垂墜」、「耳不乖不戾」、「耳不齷不澁」（註七三），並未有長及垂肩之語，然一般言，佛菩薩均為雙耳垂肩者，此或因其不作說法式，未以佛陀之身分表現，僅表其為淨飯王之子，為人子之身份現出；或因其耳遭後人砍斷，然此推斷較不可能，蓋此像甚完整，未見有破壞之處，不可能只耳朶短去。

大致而言，佛陀與菩薩最大之不同，在於頂上之髮髻，佛陀頂上有肉髻，頭不戴花冠，而菩薩頭上均有花冠，且極

其艷麗富豪之裝飾能事，其次，佛陀身上大致著袈裟，如出家比丘之裝束，樸實而莊嚴，然菩薩則不同，其披衫與瓔珞並美，甚至有衣著上刻一串串之珮玉，一簇簇之花朵者，猶如在家權貴者之打扮。

在中國其他地區之石窟，其佛陀世尊像，大致樸拙而略呈呆板，在四川一地，其佛陀像已較靈活，如成都萬佛寺之釋迦像，迴旋似水渦之髮髻，曰甚精美，尤其臉上之表情，由微笑，至唇角浮陷，甚至呈現紋路者，於佛像造形上，或失端莊，然表情却是豐富，大足佛陀像或與之不無因果。

註七〇：三十二相之說，於方廣大莊嚴經，過去現在因果經，佛本行集經，普曜經等，均有提及，且略有不同，此則依

方廣大莊嚴經卷三，誕生品第七。

註七一：八十種好之說，於方廣大莊嚴經，佛本行集經均曾詳述，此則依方廣大莊嚴經卷三，誕生品第七。

註七二：應真，為阿羅漢之舊譯，應受人天供養之真人，出三藏記一曰：「舊經無著果，亦應真，亦應儀，新經阿羅漢。」又應於眞理之人，法華文句一上曰：「阿彌陀經云應真，瑞應云眞人。」

註七三：見佛本行集經卷第十，相師占看品下。

## 第二章 文殊師利菩薩

### 第一節 智慧第一

文殊師利菩薩，略稱文殊菩薩，舊稱爲滿殊戶利，新稱曼殊室利，新舊譯名有六，無量壽經、涅槃經曰妙德，無行經曰妙首，觀察三昧經、大淨法門經曰普首，阿目法經普超經曰濡首，無量門微密經、金剛嬰珞經曰敬首，以上爲舊譯，新譯例如大日經曰妙吉祥，文殊或曼殊是妙之義，師利或室利是頭之義、經之義、吉祥之義也。

文殊師利菩薩與普賢菩薩爲一對，常爲釋迦如來之左脇侍，司智慧，號法王子，蓋一切菩薩皆爲如來法王之子而獨標文殊者，因文殊爲佛左面之弟子，而菩薩衆之上首故也。法華文向記曰：「問曰：經稱文殊爲法王子，其諸菩薩何人不是法王子，答：有二義，一於王子中請推文殊，二者經中文殊爲菩薩衆首。」

在小乘比丘中，以舍利弗爲智慧第一，大乘菩薩以文殊爲智慧第一，故文殊有覺母之法號，覺母者，佛母也。因佛意卽覺者也。文殊於理智二門中司智門之義，因稱爲智母，以諸佛自智慧出生故也，心地觀經三曰：「文殊師利大聖尊，三世諸佛以爲母，十方如來初發心，皆是文殊教化力。」

文殊菩薩因以智慧稱名，故常爲佛之代言人，在維摩法經中，採訪維摩居士，論戰不二法門，辨才無碍，舌燦蓮花，演出一場精彩絕倫的文殊向疾來。在華嚴經入法界品中，文殊菩薩遊止於南方，勸獎善財童子南行參訪諸名師，終而還至文殊菩薩處，而得悟妙諦。

文殊向疾，善財童子五十三參之故事，在密教經像未流傳以前，即已衆所皆知，膾炙人口，如雲岡，龍門之雕像，敦煌之壁畫等，均屢見不鮮。

在一般菩薩之形像，蓋以在俗之形爲本儀，然於釋迦法中助佛化之諸菩薩，均外現比丘之形，與聲聞衆無異，而文殊菩薩既號法王子，爲釋迦如來之左脇侍，其於雕像中使皆現僧形。迨至密教流行以後，文殊菩薩之形像作風，於是大變，手中之持物，頂上之裝飾，面貌之表情，體態之端麗等，雖有一定之規格，而依此而愈演愈繁。

## 第二節 經 軌

在密教之經像中，爲表示文殊菩薩之智慧功德，渡衆之方便，法力之不同，因而現出種種不同之形像，其經像儀軌，如一髻文殊師利童子陀羅尼念誦儀軌、曼殊師利菩薩五字心陀羅尼品、文殊師利菩薩儀軌供養法品、大日經文殊師利菩薩八字三昧經、不空絅索經、攝無礙陀羅尼經、威儀形色經、金剛項經瑜伽文殊師利菩薩法、文殊師利寶藏陀羅尼經、大方廣陀羅尼文殊師利根本儀軌經等等，均有詳載。

一般說，因其頂上髮髻之不同，有一髻文殊、五髻文殊、八髻文殊、兒文殊等，而其中以五髻文殊爲本體，其頂結五髻，便是表大曰之五智也。如：

「妙吉祥菩薩，如白蓮色或恭具摩色或金色，作童子相頭有五髻，具足莊嚴端正殊妙，左手執優鉢曇花，右手頂禮如來，面戴喜怒身具圓光結跏趺坐。」（註七四）

又如：

「五髻童子形狀，身如鬱金色，種種瓔珞莊嚴其身，右手把金剛劍左手把梵夾，坐月輪中。」（註七五）（見圖5  
 若其手中之持物，各經所載不一，有「左手執青蓮花，花上有如意摩尼寶珠，右手指掌向外，垂下五指作滿願印」  
 （註七六）者，有「左手執青蓮花，右手執金剛梵夾」（註七七）者，有右手執金剛寶劍，左手持摩訶般若梵夾（註七八）者，有「左伐折羅在青蓮，以智惠手施無畏，或作金剛與願印」（註七九）者，「合掌踴躍，瞻仰如來，作請法勢」（註八〇）者，「左手執青優鉢羅華，右手揚掌」（註八一）者，有左定青蓮華，其上有三劍，右惠執梵函，嚴飾妙寶身」（註八二）者等等。一般說，文殊既司一切如來之智慧，無相之智德不染著法，故在胎藏界之文殊，左持青蓮以表之；又能斷一切煩惱，故在金剛界之文殊，右持利劍以表之。

若其身形大半是作童子形，身鬱金色，或黃金色，種種瓔珞莊嚴其身，坐於月輪中。亦有「上妙綃縠爲裙，極輕細者用爲上服」（註八三）者。

至於文殊菩薩所乘之坐騎，有乘獅子者，或孔雀者，亦有坐白蓮花者，其乘獅子者，以表智慧之猁猛，且以所居之清涼山（註八四）有五百毒龍，爲降伏之故也。胎曼中之兩文殊，皆坐白蓮臺，兒文殊亦不乘獅子，乘獅子爲八字儀軌

之說也，蓋乘獅子者，乃金剛界之文殊，坐白蓮者，乃胎藏界之文殊也。申言之，即胎藏界之文殊以青蓮華爲三昧耶形，且坐於白蓮臺，金剛界之文殊以金剛劍爲三昧耶形，騎於獅子或孔雀也。

### 第三節 龍岡佛灣之文殊菩薩

龍岡佛灣沿巖及多寶塔內外壁上，均有文殊菩薩像多尊，或作壁畫，或作浮雕，高浮雕，均甚精美，其中以一三六龕南壁所刻之雕像爲最殊麗生動。

一三六龕南壁之文殊菩薩像（見大足唐宋石刻圖十二），高二一九公分，爲宋紹興十二年至十六年（一一四二至一一四六）間之作品，菩薩騎一獅子，獅背上刻一大蓮花，菩薩卽雙腿盤坐於蓮花座上，菩薩上首身後有火焰形輪光爲飾。菩薩頭戴花冠，冠上花紋刻縷殊麗，作百結廻轉形，異常華貴，其顏面造形，圓潤秀緻，鼻梁高挺，雙眼細長作半垂廉狀，口唇綫角分明，額頭正中有一圓點突出，以代表智慧，其面額異於唐代石窟雕像豐圓之如來滿像，而稍呈橢圓形，作蛋臉形，除秀麗柔美之外，另有一股智慧威德之神光，自然流露。

菩薩衣紋自然垂下，褶疊分明，胸前敞開，以瓔珞爲錦，瓔珞圖案左右對稱，甚爲精巧。

菩薩右臂稍舉，似作說法式，右手所持之物，或爲梵夾之屬，其臂上有手環三圈爲飾，其手臂及手指造形趨於秀麗、靈巧，與唐代粗獷、樸拙之作風，迥然而異，尤其龍門或雲岡之石窟佛像，其巨大如顏面之粗手，已然不復見。

一般說，龍岡佛灣之佛像，均趨於細緻柔媚，刻鏤精巧，此等文殊菩薩正爲龍岡有數之精美作品之一。

此菩薩所騎之獅，巨首粗腿，正張口露齒，作獅子吼狀，異常生動，此表智慧之威猛也。

菩薩座下，獅像旁，站立一位使者，似以武士打扮雙目圓睜，雙眉掀昂，一付威武之狀，若依文殊師利寶藏陀羅尼經所云：

「其文殊師利童子下，畫野曼德迦瞋怒王，仰觀文殊師利童子，作悚懼曲躬受教勢。」蓋文殊師利有五使者，以各持文殊之一智也，依大日經云與願金剛使，大日經疏五曰：

「文殊五使者，一名醫設尼，二名優波醫設尼，三名質多羅，四名地慧，五名請召，於妙吉祥左右次第列之，蓋各持文殊一智，醫設尼是髮端嚴義，優波其亞者，文殊以五醫徵表五智，故此使者亦以美髮爲名，質多羅是雜色義。」

又八醫文殊之使者，稱文殊八大童子，一光綱童子，二地慧童子，三蘇垢光童子，四不思慧童子，五召請童子。六醫設尼童子，七救護慧童子，八彌波醫設尼童子（註八五）。

註七四：見大方廣菩薩文殊師利根本儀軌經卷第七。

註七五：見金剛頂經瑜伽文殊師利菩薩法。

註七六：見一醫文殊師利童子陀羅尼念誦儀軌。

註七七：見曼殊師利菩薩五字心陀羅尼品。

註七八：同註四。

註七九：見大日經卷七。

註八〇：見文殊師利菩薩八字三昧經。

註八一：見不空羈索經卷九。

註八二：見攝無碍陀羅尼經。

註八三：見大日經卷三。

註八四：清涼山卽山西五臺山，蓋爲大智文殊利菩薩之道場，其居清涼山事見大方廣佛華嚴經。

註八五：視胎曼大鈔卷四。

## 第三章 普賢菩薩

### 第一節 大行為上

普賢菩薩，梵名邲輸跋陀，又作三曼多跋陀羅。譯曰普賢、或作偏吉，主一切諸佛之理德、定德、行德。與文殊之智德、證德相對，卽理智一雙、行證一雙、三昧般若一雙也，故以爲釋迦如來之二脅士。文殊駕獅子，侍佛之左方，普賢乘白象，侍佛之右方，此卽表示理智相助，引證相應，三昧與般若全者，亦卽盧舍那法身佛也。

嘉祥法華義疏十二曰：

「普賢者，外國名三曼多跋陀羅，三曼多者，此云普也，跋陀羅，此云賢也，此土亦名遍吉，遍猶是普，吉亦是賢也。（中略）註經解云：化無不周曰普，鄭極亞聖稱賢。」

普賢菩薩既爲諸法實相之理體，故於法華之席，誓於法華三昧之道場自現其身。

普華嚴經入法界品曰：

「爾時佛在金衛國祇樹給孤獨園大莊重閣堂，與五百菩薩摩訶俱，普賢菩薩文殊師利菩薩而爲上首。」

又採玄記十八亦曰：

「名中先標上首一人，以其是助化主故，釋有三義，一普賢當法界門，是所入也，文殊當般若門，是能入門也，二普賢三昧自在，文殊般若自在，三普賢明廣大之義，文殊甚深之義，深廣一對故。」

案，普賢三昧，是指普賢菩薩之修法也，在顯教中，卽以普賢觀經所說，以普賢菩薩爲本尊，觀諸法實相之理，懺悔六根之罪障也，亦卽法界三昧。則普賢菩薩乘六牙白象，示現於道場。

普賢菩薩共爲助釋迦如來之上首菩薩，故於華嚴經中所闡明者，便是歸於釋迦如來、文殊普賢等一佛二菩薩之法門，共稱之爲華嚴三聖，普賢既爲一切行德之本體，故於華嚴席中說出十大誓詞，以表明其無量行願。

「爾時普賢菩薩訶薩，稱歎如來勝功德已，告諸菩薩及善財言：善男子，如來功德，假使十方一切諸佛，經不可說不可說佛利極微塵數劫，相續演說，不可窮盡若欲成就此功德門，應修十種廣大行願，何等爲十，一者禮敬諸佛，二者稱讚如來，三者廣修供養，四者懺悔業障，五者隨喜功德，六者請轉法輪，七者請佛住世，八者常隨佛學，九者恒順衆生，十者普皆迴向。（八六）

雖則只陳述十大行願，實則包括無量無邊，是一切體證行門之本也。

普賢菩薩之道場，爲四川峨嵋山，以其大行廣化羣生之大本營，與大智文殊菩薩之五臺山，大願地藏王菩薩之九華山，大悲觀世音菩薩之普陀山，共爲中國佛教四大名山聖地。

## 第二節 經 軌

普賢菩薩在顯教中，爲釋迦如來之右脇侍，於陀羅尼集經，妙法蓮華經均載其乘白象，如：

「爾時普賢菩薩白佛言……是人若行、若立、讀誦此經，我爾時乘六牙白象王，與大菩薩衆，俱詣其所，而自現身，供養守護，安慰其心，亦爲供養法華經故，是人若坐，思惟此經，爾時我復乘白象王，現其人前……」（註八七）可知乘白象者，爲其特徵，若於密教中，於胎藏界曼茶羅中臺八葉院之金剛界第二院之十六大菩薩；同於文殊院，以及諸經軌所載之二臂像，均有普賢菩薩之描繪，而其經軌亦有差別，如普賢金剛薩埵念誦法云：

「普賢菩薩戴王佛冠，身如水精月色，右手持五鉢金剛杵，左手持金剛鈴，身處在滿月輪中。」（見圖6）

又如成就妙法蓮花經王瑜伽觀智儀軌云：

「復觀此金剛杵轉成普賢大菩薩身，光明皎潔猶如月殿，戴王佛冠，天衣瓔珞而自莊嚴，身背月輪，白蓮花王以爲其座，右手持菩提心五鉢金剛杵按於心上，左手持般若波羅蜜金剛鈴用按於脇，一切相好具足圓滿。」

又如金剛頂普賢瑜伽大教王經大樂不空金剛薩埵一切時方成就儀曰：

「金剛薩埵身，（註八八）形服如皓月，坐白蓮華臺，五佛以嚴冠，備飾裝嚴具，背熾然赤光，依月輪中住，又以五金剛，裝嚴心月輪。」

蓋普賢菩薩在密教中，有一體，一爲大日內眷屬中之正首金剛菩薩，一爲大日眷屬中之上首，是與顯教之普賢菩薩同體。

在金剛界中，普賢菩薩爲賢劫十六尊中，第十六主釋迦本有之智之大菩薩，以對文殊之修生智德。雖與文殊同以劍爲三昧耶形，然普賢以標本之有智，文殊之劍則標始成之智，故有本始之異，而本有之智卽理，故對文殊不越理智相對之常法也。

又在胎藏界中，八葉院中四菩薩之第一爲普賢菩薩，位於東南方，以智劍爲三昧耶形，密號曰眞如金剛，秘藏末曰：

「東南方普賢菩薩，白肉色，左手執蓮華，上有利劍圍炎。」

普賢菩薩同於文殊院之像者，則如大方廣菩薩藏文殊師利根本儀軌經卷七曰：

「蓮華聖普賢菩薩，身作紫綠色，具一切莊嚴相，左手執如意摩尼寶，右手執吉祥莖，作施願相。」  
至於諸經軌所載之二臂像，則以不空羈索羅尼經爲例，曰：

合掌。」

其他諸經所載，均不外乎身色不同，持物不同，一般說，密教中之普賢菩薩，大約均頭戴五佛冠，身披天衣，以諸瓔珞莊嚴其身，而依住於月輪中，至於手中之持物，除上引之數種外，尚有「左手揚掌，右手執劍」（註八九）者，「左定蓮上劍，右慧拳押膝」（註九〇）者，以及「右手執白拂」者（註一），均因渡衆法門差別而顯異。

### 第三節 龍岡佛灣之普賢菩薩

龍岡一三六 北壁內上首爲普賢菩薩，（見大足唐宋石刻圖十一）普賢菩薩騎於巨象上，象上有蓮花座，普賢菩薩卽趺坐於座中，頭上背後飾以月輪圓光，外有火煙爲飾，蓋表其「背熾然赤光，依月輪中住。」

普賢造形，仍爲隆鼻、長眼、薄唇、長形豐頰與文殊大同小異，其他花冠之圖案，胸前之瓔珞式樣以及坐騎等，則略具有差別變化。

普賢鼻尖略被破損，仍不減其面貌所流露出來的安恬與慈悲之氣質，文殊所代表的是智慧，而普賢却代表理體德行，二者相互配合，共爲釋迦如來之二脇侍，故此龕中卽以釋迦如來坐於龕正中，南壁以文殊爲上首，北壁以普賢爲上首也。

普賢手中所持之物，或爲金剛杵，或爲金剛鈴，因照片上太小不易識出。其坐騎巨象，雕刻生動，身上有花朵，綷紋爲飾，另有繫頸之繩索，爲菩薩座下使者牽其一端，使者著頭巾作瞪目掀眉狀，矮短身材，腰繫短裙，緊身衣褲，造形一如文殊座下之使者。

普賢菩薩側面身形，亦甚華麗，月輪光焰，烘托出花冠上之花紋刻畫婉轉流麗，更有珠璣圍串其上，猶如錦上添花，菩薩巨形，不若佛之長其肩，而却有大耳環以爲飾。

菩薩肩上衣紋有結，猶如袈裟上之鉢扣，或因所著之衣爲僧衣耳。

註八六：見大方廣佛華嚴經入不思議解脫境界普賢行願品。

註八七：見妙法蓮華經普賢菩薩勸發品。

註八八：金剛薩埵者，爲普賢菩薩，卽一切如來長子，見金剛瑜珈金剛薩埵王秘密修行念誦儀軌。

註八九：見不空羣經卷九。

註九〇：見攝無碍經，威儀形色經。

註九一：見陀羅尼集經卷六。

## 第四章 觀世音菩薩

### 第一節 循聲救苦

觀世音菩薩，舊云光世音，觀世音，略稱觀音，新云觀世自在，觀自在。觀世音者，觀世人稱彼菩薩名之音而垂救，故云觀世音，所謂「苦惱衆生，一心稱名，菩薩卽時觀其音聲，皆得解脫，以是名觀世音。」（註九二）稱觀世自在者，觀世界而自在拔苦與樂也，所謂「於事理無碍之境，觀達自在，故立此名，又應機往救，自在無礙，故以爲名，前釋就智，後釋就悲。」（註九三）觀音本亦作觀世音，唐人譯世字，故但稱觀音，後世遂沿用之。

觀世音菩薩，有不可思議威神之力，於過去無量劫中，已爲旣開正覺之正法明佛，爲其大慈願力，濟度衆生，故今現菩薩之身（註九四），又於未來現成佛之相，依悲華經卷三云：「於西方極樂阿彌陀佛涅槃之後，觀音成佛，名遍出一切光明功德山如來。」又依觀音記經云：「阿彌陀佛滅度之後，補處而號普光功德山王如來。」可知均爲方便示現也。

觀音有六觀音（註九五），七觀音乃至三十三觀音（註九六），但常稱之觀音，指六觀音中之聖觀音，如法華經普門品之觀音，現無量壽經之觀音是也，此爲觀音之總體，是與西方彌陀四菩薩同體。

在顯教中，觀音菩薩爲阿彌陀佛之弟子，密教則以爲阿彌陀佛之化身，與大勢至菩薩皆在阿彌陀佛之左右（觀音左、勢至右）而贊其教化，故稱彌陀之二脇士。梵號禮懶則阿彌陀佛之本名爲觀自在王，觀依其本師之名而自稱觀自在王，猶今之釋迦牟尼依久遠本師釋迦牟尼佛而得其稱也。依密教三輪身，則阿彌陀爲自性輪身，觀音爲正法輪身，馬頭明王爲教令輪身（註九七）。依二輪身，則阿彌陀、觀音皆爲自性輪身，馬頭明王爲教令輪身（註九八）。

觀音菩薩的道場在浙江南海普陀山，爲四大名山四大菩薩摩訶薩中，最爲家喻戶曉，婦孺皆知者，所謂「家家彌陀佛，戶戶觀世音。」主要是觀世音具有大慈大悲，救苦救難之廣大靈感，如善財童子參訪補怛洛迦山（即普陀山）時，觀自在菩薩，即以大悲行門，平等教化。

「或以布施，攝取衆生，或以愛語，或以利行，或以同事，攝取衆生，或現色身，攝取衆生，或現種種不思議色淨光明網，攝取衆生，或以音聲，或以威儀，而爲說法，或爲神變，令其心悟，而得成就。（中略）願令一切衆生，若念於我，若稱我名，若見我身，皆得免難，一切怖畏；難怖畏已，復教令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永不退轉。」（註九九）。

又如妙法蓮花經亦有偈曰：

「汝聽觀音行，善應諸方所，弘誓深如海，歷劫不思議，侍多千億佛，發大清淨願，我爲汝略說，聞名及見身，心念不空過，能滅諸有苦……衆生被困厄，無量苦逼身，觀音妙智力，能救世間苦，具足神通力，廣修智方便，十方諸國土，無利不現身。……」（註一〇〇）

觀世音菩薩因具此大悲行願，故歷代繪畫或塑像，於諸菩薩中爲數最多，唐以來，其盛行之風，更是如浪起雲湧，觀敦煌及各地之觀音像，便可見民間信仰之普遍了。

## 第二節 經 軌

在大足之諸佛菩薩像中，亦以觀音菩薩像爲數最多，式樣最繁，尤其在龍岡區中，更是比比皆是，如二十六龕、二十七龕、五十二龕、一二五龕、一三六龕、一八〇龕、二二五龕、二四五龕、二四九龕等均有觀世音菩薩之雕像其中屬唐代之作品，大都已殘破損毀，面頸輪廓有漫漶不清者，甚至有連頭均失去者，故其風格造形較難看出。至於宋代之雕刻，如一二五龕、一三六龕、一八〇龕等，因均大致完整無缺，故就造型而論，其姿態之優美、花冠之華麗、瓔珞之複繁、手勢之變化、持物之精緻，以及面相所表現之莊嚴與慈悲之氣質，在大足中實無出其右，在中國他處之石窟區中，亦罕與倫比，可謂最具宋代雕刻典型之代表作！

大足一般觀音菩薩像，除下章所述之千手觀音及六臂觀音等較特殊外，其餘均爲二臂一面。其儀軌除西方三聖中之

觀音像，詳於下編觀無量壽經變一文中外，依密教之聖觀音像儀軌，如聖觀音軌云：

「聖觀自在菩薩，結趺缺坐，身如金色，圓光熾盛，身被輕縠綢綵衣，著赤色裙，左手當臍執未敷蓮花，右手當胸作開花葉勢，具頭冠瓔珞，首戴無量壽佛住於定相。」

又如威儀形色經：

「觀世音菩薩，寶冠嚴頂上，中現無是壽，紺髮垂兩肩，十度開敷蓮，環釧爲臂玉，細綾爲腰巾，服裝染赤色，莊嚴慈悲體，圓光遍世間，寶花承兩足，安住月輪殿。」

其以經軌所述甚多，然均大同小異，不外平頂上之寶冠，瓔珞之嚴飾，以及手上所持之蓮花，安住之月輪等。

在龍岡之觀音像中，却甚少有持蓮花者，然其實冠之紋飾，身上的瓔珞垂掛，却是眞如經典所載之「天衣妙袈裟萬億妙瓔珞莊嚴」（註一〇二）。

至於觀音之手勢，有「左手持蓮華，右手仰掌於上」（註一〇二）者，有「左手把楊枝，右手持澡瓶」者（註一〇三），有「左手屈臂當心，屈中指向上直豎，右手屈臂向左手，屈頭指與大指相捻而柱左手中指之上」者（註一〇四），更有合掌持白蓮花者（註一〇五）或執白拂者（註一〇六）。

歸納之，觀音菩薩之形像，有極樂淨土阿彌陀佛之脇侍像，有胎藏界曼茶羅中臺八葉院之觀音，有同蓮華部院之觀音，有同釋迦院之觀音，有同文殊院之觀音，有金剛界曼茶羅成身會之觀音等等，均載於陀羅尼集經，或大正藏圖像集，覺禪抄等之中。因所載形像變化繁多，後世圖繪成塑像者，遂依之而引申其義，式樣愈演愈精美，大足之觀音像中，全爲以經典爲本，再於其上衍出新花飾，故異常秀麗。

### 第三節 龍岡佛灣之觀音像

龍岡佛灣之觀音像，因遍布各窟龕，茲僅舉一三六龕，一八〇龕之諸菩薩像，以見宋代雕像在龍岡所呈現之細緻精巧之作風。

龍岡一三六龕之觀音像，除六臂觀音外，另有北壁之數珠觀音，及南壁之持印觀音，持寶珠觀音，東壁持楊柳枝觀音。

北壁之數珠觀音（見圖七）異常殊麗，頂上寶冠，縷紋宛轉迴旋，圈圈朵朵，變化無盡，冠下有二絲織飄於身後之月輪上。菩薩之容顏爲高額、長眉、隆鼻、長耳、雙眼細長作垂簾狀，嘴唇綾線分明，唇角上翹帶笑，臉形豐圓，稍作長橢形，爲典型之宋代風格。

菩薩身披天衣，作站立形，胸前之瓔珞花紋，或綾形或圓形，或珠串，或玉珮，圖案變化繁雜，無以複加，其天衣作袈裟形，右肘敞開，衣褶層層而下，上再覆以瓔珞數行由腕上垂掛至裙角，其圖案上承胸前，環珮圈圈而下，架綵爲飾，蓮花朵朵安上，珠玉爲串，另有雲縷迴紋，層層對襯，煞是美觀，與頂上之花冠，胸前之紋飾，相互呼應，猶如錦上添花，豪華細緻，難以言宣！（見圖八）

菩薩之雙手，腕上各有環釧，左手正握於右手腕上，右手持有數珠一串，因名數珠觀音，其珠上飾有綠穗，雙手手指纖秀，類女子手型。

依千手觀音大悲心陀羅尼經曰：「若爲十方諸佛速來授手者，當於數珠手。」數珠之意義本地。

數珠，亦稱念珠或佛珠，流傳至今，仍然沿用不衰，有掛於僧服上者，一般均爲修淨土宗者，持之念佛，以助往生也。

南壁持寶珠觀音（見大足唐宋石刻圖七），與數珠觀音，似爲一對，作站立形，頂上寶冠，珠簾珮玉，擁簇而成，寶冠之上，更有坐佛，所謂於天冠中現無量壽自在如來，其冠頂更有頭巾半掩。菩薩顏面造型，亦如前述，雙眸半閉，嘴角似笑，額中有朱痣，細觀其神情，慈悲中含安恬，柔和中有自在，其內蘊之智慧光茫，更形表露無遺，令人凝神諦觀，恒思良久不忍驟離！

菩薩亦披天衣，除胸前瓔珞外，其衣袖長裙，亦佈滿花紋，其衣袖上鋪以盛開之蓮瓣，朵朵飛串而下，而珠璣玉穗紋飾其間，更添華麗。菩薩瓔珞此花紋比之數珠觀音身上者，更精細更韻緻，紋者似嫌繁瑣細碎，而前者，却在複雜中仍具韻律，規則中却不呆板，極富對襯美與圖案美。

此菩薩雙手捧有寶珠，珠上瑠光，縷縷而上，其雙手刻法較拙，不若數珠觀音之纖細。

大悲心陀羅尼經曰：「若爲富饒種種功德資具者，當於如意寶珠手。寶珠之意義，蓋出於此處。」

一三六龕南壁有持印觀音（見大足唐宋石刻圖九），六臂觀音造型相類，身前左右亦各有侍者，與六臂觀音似是

此菩薩作趺坐形，頂上花冠又是一種形態，冠後有冠帶飄於輪光上。其面額較豐滿，呈長橢圓形，眼眶較深，有圓紋框住，口唇甚小，唇緣及人中之綫深刻，下頰稍突出。

菩薩著衣較多，胸前瓔珞下，有絲巾結帶垂下，腕上袖口腰間均有衣帶層層，覆於膝上，飄於座下，其中間之一條，由環釧、珮玉及花瓣，相串而下，亦異於他處之觀音像。此正如威儀形色經所曰：「環釧爲臂玉，細綵爲腰身，服裝染赤色，莊嚴慈悲體」。

菩薩右手持印舉於胸前，左手持衣帶置於膝上，印作長方形，依大悲心陀羅尼經曰：「若爲成就口辯言辭巧妙者，當於寶印手。」此菩薩之寶印手，亦爲識細形，甚美。

此菩薩高二一五公分，其座旁左脇侍男高一二九公分，右脇侍女高一二三公分，二侍者，手中均有持物，衣衫褶紋甚多，女侍頭髮狀若蓮花，手法亦高。（見圖九）

一三六龕東壁有持楊柳觀音，身高二〇九公分，亦爲南宋紹興時代作品，其風格造型亦同於上述之觀音。頂上寶冠，刻縷精細，猶如花園集簇，甚爲豪華，花冠之紋，有長髮縷縷，披於肩頭，其面貌豐腴，柳眉細長，雙眼富於智慧，口唇綻角分明，其身亦長，身上花環垂墜至身前。其身上之瓔珞與背後之圓光，組織異常繁密。

此觀音手持楊柳枝，依大悲心陀羅尼經曰：「若爲身上種種病難者，當於楊枝手。」其悲天憫人救苦救難之懷抱，表現得淋漓盡致！（見圖十）

龍岡一八〇號窟所刻者，爲觀音變相，高三六〇公分寬三八五公分，深三〇〇公分，共造菩薩像十三尊，窟口左右二立像已毀，窟中部方形臺座上，坐一上身裸露腰部之菩薩，南北兩壁各侍立菩薩像五尊，手中各持有法物，站立於蓮花上。（見圖十一、十二）

諸侍立菩薩，通高二〇〇公分，菩薩花冠高聳，雕鏤精細，圖案巧妙，其面貌亦同於一三六龕之造形，而其下巴，似較之更爲豐滿圓潤，雙耳甚長，而鏤有花飾垂至身前，其披衫帶繪畫手法，袖口寬及腰下，裙上有小珠數串爲飾，似珠簾垂掛，很是細緻，與頂上之花冠，胸前之瓔珞，配置調和，諸菩薩之圖案式樣，均各不同，各具特色，然在富於變化中，却有似之作風，以區別於一三六龕者。

諸菩薩之雙手，或高或低，式樣均不一致，北壁有「爲求生十方淨土」之持蓮華手，有「爲一切時處怖畏不安」之施無畏手，有「爲種種不安求安穩」之繩索手等，南壁有持寶戟者，以表「辟除他方逆賊怨敵」，有持寶印者，以表「成就口辯言辭巧妙」，有持寶瓶者，以表「爲一切善和眷屬」（註一〇七），以及持繩索者等等，均甚靈巧韻緻，逼真動人。依其持物形狀，又可看出宋代人日常用具之式樣。此又是一大價值。

諸菩薩中，除窟內南北壁第一尊頂上，有精美蓮花及蓮葉之外，其餘菩薩頭頂，均有彩雲一朵，甚爲別緻。

以上將龍岡一三六龕及一八〇龕之觀音像風格，略述之，蓋歷代繪塑佛菩薩像者其花冠瓔珞均不多，至唐以後，方漸於菩薩像上飾以花紋圖案等，此或與密教經典傳入有關，在大足之觀音像中，唐代之紋飾較簡，變化單純衣衫上未見有花飾者，然至宋代的觀音像不但花冠雕鏤細緻，胸前瓔珞花樣愈新，而連衣裙上亦佈滿花叢與珠玉與唐以前之樸拙作風實大異其趣！

又觀音菩薩之塑像，於唐以前均現男身，至宋以來，方漸流於逸麗溫婉柔和，花飾漸多，若女子形像，莊岳委談曰：

「今塑畫觀音者，無不作婦人冠服，太平廣記載一仕宦妻爲神所攝，因作觀音像奉焉，其妻尋夢一僧救之，得甦，則唐以前塑像亦不作婦人也。」

觀音菩薩作婦人形像者，蓋必宋以後，而有好事者作小說，以爲妙莊王女，實爲無稽之談也。

一三六龕及一八〇之觀音像，就面容及衣飾、天冠而言，俱流於女子形像，尤其以一三六龕之容貌作風更甚，其冠服花飾則不須細述，所謂「身被衆寶瓔珞，步踐八葉蓮花」（註一〇八），所謂「結跏趺坐，百寶莊嚴，蓮華坐上，頭戴七寶莊嚴花冠而有重光。」（註一〇九）「其像頸有寶珠瓔珞，左右臂腕各有寶钏，又以寶花莊白繁絡脣，身著花莊白繁之裙，其裙腰作青色赤裏，又以寶緞繁其腰上」（註一一〇）所謂「瓔珞天衣莊嚴身分極含花飾」（註一一一）等，均因經典之記載，而將觀音菩薩飾成更殊麗，更莊嚴之形象，以令人供養，膜拜，起信。

註九二：見妙法蓮華經。

註九三：見法藏之心經略疏。

註九四：見千手千眼大悲心陀羅尼經。

註九五：六觀音有二種說法一爲大悲觀音，大慈觀音，師子無畏觀音，大光普照觀音，天人丈夫觀音，大梵深遠觀音也。

。一種爲千手觀音，聖觀音，馬頭觀音，十一面觀音，准胝觀音，如意輪機觀音也。前者爲天臺之義立，見摩訶止觀卷二。及陀羅尼新經，後者盛傳於密教。

註九六：三十三觀音見於法華經觀世音菩薩普門品所說之三十三身，佛身，婆羅門身，摩睺羅伽身，聲聞身，北丘尼身，比丘身，緊那羅身，毘沙門身，宰官身，優婆塞身，非人身，童目天女身，小王身，優婆夷身，龍身，自在天身，婦女身，天身，夜叉身，碎支佛身，童女身，人身，乾闥婆身，執金剛身，童男身，天大將軍身，迦樓羅身，大梵天王身，長者身，自在天身，阿修羅身，帝釋身，居士身等。

註九七：見仁王經儀軌意。

註九八：見秘藏記。

註九九：見大方廣佛華嚴經卷六十八。

註一〇〇：見妙法蓮華經觀世音菩薩普門品。

註一〇一：見攝無礙陀羅尼經。

註一〇二：見不空羈索經卷九。

註一〇三：見覺禪鈔卷三十九引弘決一。

註一〇四：見陀羅尼集經卷五。

註一〇五：見觀世音菩薩授記經。

註一〇六：見啊唎多羅陀羅尼經阿嚕力品第十四。

註一〇七：見千手千眼大悲心陀羅尼儀軌。

註一〇八：見十一面觀音經軌。

註一〇九：見陀羅尼集經卷五。

註一二：見陀羅尼集經卷六。

## 第五章 六臂觀音

### 第一節 經 軌

在觀音像中，作六臂者並不多見，依密教經軌，於如意輪觀音像，不空羈索像，般若菩薩像等，均有作六臂形像者，其中如意輪觀音之六臂造形者，亦有多種不同之規格，如觀自在如意輪菩薩瑜伽法要云：

「六臂身金色，皆想於自身，頂髻寶莊嚴，冠坐自在王，住於說法相，第一手思惟，愍念有情故，第二持意寶，能滿一切願，第三持念珠，爲度傍生苦，左按光明山，成就無傾動，第二持蓮手，能淨諸非法，第三手持輪，能轉無上法，六臂廣博體，能遊於六道，以大悲方便，斷諸有情苦，行者如是觀，坐於月輪中，身流十光明，頂背皆圓光。」

又如意摩尼金輪咒王經云：

「又畫像法，其菩薩圓滿端正微妙上好有六手，頭上有一化佛，坐寶華及有通身光，菩薩髮髻紺青作螺，身著瓔珞，手臂上安環釧，其菩薩絡膊及裙並是朝霞，綬帶繫腰，左上手仰掌，大母指中指把一開敷寶蓮花，上有一如意珠，珠上有火焰，第二手下曲向膝上，五指作拳把一天磐，磐口向下，磐金色，第三向臍下，以中指頭指捻一紅蓮花似開少許，右上第一手曲於胸前，大指頭指無名指小指並舒展，中指直豎，指頭上立堅一跋折羅，上有火焰，第二手向下垂覆作降魔印，五指舒展，第三手向臍下，花上作捻花勢，以無名指捻之，其菩薩結跏趺坐寶蓮花，及頭光並在白月光內，左右各有三道光明，菩薩上有二天仙散花，地碧色。」

以上二經對於六臂如意輪觀音之儀軌，述之甚詳，其他如不空羈索經卷九，卷十二，攝無礙經，觀音集等亦有不同之記載，約言之，頭上之寶冠，身上之瓔珞，臂上之環釧，腰上之綬帶等，或詳或簡，均無多大差別，僅六臂之式樣及手上之持物，或有出入，然要言之，亦不外乎持蓮花、如意珠、天磐、跋折羅、念珠、輪、金寶，等等，以及作仰掌式、降魔印折面頰、按地、思惟相等式樣。

此外，不空羈索像亦有作六臂者，如菩提流志所譯之不空羈索經云：

「清潔如法，純金造像，三面六臂，正面熙怡，左面灑眉怒目張口狗牙上出，右面頻眉怒目合口，首戴寶冠，冠上

有化佛，一手（左）執蓮花，一手執綯索，一手把三叉戟，一手（右）執瓶，一手施無畏，一手揚掌，結跏趺坐蓮花座，其座山上，天諸衣服寶瓔珞鑽鍊種種莊嚴，像復內空，以白栴檀香末龍腦香末和佛舍利內像腹中，於像右邊作真言者，蹠蹠而坐，手執香爐，瞻仰於像。」

又般若菩薩之六臂者，依廣大軌下之：

「次當大日前般若波羅蜜明妃契，六臂三目皆圓滿，定羽掌梵夾，惠羽堅卽護，以定仰臍輪，惠羽垂與願，二羽定惠手，各結根本印，身被堅甲冑，是名諸佛母，亦波羅蜜印。」

以上不空羈索像及般若菩薩像，在他處經典亦有記載，均大同小異，或三面六臂，或三目六臂，雖爲菩薩像，然不稱觀音。

龍岡一三六龕所刻之六臂觀音像，其六臂所持之物及形態，雖不盡同於如意輪觀音，然其造形優美，雖六臂而無三目或三面等怪異相，亦無頻眉怒目張口出牙等恐怖相，觀其所持之物及形相，則若非如意輪觀音，定然是千手觀音之簡省者。

## 第二節 龍岡佛灣之六臂觀音

龍岡一三龕六臂觀音，位於北壁內部次於普賢菩薩者，高三四公分，作結跏趺坐，座旁左右各有男女侍者一，座下另有環著飄帶之菩薩（見大足唐宋石刻圖六）。

六臂觀音，頭戴寶冠，冠上花紋圖案精美，面部造形略呈橢圓豐腴，鼻梁高起，兩眼細長，作半垂簾狀，嘴角綾線優美，額正中一點朱記，神情安詳自在，恬然柔和，除透出一股東方美人特有之氣質外，另有佛像所具之莊嚴與慈悲。

其手臂共三對，最上一對，各持日輪及月輪高舉與花冠齊，輪作圓形，上書「日」或「月」字，依千手大悲心陀羅尼儀軌，持日輪表示爲眼暗無光明者，持月輪表示爲患熱毒病求清涼者。然持輪亦表示能轉無上法者（註一二），在十臂如意輪觀音中，其第一對手，亦即爲左手把日，右手把月。六臂觀音身前之一對，一手舉於胸前作說法式，一手持鉢置於膝上，另外身後之一對，一手持寶劍，表示爲降伏一切魑魅鬼神者，一手持鐵斧，以表示爲一切時處離官者（註一三），六臂腕上均有環釧爲飾。

六臂觀音身披褶衣，左上身刻一活結，衣帶垂於身前臂上，更折回而再披手上，襯出手臂之靈活生動，其腰間有綬

帶，繫結於膝前，而垂至座下，有掀然飄动感，其胸前之瓔珞圖案，或圓形珠串，或綾形珮玉，或作蓮瓣含蕊或作小花新開，複繁華麗，左右對襯，玲瓏變化，手法高妙，為大足中最富藝術價值之瓔珞圖案之一（見圖十三），此胸前之瓔珞與冠上之花紋，身上之披衫，構成所謂「被髮妙瓔珞，袈裟天衣裳」，華貴精緻，無以附加。

此菩薩背後頭光無任何紋飾，全身則另襯以一月輪圓光，符合經中所載「頭光並在白月光內」。

菩薩座旁男侍高一三六公分，披頭巾連衣，作鎖眉露齒狀，一手舉於胸前，作一手勢，一手置於腹上，手中有持物。（見圖十四）其女侍高一三四公分，著長褶衣，髮上有飾物，雙耳垂有一對珠璣，其顏面豐滿，雖有侍者，仍有可觀者，（見圖十五）

菩薩座下另刻有狀似天人之菩薩，似雙手合十，身上繞有飛揚彩帶，若十臂如意輪觀音像則為：

「其像足下畫一十地菩薩，衆地踊出，像踏膊上，十地菩薩擎天捧足。」（註一四）

故菩薩座下者，可能即為衆地踊出之十地菩薩。

註一一二：見如意輪念誦法。

註一一三：見如意摩尼金輪呪王經。

註一一四：見註二。

## 第六章 千手觀音

### 第一節 千手觀音之傳入

千手觀音，為千手千眼觀音菩薩之省稱，亦稱千眼千臂觀音菩薩，唐初由印度傳入，方始漸流行，據千眼千臂觀世音菩薩陀羅尼神呪經序曰：

「千手千眼菩薩者，即觀世音之變現，伏魔怨之神迹也。自唐武德之歲，中天竺婆羅門僧瞿多提婆，於細疊上圖畫形質，及結壇手印經本至京進上，太武見而不珍，其僧悒而旋歸。至貞觀年中，復有北天竺僧齋千臂千眼陀羅尼梵本

奉進，文武聖帝勅令大總持寺法師智通，共梵僧翻出咒經並手印等，智通法師三覆既了，卽祈心懇併流徵應於是感慶喜尊者之俯降形儀，通悲喜驚嗟投身頂謁。蒙存慰喻問欲何求，通曰：擣昧庸心輒此詳譯，不審情詣稍符聖旨以否，默而印許，竊表深衷，便錄本進上，帝委問由緒，通具以事述，感懷帝心，於是齋藁本出內將示，弘福大德玄暮法師一見此文嗟稱不已，有人云勅未流行何因忽茲漏洩，其本遂寢不復弘揚。」

可知在唐高宗時，雖有印度僧人攜帶梵本及形像來，然未受皇帝之重視，只得又撫回，在太宗貞觀時，雖又有梵僧東來，智通法師亦共與其譯出，但仍未流行。而由印度時梵本而來的梵僧，仍然不絕。

又有西來梵僧，持一經夾以示智通，通過翻出，諸餘不殊舊本，唯闕身咒一科，有常州正勤寺主慧琳法師，功德爲務定懸是崇，深入總持周窮藝術，歷遊京邑栖遲實際伽藍，思廣異聞希誠脫簡。爰有北天竺婆羅門僧名蘇伽施常持此法結壇手印朝夕虔祈，琳罄折諮詢每致勸阻，後同之洛下漸示津途，卽請一清信士李太一，其人博學梵書玄儒亦究，糺令筆削潤色成章，備書梵音，身咒具至。神功年中有一仁者自京都至，將通師所翻後本，有上下兩卷惟闕身咒，琳參入其中，事若一家婉而備足。又佛授記寺有婆羅門僧達摩戰陀，烏伐那國人也，善明悉陀羅尼咒句，常每奉制翻譯，於妙號上畫一千臂菩薩像並本經咒進上，神皇令宮女繡成，或使匠人畫出，流布天下不墜靈姿。」

千手觀音之形像，雖在初唐時代，卽屢次經印度僧人持其經本東來，但真正流行普傳天下者，則中唐以後了。

## 第二節 儀軌

觀世音菩薩，以修證圓通無上道故，能觀衆多妙容，由一首乃至一百八首、千首、萬首、八萬四千燦迦羅首。由二臂四臂乃至一百八臂、千臂、萬臂、八萬四千母陀羅臂，由一目三目乃至一百八目、千目、萬目、八萬四千清淨寶目（註一一五）。

而一般所見之千手千眼觀音菩薩像，大約均依密教經典所描繪之形像，如千手經、千手千眼儀軌經、千光眼觀自在菩薩秘密法經、觀音集、秘藏記等均載有千臂觀音之形像，且種類變化不一，有十一面四十臂、一面千臂、二十七面千臂、五百面千臂等等。

①十一面四十臂者，依千光眼經云：

「頂有十一面，當前三面作菩薩相，右邊三面白牙出上相，左邊三面忿怒相，當後一面暴咲相，頂上一面如來相，菩薩本面而有三目。」

又曰：

「演說觀自在大曼茶羅相，第一內心地，有九淨月輪、中央月輪中，安置施無畏，妙色超三界，金色具暉曜，首持髮髻冠；寶冠紺髮垂，頂上十一面，皆如上所說，諸頭寶冠中，安住化佛身，上具足四十手，一一手掌中各有一慈眼，隨諸衆生類，執持雜寶物，住於蓮花臺，放大淨光明。」

(2)一面千臂者，俱見於千手經所載，千手經有數種不同之譯本（註一一六），依伽梵達磨所譯之千手經，其千手觀音像，兩眼兩手外左右各具二十手，手中各有二眼，四十手四十眼，配於二十五有，而成千手千眼，以表度一切衆生有無礙之大用。

菩提流志及智通所譯之千手經，千手觀音像大同小異，茲引智通所譯者曰：

「又盡千眼千臂觀世音菩薩像法，謹案梵本，造像皆用白疊，廣十肘此丈六尺，二十肘此土三丈二尺，菩薩身作檀金色，面有三目，一千臂，一一掌中各有一眼，綠色中不得著膠，以香乳汁和綠色，菩薩頭著七寶天冠，身垂瓔珞。又一本云：此無好大白疊，但取一幅白疊，菩薩身長五尺作兩臂，依前第五千臂印法（案：上文云千手千眼觀世音菩薩千臂總攝印第五：起立並足，先仰右手掌五指各相附，復以左手掌仰押右掌上當心者。）亦得供養，不要千眼千臂，此亦依梵本，唯菩薩額上更安一眼卽得。」

又如觀音集（長宴抄）云：

「成千手經上卷云：謹案西國梵本，造像皆用白疊廣一丈六尺長三丈二尺，菩薩身作檀金色，面有三眼，一千臂，一一掌中各有一眼，正前面身有十二臂，及左右兩傍總一千臂，中二臂，一手把鐵釗與身齊，一手把蓮花莖亦如釗長，一手把減罪印，一手把澡罐，一手把綁索，兩手合掌當心，又申一手向下施如意手，更一手出無盡寶施貧人，又一手出甘露施餓鬼，前十二手中，各各把物作法，擬拔濟衆生，菩薩一手臂手，復各各執文仰印降魔，菩薩頂上着花冠，身垂

此載一如千手經，面具三目，體具千臂，掌中各又有一眼，唯身前十二臂之說，爲菩提提流志譯本及智通譯本所無，大足石窟中有數窟雖造千手觀音，即依此爲本也。

(3)二十七面千臂者，據秘藏記云：

「千手千眼觀自在菩薩，二十七面，具千手千眼，黃金之色。」

又去三胎藏云：

「千手千眼觀自在，通身黃色，有二十七面，正面邊各一面，次上七面，次上七面，次上五面，下三面各三目，左邊一現齒二牙上出，右邊面出齒爲微咲形，千掌各一眼，然四十二手執持種種器械。(下略)」(註一七)

觀音集圖云：

「黃金色二十七面(五重)，正面之左面忿怒相，右如例，次二重各七面，次二重各五面，每首有髮髻冠冕，最上正中一面(佛面有肉髻，其頂有化佛)，四十二臂印執器仗等，九百五十八臂平掌舒，出重重輪環宛似圓光，每掌有一眼。」(註一一八)

二十七面千臂者較少見，然仍有流行者，大足石窟中亦未見。

(5)五百面千臂者，見攝無礙陀羅尼經云：

「第一內心地，有八葉蓮花，從此花臺心，出現大日輪，中有本尊像，號千手千眼，妙妙色超三界，金色具暉曜，首持髮髻冠，寶冠紺髮垂，頂上五百面，具足眼一千，諸頭寶冠中，安住化佛身，身相十百臂，其中操雜寶。」

又云：

「千臂千眼觀音，五百諸頭冠，各各住佛身，千眼千臂體，身相黃金色，左定開敷蓮，左理持羃索，右惠大蓮花，右智寶數珠，定惠合掌印，理智三摩地，滿願法千縷，所求皆滿口，百億妙瑣珞，天衣及寶鬘，嚴飾上妙身，圓光遍法界，住鉢曼摩花，跏趺右押左。」

又如千光千眼經云：

「觀自在菩薩潔怡微妙，放大光明，頂上顯現五百頭面，具足千眼，每於天冠各有化佛，亦放光明，菩薩身上

現出一千寶臂，各執寶物。」

此「五百諸頭冠，各各住佛身，千眼千臂體（註一九）之觀音像，於大足寶頂山即刻有一尊。至於此像之天冠寶座及身上諸造形，則依千手觀音造次第法儀軌云：

「上首正體身大黃色，結跏趺座大寶蓮華臺上，其華三十二葉，其一一間有諸小葉，以無量百千大摩尼寶爲莊嚴也。其尊之正面天冠上有三重，諸頭面之數有五百，當面之左右造兩面，右名蓮華面，左名金剛面也，右者青碧貌，左紺白色也，正面者表佛部，是大士有大身故，三部海會備具也，八大菩薩以爲眷屬，大士前有童子天女持可愛華，乃童子並持經僧座，其形七歲童子貌，第三重有二十八部衆，有各各本形。」

### 第三節 大足千手觀音像

龍岡第一十二窟，一二四三窟，二七三窟及寶頂第八摩崖均刻有千手觀音像。其中龍岡寶頂第八摩崖，即依善提流志及智通所譯之千手經，一面千臂，千臂又持法物，而龍岡一二二窟，一二四三窟及二七三窟則依伽梵達磨譯之千手經，兩眼兩手外，左右各具二十手，以四十手配二十五有，而代表千手，其手中亦持有法器，形象亦均不同。

第二十二窟，千手觀音端坐正中（見大足唐宋石刻圖），頭戴寶冠，冠上有化佛，身垂瓔珞，顏面豐腴，具唐末之造形，而已近於宋代之風格，如依千手經爲本，則應面具三眼，然此千手觀音面像，除二目外，其額上僅以一圓點，以表智慧，並不刻眼形，其雙眼作睜開狀，蓋密教之菩薩像一般情狀，不作垂入定狀，而以手表印法，睜目，傾頭曲腰有一種韻緻之動態美，此窟之千手觀音，雖體態呈正襟危坐，不作搖首斜腰相，然其裝飾及綵繪，具密教之特色。

據菩提留志所譯之千手經中載：

「其曼拏羅當於寺內，或向山間或湫泉林邊，方圓八肘穿去根本惠土瓦石骨等，然以好土堅築平治起基一肘，復以瞿摩夷香水和黃土泥，如法塗摩分爲四院，其內外院各開四門，當中一院方闊三肘，當於心上，畫一方圓二肘一百八幅寶輪，又於寶輪心上，當畫一肘三十二葉大開敷七寶蓮花，又繞輪外四邊，遍畫火焰於院四角，角別各畫一開敷蓮花，四花臺上，皆畫一如意珠，於四珠上遍畫火焰，又於卅二葉大蓮花臺上，置百旃幢觀世音菩薩摩訶像。（中略）復以千手千眼觀世音像，當壇中心面東懸置，復以千手千眼經，置於三十二葉蓮花上白檀像前。」

在密壇的四周，繪以如意珠，蓮花，寶輪，火焰等，是密教的特色，在二十二窟所刻的觀音像四周，便是以半圓形火燄爲飾，火燄之外，另有雲彩，神像，彩繪異常濃厚。

第二七三窟所刻千手觀音像（見圖十六），高八三公分，千手觀音雙足踩二朵蓮花，端坐於石座上，頭戴有水圈紋形花冠，冠上有一化佛，作站立形，以蓮花托之，觀音像臉頰豐圓，雙目半睜，耳長及肩，面露微笑，神情安愉，其胸前以圖案瓔珞爲飾，衣紋清晰流暢，左右膝上各有一串瓔珞，猶如珍珠垂下，煞是美麗，其手臂約四十，身前六臂，一雙按於胸前，一雙互結法印置於腹前，一雙各持網索及數珠，置於膝前，其他均自像後伸出，各持法器（法器名稱下詳）觀音像後面亦以大橢圓形火燄輪爲飾，襯出其千手愈加靈活生動，火燄輪之上有蓮花瓣爲頂，如爲菩薩之天蓋，很是細緻。

此觀音像帶有唐朝豐腴之面頰，然其花冠，瓔珞等，裝飾已趨於細緻，華美，帶有宋朝之風格，是唐宋之過渡時期的作品，刻於五代年間。

第二四三窟，所刻千手觀音像（見圖十七），高九五公分。觀音像首已殘破，由其外形仍可辨出爲四十臂之千手觀音，身前六臂，一雙合十於胸前，一雙結法印於腹前，一雙置於膝上，其他則各於身後伸出，各持法器，菩薩安坐於石座上，足下雙朵蓮花，蓮花下有水紋及蓮葉，菩薩衣紋線條渾圓熟練，其上有天人飛躍其上，彩帶飄結以爲天蓋，很是美妙。

此像刻法渾圓，帶有唐朝之粗獷作風，在外形結構上與二七三龕如出一轍，僅所持法器，略見不同而已，而在刻的手法上，則已明顯地看出一爲豪邁的唐代作風，一則已近於宋代的細緻作風。

寶頂第八摩崖所刻，千手觀音坐像，通高七六〇公分，寬一〇八〇公分，其外部造型上，亦如龍岡，頭戴寶冠有三四層，每層均由無數小化佛，一圈圈排列而成，冠下垂有冠帶及披風。菩薩面具三眼，雙目垂廉，一目置於額上，鼻梁高與額平，嘴角微上彎，面頰圓潤，體軀寬厚，胸前瓔珞刻法細緻，其身前之手臂，除六臂一如龍岡所刻者外，另有六臂亦申向身前，其餘無數手臂均由身後及身旁向外伸出，手中各持法物，左右對稱，通布崖壁，據楊師評之爲：「向來刻千手千眼觀音的，只不過多刻數手，以示手多之意，而此則眞有千手，且從一體伸出，恍如自然天生，掌中一眼，每手各持一物，金碧輝煌，令人觀之心搖目眩，我曾站在像下仰視，各手如在擺動，鬼斧神工。眞令人有觀止之歎！」

此像或因彩繪太濃，致雕刻紋路不顯，一般說，龍岡雕像呈細巧華美，而寶頂山呈大刀闊斧之風，故此像雖爲宋代作品，然現其胸前之瓔珞，花冠之紋路，俱不及龍岡之精美靈巧，刻劃繁多，此或因趙智鳳經營寶頂山時，已作精密之計畫，欲窮其有生之年以完成之，故著重於經變故事之描繪，僅顧及整體之美，而無暇作細緻之裝飾。

#### 第四節 千手所持之法物

千手觀音手中所持之物，據經典所載亦有不同，如菩提流志所譯之千手經則曰：

「首戴寶冠，冠有化佛，其正大手有十八臂，先以二手當心合掌，一手把金剛杵，一手把三戟叉，一手把梵甲，一手把寶印，一手掌寶珠，一手把寶輪，一手把開敷蓮花，一手把繩索，一手把楊枝，一手把數珠，一手把澡罐，一手施出甘露，一手施出種種寶雨，一手施之無畏，又以二手當臍，右押左仰掌，其餘九百八十二手，皆於手中各執種種器杖印等，成單結手印，皆各不同，如心經說，手腕一一各著環釧，身服天妙寶衣，咽垂瓔珞。」

又如千光眼觀自在菩薩秘密法經所載，其四十手所持之物爲：

「左定持日輪，右惠淨月輪，左理持宮殿，右智五色雲，左定執載鞘，右惠持錫杖，左理繩索形，右智寶劍手，左定寶弓形，右惠寶箭形，左理紅蓮華，右智紫蓮華，左定白蓮華，右惠青蓮華，左理軍持瓶，右理執胡瓶，左定執玉環，右惠持金輪，左理寶篋形，右智寶經典，左定鐵鉤形，右惠鐵斧形，左理金剛杵，右智持三劍，左定寶螺形，右惠蒲桃形，左理白拂形，右智楊柳枝，左定寶鏡，右惠寶智印，左理如意珠，右智施無畏，左定化佛尊，右惠頂上佛，左理寶鏡珠，右智憫謫杖，左定榜排形，右惠持念珠，理智持寶鉢，定惠蓮華合，各各妙寶臂，猶如尼瞿枝，環釧爲臂上，天衣又瓔珞。莊嚴大悲體，圓光微妙色，跏趺右押左，妙相眼不及。」

至於千手所持之物之代表意義，主要的是爲利益三界衆生，能醫治一切患苦禁身，能滿足一切願望希求，而令衆生得安樂圓滿無礙，依伽梵達摩所譯之千手經曰：

「佛告阿難，若爲富饒種種珍寶質具者，當於如意手，若爲種種不安求安穩者，當於繩索手，若爲腹中諸病，當於寶鍼手，若爲降伏一切魍魎鬼神者，當於寶劍手，若爲降伏一切天魔神者，當於跋折羅手，若爲摧伏一切怨敵者，當於

金剛杵手，若爲一切處怖畏不安者，當於施無畏手，若爲眼暗無光明者，當於日精摩尼手，若爲熱毒病求清涼者，當於楊枝手，若爲一切善和眷屬者，當於月精摩尼手，若爲榮官益職者，當於寶弓手，若爲諸善朋友早相逢者，當於寶箭手，若爲身上種種病者，當於楊枝手，若爲除身上惡障難者，當於白拂手，若爲一切善和眷屬者，當於胡瓶手，若爲辟除一切虎狼豺豹諸惡獸者，當於傍牌手，若爲一切時處好離官難者，當於斧鉗手，若爲男女僕使者，當於玉環手，若爲種種功德者，當於白蓮華手，若爲欲得經生十方淨土者，當於清蓮華手，若爲大智慧者，當於寶鏡手，若爲面見十方一切諸佛者，當於紫蓮華手，若爲地中伏藏者，當於寶篋手，若爲仙道者，當於五色雲手，若爲生梵天者，當於軍遲手，若爲往生諸天宮者，當於紅蓮華手，若爲辟除他方逆賊者，當於寶戟手，若爲召呼一切諸天善神者，當於寶螺手，若令一切鬼神者，當於觸體杖手，若爲十方諸佛速來授手者，當於數珠手，若爲成就一切上妙梵音聲者，當於寶鐸手，若爲口業彌縫巧妙者，當於寶印手，若爲善神龍王常來擁護者，當於俱尸鐵鈞手，若爲慈悲覆護一切衆生者，當於錫杖手，若爲一切衆生常相恭敬愛念者，當於合掌手，若爲生生世世常在佛宮殿中，不處胎藏受身者，當於化宮殿手，若爲多聞廣學等，當於寶經手，若爲從今身至佛身菩提心常不退轉者，當於不退金輪手，若爲十方諸佛速來摩頂授記者，當於頂上化佛手，若爲果蓏諸穀稼者，當於蒲萄手，如是可求之法有其千條，今粗略說少耳。」（見圖十九）

第二十二窟，菩薩身上實際雕刻持有法物者，約四十臂，其餘則繪於菩薩身後之火焰圈內，支支並列而成半圓形，此種表現方法特殊，大足或其他石窟亦不多見。

其手中持之物，亦如經典所載，其中由照片上可認出者如日輪月輪，持日輪者謂之日精摩尼手，持月輪者謂之月精摩尼手，大悲心陀羅尼曰：「若爲眼暗無光明者，當於日精摩尼手」，又曰：「若爲患熱毒病求清涼者，當於月精摩尼手。」其次，表降伏一切魍魎鬼神的寶劍手，摧伏一切怨敵的金剛杵手，爲聰明多聞廣學不忘的寶經手，爲不退轉菩提心的轉金輪手，爲速成就佛道的五色雲手，爲求安穩的繩索手，爲一切善和眷屬的寶瓶手，爲男女及諸僕使者的玉環手。此外，持蓮花者，持寶筐者，持澡罐者，手上有化佛者，有持如寶塔，如宮殿者等等，另有一些形相不明或限於照相之角度，或光線不足，而認不出其名稱者，如此支支各持法物，形像又各不一，每一手腕上又均有環鍤爲錦，整體看來甚爲精美動人。

二四三龕，可識之物，有白拂，表除滅一切惡障難者，另有寶劍，寶箭，寶弓等，其他因破損太利害，則無從辨認

(見圖十七)

二七三龕，則較完整，然部份手臂亦已殘敗，即胸前之合掌者，手指部分亦已斷毀，其他可認出者，有爲十方諸佛速來授手之持數珠手，有爲辟除他方逆賊怨敵之寶戟手，以及寶瓶，寶經，化宮殿，觸體寶杖，日精摩尼，玉環，化佛等等。(見圖十六)

二四三、二七三兩龕觀音手臂，異常相像，即所持法物之部位，亦極相似，可知定爲同一模本所造出來者。寶頂第八摩崖之千手觀音，因限於照片太小，光線不明，除接近身邊數手，依稀可認其法器外，其餘所持何物蓋無法辨認矣，值得注意者，此窟千臂之手法形狀或屈或伸，或合十，或雙抱，或重疊，或對比，形狀變化萬千，幾無一雷同者，其刻畫之精細，變化之複繁，則無出其右者，雖然，或謂其刻法不顯，此或因已上彩繪而掩蓋住原有手法。

自龍岡三尊及寶頂一尊之千手觀音像，一方面可看出唐末、五代、趙宋等幾個階段之雕刻風格，另一方面在龍岡與寶頂二區中，仍可看出其顯著之不同作風，寶頂的宋代雕像，雖亦呈現繁瑣與富麗，然而在瓔珞裝飾上，仍不及龍岡的細緻，婉約，趨向女性美。

註一一五：見大佛首頂湧嚴經。

註一一六：千手經，具名千手千眼觀世音菩薩廣大圓滿無礙大悲心陀羅尼經，凡一卷，唐伽梵達摩譯，略稱千手經或千手陀羅尼經，是卽流通本之大悲咒也。另外不空所譯之千手千眼觀世音菩薩大悲心陀羅尼爲此本之異譯。其他別本之千手經有一部，一爲唐智通譯之千眼千臂觀世音菩薩陀羅尼神咒經，一卷，一爲唐菩薩流志譯之千手千眼觀世音菩薩姥陀羅尼身經，此二者同本異譯也。

註一一七：見大正藏第八十九冊圖像集第二觀音本引成就院抄。

註一一八：同註一一七。

註一一九：見攝無礙陀羅尼經。

## 第七章 地藏菩薩

### 第一節 地獄不空 誓不成佛

地藏菩薩，梵名乞叉底蘗沙，在忉利天，受釋迦如來付囑，每日晨朝入恒沙禪定觀察衆機，於二佛中間無佛世界教化六道衆生之大悲菩薩也。因其安忍不動如大地，靜慮深密如秘藏，故名地藏。（註一二〇）

地藏菩薩在密教中，其密號爲悲願金剛，或稱與願金剛，在金剛界則示現南方寶生如來之幢菩薩，在胎藏界則爲地藏院中九尊之中尊地藏薩埵也。（註一二一）

地藏菩薩在釋迦既滅以後，彌勒未生以前，衆生賴以救苦，自誓必盡度六道衆生，始願成佛，常現身於人天地獄之中，以救苦難，因地藏菩薩曾於過去世中發大重誓曰：

「十方諸佛，慈哀愍我，聽於爲母，所發廣大誓願，若得我母，永離三塗，及斯下賤，乃至女人之身，永劫不受者，願我自今日後，對清淨蓮華目如來像前，却後百千萬億劫中，應有世界，所有地獄，及三惡道，諸罪苦衆生，誓願救拔，令離地獄惡趣，畜生餓鬼等，如是罪報等人，盡成佛竟，我然後方成正覺。」（註一二二）

這便是地藏菩薩所發的宏大誓願，盡渡地獄一切衆生，地獄不空，誓不成佛！

地藏菩薩曾於佛滅度一千五百年，降迹於新羅國主家，姓金、號喬覺。唐高宗永徽四年（西元六五三年），年二十四歲祝髮，携白犬善聽，航海而來，至江南池州府東青陽縣九華山，端坐九華山頭，七十五載，至開元十六年七月三十夜成道，計年九十九歲。

時有閻老闔公，素懷善念，每齋百僧，必虛一位，請洞僧（即地藏也）足數，僧乃乞一袈裟地，公許，衣縕覆九峯，遂盡喜捨，其子求出家，即道明和尚，公後亦離俗網，反禮其子爲師，故今侍像，左道明，右閻公，職此故也。九華山之肉身殿，相傳爲地藏成道之處，有磴八十一級，緣練以登，峻險不堪言狀，其化成寺，即地藏王宮，中存地藏之遺跡甚多。（註一二三）

第二節 經 軌

地藏菩薩儀軌，見於地藏菩薩本願功德經，大乘大集地藏十輪經，大方廣十輪經，地藏菩薩儀軌，金剛頂經地藏菩薩念誦法，大毗盧遮那成佛神變加持經成就儀軌（簡稱大日經儀軌）等。一般說，地藏菩薩均現聲聞像或比丘像，不同於一般菩薩（見圖二十）如地藏菩薩儀軌云：

「次說畫像法，作聲聞形像，著袈裟端覆左角，左手持盈華形，右手施無畏，安坐蓮華。」

又云：

「復居座大士像，頂著天冠著袈裟，左手持蓮華葉，右手如光令安坐九品蓮臺。」

聲聞形像者，即羅漢形像，一般多作不戴天冠者，而又有居座大士像頂天冠也。其作比丘像則如金剛頂經地藏菩薩念誦法品云：

「若復有人欲供養者，當畫地藏菩薩像，內祕菩薩行，外現比丘相，左手持寶珠，右手持錫杖，安住千葉青蓮花。」

無論聲聞相或比丘相，均披袈裟，而不作瓔珞裝飾，即若頂天冠者，天冠亦絕無諸菩薩像之雕鏤華麗，此正表其渡六道衆生之大願也，故相現莊嚴而不奢華，即若大日經疏卷十三所云「以諸瓔珞莊嚴其身」者，其瓔珞極單純，不尚複繁。

至於手中持物，除上述之寶珠、錫杖、寶印、蓮花外，另有「左手執蓮花臺上寶印，右手揚掌」者（註一二四），「以及右手仰掌持月輪」，「左手作拳當腰側執蓮」者（註一二五），而一般均以持錫較為普遍，表慈悲覆護一切衆生也。

地藏菩薩雖現比丘像，然其座處却極巧麗，如大日經卷一云：

「次復捨斯位至於北勝方，行者以一心憶持布衆綵，而造具善忍地藏摩訶薩，其坐極巧嚴，身處於焰胎，雜寶莊嚴地，綺錯互相間，四寶為蓮花，聖者所安住。」  
其疏王亦云：

「次於北方畫地藏菩薩，於種種間錦雜寶莊嚴地上，以金銀頗胚求精四寶爲蓮花座，亦令最極巧麗，其菩薩在花座上，光焰周遍其身，如在胎藏，故云處於胎也。」  
以火焰裝錦花座，亦爲密教之一大特色也：

### 第三節 龍岡佛灣地藏菩薩

龍岡第五十二龕，二三一龕，二四四龕，二四九龕等均刻有地藏菩薩，多與觀音菩薩並立，亦有侍立於阿彌陀佛之旁者，因其幾全爲唐代作品，故多已遭破損，甚少有完整無缺者。

第五十二龕高九八公分，寬七十公分，刻於唐末乾寧年間。阿彌陀佛（註一二六）趺坐大蓮花座上，頭上肉髻隆起，身上衣衫重裏，有一衣帶圍於胸前，雙手舉於胸前，作說法勢，佛背後有橢圓形輪光，圈於全身，上首另有圓形輪光，圈於佛首，輪光四周刻以火燄爲節。佛上有彩雲擁簇天人，彩雲間架以華蓋，玉掛珠簾，很是美觀。地藏菩薩與觀音菩薩分別侍立於佛之兩旁，觀音菩薩，頭頂寶冠，身披長衫瓔珞，珠串等飾物較多。地藏菩薩則身披袈裟，雙手作捧物狀，身上無任何飾物，頭頂後輪光以火燄環繞，一如觀音菩薩。此龕雖大致還稱完整，然而其面貌風格，仍是漫漶不易辨識，僅見其輪廓爲橢圓形而已。（見圖二十二）

二三一龕高八公分，地藏菩薩，作站立形面頰全毀，身著袈裟端覆左肩，如儀軌所載，左手持物已毀，右手所持長物，或爲錫杖之類者，足下所踩，或爲蓮花，已破敗無可識，頭後浮雕輪光則仍甚清晰。

二四四龕，爲觀音菩薩、地藏菩薩並立，高六〇公分，寬五六公分，地藏菩薩造形一如二三一龕，衣衫褶紋及足下蓮花，均未損毀，清晰可見，其衣紋表現，有繪畫手法，其頭爲圓頂，臉上亦已漫漶不清，輪光可認。（見圖二二）

二四九龕，刻有觀音菩薩，地藏菩薩並座，高七五公分寬五十八公分，觀音菩薩頭戴寶冠，冠上圈有花紋，胸前只以線刻花紋爲錦，手上持有鉢狀物，雙足踩於蓮花上，頭後有輪光。地藏菩薩頭頂已破損，身著袈裟，右手執有錫杖，坐姿與觀音菩薩同，身上有多處已被砍毀，其錫杖上頭桃形飾物完整無損，中間有一段剝落斷毀。二菩薩臉頰造形相同，均爲豐滿圓潤，唇角深陷，微帶笑意，鼻頭已破，眼細長，雖傷毀疊疊，却仍可看出唐代豐圓如月滿型的風格，以及身上衣紋以線畫的處理。（見圖二三）

以上數龕均刻有地藏菩薩與觀音菩薩並立者，此蓋表現地藏菩薩本願經見聞利益品中，觀世音菩薩啓請世尊，爲現在未來一切衆生，稱揚地藏不思議事，令天龍八部，瞻禮獲福，佛便告觀世音菩薩以供像，持名之功德，以及種種修持法，如欲求所願速成，欲得住處利益，欲求衣食豐溢，家宅平安，過渡山海險道，欲見少失亡親，以及臨命終時的修法等等，例如：

「復次觀世音，若未來現在諸世界中，六道衆生臨命終時，得聞地藏菩薩名，一聲歷耳根者，是諸衆生，永不歷三惡道苦，何況臨命終時，父母眷屬，將是命終人，舍宅、財物、寶貝、衣服、塑畫地藏形像，或使病人未終之時，眼耳見聞，知道眷屬，將舍宅寶貝等，爲其自身，塑畫地藏菩薩形像，是人若是業報，會受重病者，承斯功德，尋助除愈，壽命增益，是人若是業報命盡，應有一切罪業障，合墮惡趣者，承斯功德，命終之後，卽生人天，受勝妙樂，一切罪障，悉皆消滅。」

由此亦可看出民間何以繪畫地藏菩薩，塑造地藏菩薩，以至於供養，稱誦的了。

在龍岡一七七龕窟南壁，刻有地藏化身一尊，高一五〇公分，爲宋代作品，其頭上著胄，猶如武士，雙眉緊蹙眼睛圓瞪，眼眶圈有紋路，顴骨突起，嘴唇上抿，脣邊有一紋路，臉形作多角形，一付愁苦瞋怒之神情，表現生動而不死板，顏面鼻頭毀去一角，呈下凹，其他尙稱完好。（見圖二四）

地藏菩薩何以化身此像，蓋現種種身於十方界，爲諸有情如應說法也，依大乘大集地藏十輪經曰：

「或時現作大梵王身，爲諸有情如應說法，或復現作大自在天身，或作欲界他化自在天身，或作覩史多天身，或作夜摩天身，或作帝釋天身，或作四大王身，或作佛身，或作菩薩身，或作獨覺身，或作聲聞身，或作轉輪王身，或作刹帝利身，或作婆羅門身，或作筏舍身，或作戌達羅身，或作丈夫身，或作婦女身，或作童男身，或作童女身，或作健達縛身，或作阿素洛身，或作緊捺洛身，或作莫呼洛伽身，或作龍身，或作藥叉身，或作羅刹身，或作鳩槃茶身，或作畢舍遮身，或作餓鬼身，或作布怛那身，或作羯吒布怛那身，或作奧闍訶洛鬼身，或作師子身，或作香象身，或作馬身，或作牛身，或作種種禽獸之身，或作剝魔王身，或作地獄卒身，或作地獄諸有情身，現作如是等無量無數異類之身，爲諸有情如應說法，隨其所應，安置三乘不退轉位。」

註二二〇：見地藏菩薩本願功德經。

註二二一：見地藏十輪經，地藏講式。

註二二二：見地藏菩薩本願功德經，闍浮衆生業感品。

註二二三：見九華山志、地藏菩薩本迹靈感錄。

註二二四：見不空羅羈經卷九。

註二二五：見大正藏第八十九冊圖像集卷第三地藏像行諸說不同記六。

註二二六：此龕之阿彌陀佛，疑其爲釋迦如來，依地藏菩薩本願功德經所載，爲釋迦說法，諸菩薩聽。而鮮有阿彌陀佛與地藏菩薩同現之記載也。

## 第八章 孔雀明王

### 第一節 孔雀明王之信仰

孔雀王之故事，是出於密教經典，最早傳入者於姚秦時摩訶羅什所譯之孔雀王咒經，但此本對於孔雀明王之形像並未提及，劉宋時僧伽婆羅亦續有譯出，仍未有儀軌，至唐不空、義淨等相繼譯有佛母大孔雀明王經，佛說大孔雀明王畫像，瓊瑤儀軌，佛說大孔雀咒五經等之後，孔雀明王之故事信仰以及畫像供養之風，方漸流行。

孔雀明王之畫像，雖未如釋迦、彌勒、觀音、普賢等諸佛菩薩像之受到普遍信仰及供養，然而在晚唐時期，敦煌莫高窟第三窟洞口上，即有孔雀明王之壁畫，雖在他處並不常見，但已可知唐末以後，已然普及於一般信衆了。

依諸孔雀明王經所載，孔雀明王是主除災患、怖畏的，尤其能爲信者除病醫痛，此成爲民間信仰之主要原因，茲引不空所譯佛母大孔雀明王經云：

「佛告阿難陀，我有摩訶摩利佛母明王大陀羅尼，有大威力，能滅一切諸毒畏怖災惱，攝受覆育一切有情，獲得安樂。」

## 第二節 經 軌

孔雀明王像，作二臂或四臂，其二臂者，見於佛母大孔雀明王畫像壇場軌云：

「若有衆生求人愛者，畫本尊大慈像，右手執白蓋花，左手持如意寶珠，乘金色孔雀王，身色如日光，能成就大染法。」

又如大孔雀王天秘要法云：

「若復有衆生願無病者畫一像，右執三五莖孔雀尾，左當心持金輪，身白色住慈悲相乘孔雀鳥，若有衆生持念此像，能除百病萬惱，壽命長久見百秋，獲大利益身心安樂。」

父如胎藏漫荼羅諸說不同記亦云：

「現圖在不空供養寶之左，右手豎開肘掌向身持孔雀尾，左手豎掌屈頭中名指執蓮，面向左微仰視山圖豎右膝。」

可知供養二臂孔雀明王像，能滿衆生「求人愛」或「求無病」之願，至其相均現慈悲，乘孔雀鳥，身白色，手中之持物，或蓮花，或如意珠，或孔雀尾，或金輪，在秘藏記中亦云：「孔雀王母菩薩，左手持數蓮花，右手孔雀羽。」可知二手之持物，雖所載不一，而不外乎以上數種。

若四臂之孔雀明王像則依佛母大孔雀王畫像壇場軌云：

「於蓮花胎上畫師母大孔雀明王菩薩，頭向東方白色著白繪輕衣，頭冠瓔珞耳璫臂钏種種莊嚴，乘金色孔雀，結跏趺坐白蓮花上，住慈悲相，有四臂，右邊第一手執開敷蓮花，第二手持俱緣菓（其菓狀似木瓜），右邊第一手當心手持吉祥菓，第二手執三五莖孔雀尾。」

及壇場畫像法式云：

「畫摩訶摩利大神，赤白色著白色裙披白綻絡絡，身有四臂，諸莊嚴具皆以金作，於蓮花上立，或於金座上立，右邊一手持袖子，一手執蓮，左邊一手持吉祥菓（大如瓜蒂，黃赤色，此方所無），一手執孔雀尾三莖。」

又大孔雀王天秘要法云：

「畫大孔雀天，有頭上一髻住童子相，右第一手執孔雀尾，左第一手執金輪，右第二手執寶，馬頭身青色，乘青色孔雀王，安住寶山。」

又孔雀明王軌云：

「佛母孔雀明王四臂白色，右臂一持開敷蓮，二持俱緣菓（狀似木瓜），左第一手當心持吉祥菓，二持五莖孔雀尾，白輕衣頭冠髮帶瓔珞嚴飾環璫寶鉢，座白蓮花乘金色孔雀。」（註一二七）

四臂之孔雀明王像，身上之顏色，所乘之孔雀，所住慈悲相等均與二臂者無異，僅其頭上或有一髻住童子相，或其身上披白色裙白迦絡膊，為其差異耳，至手中之持物除蓮花、孔雀尾、金輪外，另有吉祥菓、柚子等為二臂者所無。四臂之孔雀明王，於頭冠、繪衣、瓔珞、蓮座等記之較詳，以便有所遵循。

### 第三節 大足崖雕孔雀明王

大足龍岡一五五窟及寶頂第十三號摩崖。均刻有孔雀明王像。龍岡一五五窟所刻之四臂孔雀明王像（見圖廿六），高三四七公分，乘於大孔雀之上，作結跏趺坐，頭戴豪華寶冠，面露祥和，兩眼平視，鼻高口小，下巴略突起，兩耳下有飾物，垂及身前。一般菩薩像，蓋作頷首垂簾狀，而智慧之光，自然流露，而此明王像之神情，似覺其正注視某物而若有所思也。

明王身著白繪輕衣，質甚輕柔，似無重量感，披於雙肩四臂上，其垂簾環繞前臂及膝上，胸前佈滿瓔珞，花紋細碎繁瑣，身前之雙手置於膝上，身後雙臂高舉與花冠齊，手上之持物，除膝上之孔雀羽可辨認外，其他三手或為吉祥菓，或為俱緣菓，或為蓮花，因限照片光線不明，不易認出。明王首後有一圈白色圈光，亦甚異於諸菩薩者。明王所乘之孔雀，羽毛布於身後，羽羽發光，依稀可識。

此窟壁上雕滿五百羅漢像，數量甚可觀。

此明王像為宋代作品，其彩繪必極濃，致雕法亦不甚顯明。

若寶頂山大佛灣十三號孔雀明王坐於展翼飛翔之孔雀背上，壁面刻有莎底比丘為衆破薪悶絕於地，以及聲聞、帝釋、藥叉，諸天眷屬及龜蛇犬虎等。

其諸天供養中，帝釋面貌均不甚美，有頭戴高幅，臉形紐曲，額頭高起，眼眶深陷，鼻梁大，唇邊有鬚者，亦有作濃眉、圓眼、踢鼻、大嘴者，一般說，雖醜而不陋，另有一股和祥感，若其天女，則頭挽小髻，手托供物，造型生動美妙。（見圖廿七）

註二二七：見大正藏第八十九冊圖像集第一孔雀明王像。

## 第四編 大足崖雕佛經變相研究

### 第一章 佛傳圖

#### 第一節 九龍沐太子

釋迦牟尼佛之生平事蹟，自誕生、成長、出家、苦行、證道、渡衆、傳法，以至於涅槃示寂，均多彩多姿，可歌可泣，感人肺腑，雖形之以文采，譜之以讚頌，繪之於丹青，猶不能表達於萬一，因而刻石塑像，立碑造幢，固用以起信供奉、敬仰膜拜，而尤在於能垂諸百代，經久彌新！

歷代石窟之壁畫或造像中，以佛傳爲題材者，屢見不鮮，如敦煌石室中，自北魏起，經隋唐五代，以迄宋元等佛陀之事蹟，即不斷地出現於壁畫中，隨時代之不同而表現其不同之作風。而佛陀生平因已家喻戶曉、膾炙人口，而普遍流行於民間了。

大足所刻的佛陀本身事蹟，除佛說法外，另有佛詣文王所看病，詳於本編第五章，此外，佛誕生及涅槃事蹟，則見於寶頂十二號及十一號摩崖。

茲先述佛陀誕生之故事。

佛陀本肇生於東北印度之迦毘羅衛城，其父淨飯王，爲當時共和國之領袖，母摩耶夫人，爲天臂城主之女，摩耶夫

大將要分娩之前，依時俗返回娘家生產，然於途中却進入了父王的別宮——藍毘尼園休息，釋尊即在一顆無憂樹下，降生人間，成了悉達多太子。

太子究非常人可比，初降人間，即能自行七步，並舉右手，作獅子吼：「我於天人之中，最尊最勝。」其他尚有種種不可思議的瑞相。

太子誕生之瑞相，見於普曜經，方廣大莊嚴經，佛本行集經等，均有詳細之描述，如：

「草木花葉敷，人天盡恭敬，大地六種動，名聞遍十方。」

「虛空諸樂器，不鼓而自鳴，百千淨居天，歸命生歡喜。」

「導師所下足，瑞蓮隨步起，周行七步時，演妙梵音聲。」

「梵釋諸天等，在於虛空中，以手捧香水，灌灑於菩薩，龍王下二水，冷暖極調和，諸天以香水，洗浴於菩薩，三千大千界，一切皆震動，諸天持白蓋，並執素綺綿，遍覆於虛空，皆以寶莊嚴，持種種供具，供養人師子。」（註一二八）

再如普曜經卷第二亦曰：

「爾時菩薩從右脇生，忽然見身住寶蓮華，墮地行七步顯揚梵音，無常訓教，我當救度天上天下，爲天人尊，斷生死苦，三界無上，使一切衆無爲常安，天帝釋梵忽然下來，雜名香水洗浴菩薩，九龍在上而下，香水洗浴聖尊，洗浴竟已身心清淨，所在遊居道超具足，生於大姓，如正真實，奇相衆好應轉法論。」

又如佛本行集經卷第八亦云：

「菩薩生已，諸眷屬等，求覓於水，東西南北，皆悉馳走，終不能得，即於彼園菩薩前，忽然自湧出一池水，一冷一暖，菩薩母取此一池水，隨意而用，又虛空中，二水注下，一冷一暖，取此水洗浴菩薩身，此是菩薩希奇之事，未嘗有法。」

「菩薩初生時，諸大等持於金床，與菩薩生，生已，菩薩澡浴其身，雖是人身，諸天扶持，此是菩薩希奇之事，未曾有法，如來得成於佛道已，得彼四種蓮華之座，扶持如來，此是如來往先瑞相。」

依以上所載，太子生時，得諸天護持，龍王吐水，以潔浴其身，令其得自在安養。

十二號摩崖爲表現此九龍沐太子之事蹟，而緣依天然地理形勢，於摩崖上雕刻九龍頭，引泉水自中央龍口湧出，傾瀉於悉達多太子身上，其下又刻二人侍太子沐浴，皆半身像，（見大足唐宋石刻圖二十三）此種巧運自然環境之設計，於他處石窟區中亦不多見。

九龍沐太子，以慶賀護持佛陀之誕生的事蹟，後演成浴佛之儀節，在印度於平常行之，而中日諸宗則於四月八日佛誕生日行之，以爲灌浴佛而拂拭之，其功德廣大。後唐書陶謙傳曰：

「每浴佛輒多設飲飯，布席於路。」

吳志劉繇傳曰：

「笮融督廣陵彭城，大起浮圖祠，以銅爲人，黃金塗身，衣以錦采，垂銅槃九垂，下爲垂樓閣道，可容三千餘人，悉課讀佛經，令界內及旁郡人有好佛者，聽受道，復其他役，以招致之，由此遠近前後至者，五千餘人戶，每浴佛多設酒飯，布席於路，經數十里，民人來觀及就食、且萬人，費以巨億。」

可知浴佛之習俗，自後漢即有行之，後世於四月八日所行之所謂灌佛會、佛生會等，蓋源於此。而禪宗却於十二月八日之佛成道日，行灌佛式（註一二九）更有於七月十五日夏滿日行之者。

浴佛之意義，初時蓋慶祝佛之誕生，紀念九龍沐太子，然後世却引申其義，甚至離開其義，而成爲二件不相關之事，如敕修清規佛降誕曰：

「維那宣疏畢，舉唱浴佛偈云，我會灌沐諸如來，淨智莊嚴功德衆，五濁衆生令離垢，同證如來淨法身。」（註一三〇）密教之沐像法亦曰

「卽現以此本來清淨水，浴諸佛無垢身，及洗自他衆生界百六十心卽浴。」（註一三一）

## 第二節 雙林示寂

釋迦牟尼佛自誕生後，八十年間，由成長、出家、成道後，遊歷四方，化導羣倫，普渡衆生，說法四十餘年，最後終於涅槃示寂！

佛涅槃之事蹟，蓋見於涅槃經，涅槃，又作泥曰、泥洹、泥畔、涅槃那等，舊譯諸師、譯爲滅、滅度、寂滅、不生

無爲、安樂、解脫等。新譯曰波利暱縛明，譯爲圓寂。註（一三二）涅槃經有小乘大乘之二部，小乘者、曰佛說泥洹經、曰大般涅槃經、曰般泥洹經等，共說佛陀八相成道化身，而於拘尸那城入涅槃前法之狀。大乘者、曰佛說方者般泥洹經、大般泥洹經、四童子三昧經等，此三本廣略不同，然皆爲大乘涅槃經之初一分也，其全經爲北涼曇無識譯大般涅槃經四十卷，稱爲北本涅槃，後劉宋慧觀等再治前經爲大般涅槃經三十六卷，稱爲南本涅槃。此均說佛之涅槃，並非灰身滅智，雖現入滅之相，然佛身常住不滅。此外，唐若那陀羅所譯大般涅槃經後分，凡二卷，說佛之附屬及入涅槃、荼毘，分骨等事，是爲前經後分之補足，故稱爲後分經。

依大般涅槃經所載，佛是在拘尸那國力士生地阿利羅跋提河邊娑羅樹間，示現涅槃的。其方於二月十五日（註一三三）臨涅槃時，以神力出大音聲，其聲遍滿乃至有頂，隨其類音普告衆生：「大覺世尊將欲涅槃，一切衆生若有所疑，今悉可問，爲最後問。」佛又於晨朝時，從其面門放種種光，其明難色，青黃赤白頗梨馬璃光，遍照此三千大千世界，乃至十方亦復如是。

當時所有衆生見聞如是，心大憂愁，舉聲悲啼號哭，共商疾往拘尸那城，至如來所，勸請如來莫般涅槃。

到達如來佛所者，有無量諸大弟子、尊者摩訶迦旃延、尊者薄俱羅、尊者優波離陀、如是等諸大比丘；復有拘陀羅女、善賢比丘尼、優波離陀比丘尼、海意比丘尼、與六十億比丘尼等；復有一恒河沙菩薩、人中之龍、位階十地安住不動，方便現身，其名曰海德菩薩，無盡意菩薩，如是等菩薩應詔而爲上首。

次有持供物疾至佛所者：一恒河沙諸優婆塞，受持五戒威儀具足，其名曰威德無垢稱王優婆塞，善德優婆塞等，各各齋持供養之具，載以寶車香木幢幡寶蓋飲食，疾至佛所稽首佛足，供養如來遶百千匝；復有三恒河沙諸優婆夷，受持五戒，威儀具足，其名曰壽德優婆夷德鬘又優婆夷，毘舍佉優婆夷等，復有四恒河沙毘耶離城諸離車等，男女大小妻子眷屬，及闍浮提諸王眷屬等；復有五恒河沙大臣長者等；六恒河沙毘舍離王，及其宮夫人眷屬，闍浮提內所有諸王；七恒河沙諸王夫人，八恒河沙諸天女，九恒河沙諸龍王；十恒河沙諸鬼神王……等等，此外尚有四天王，釋提桓因及三天，大梵天王及餘梵衆，欲界魔王及其眷屬，自在天王及其眷屬……等等，一切大衆均各持供具，哀請世尊能受其所供，然而，佛却均是默然而不受，到會大衆，因不果所願，心懷愁惱，却住一面。

最後佛却接受了會中之一優婆塞，名曰純陀者之最後供養，純陀歡喜無量，復起禮佛，說偈勸請不般涅槃，而能久

住於世間，佛則亦以偈答言：

「一切諸世間，生者皆歸死，壽命雖無量，要必當有盡，夫盛必有衰，全會有別離，壯年不久停，盛色病所侵，命爲死所吞，無有法常者……今日入涅槃，我無老病死，壽命不可盡，我今入涅槃，猶如大火滅，純陀汝不應，思量如來義，當觀如來住，猶如須彌山，我今入涅槃，受於第一樂，諸佛法如是，不變復啼哭！」（註一三四）

佛又告諸比丘等，「莫如凡夫諸天人等愁憂啼哭，當勤精進，擊心正念」，「若有疑問，今皆當問，若空不空，若常不常，若苦不苦，若依非依，若去不去，若歸非歸，若恒非恒，若斷若常，若衆生非衆生，若有若無，若實不實，若真不真，若滅不滅，若密不密，若二不二，如是等種種法中有所疑者，今應詣問，我當隨順爲汝斷之！」（註一三五）

於是自比丘起，諸大衆中，有所疑難，皆次第發問，佛亦依次隨順斷之，這是佛陀自正覺山菩提樹下，成道以來，最後一次說法！

一日一夜之間，佛說大般涅槃經畢，化緣已盡，遂安然示現涅槃！

「爾時世尊，三反入諸禪定，三反示誨衆已，於七寶床右脇而臥，頭枕北方足指南方，面向西方後背東方，其七寶床微妙瑠璃以爲莊嚴，婆羅樹林四雙八隻，西方一雙在如來前，東方一雙在如來後，北方一雙在佛之首，南方一雙在佛之足，爾時世尊，娑羅林下寢臥寶床，於其中夜入第四禪，寂然無聲，於是時頃便般涅槃。」（註一三六）

佛的涅槃，是如此安詳，如此寂靜，如此莊嚴，所選之地點是阿利羅跋提河邊，娑羅雙樹下，與其所誕生之藍毘尼園，無憂樹下，正好相互對應，蓋世尊者，人天第一師表，其誕生也，如詩如偈，其涅槃也，亦如詩如偈，可歌可泣、可吟可詠，蘊藏著無量智慧與慈悲！一生一滅之間，教導了無量衆生，渡化了三界有情，而使千年以後，再觀其生平事蹟，再見其涅槃法相，仍令人感動不已，這是人世之間，至真至善至美的境界。

### 第三節 寶頂佛涅槃聖像

寶頂大佛灣東崖第十一號摩崖，位於九龍沐太子之右壁上，刻有長達三十一公尺，高約七·六公尺之佛涅槃半身巨像，右脇而臥，佛前有弟子及諸天帝釋半身像十餘尊，中部有力士四身，手持供物及香爐，其上有天女九身，亦持供物。（見大足唐宋石刻圖二十二）

所雕佛涅槃聖像，頭頂有無數廻紋髮髻，額面略呈長方形，額中有一大朱痣，鼻由額上連下，呈長筒形，眼未全閉，尙留隙間，雙唇緊閉，身上僅見一手，掌甚大，置於臂上衣履間，因係依山而鑿，崖面廣，又呈橫臥，故不若其他趺坐像，或站立像靈活，帶有樸拙粗獷之意味，蓋寶頂崖雕均具大刀濶斧之處理，其雕造之原始手法，完全表露無遺，與龍岡諸菩薩像之裝飾豪華，刻鏤精緻，實大相勁庭，誠然，趙智鳳完全把握住佛涅槃所現之莊嚴和諧之精神主旨！

刻於佛前之諸弟子，爲首者爲比丘，高一五〇公分，位於佛眼旁，其外表已經風蝕剥落，其臉頰呈方圓形而類較潤，額前有皺紋，鼻樑較短，其双手互抱，身上衣衫因剥落片片而呈褴褛狀。（見圖28）

其次爲頭戴方帽者，手上持壺者，當係優婆塞，優婆夷，或爲諸王眷屬，大臣長者，手上端壺以表齋飲食等持供養之具。（見圖29）

再其次爲頭戴華貴高冠皇帝王像者四身，當係四天王釋提桓因，四身中，爲首爲正面，其餘三身均側身面向佛首，其花冠之刻鏤變化更多，中有坐佛，臉部較方，面頰較短，雙眉昂掀，眼亦往外挑起，鼻梁短，唇長，耳亦長，爲高官顯爵相。其衣飾亦如著錦袍，爲首者手托玉如意，次者持寶壺，壺甚高且精美，再次者持花，有葉甚妍麗，最後所端之物，似飲食之類（見圖30-31），若依大般涅槃經所載四天王釋提桓因所設供養爲：

「持曼陀羅花摩訶曼陀羅花，迦枳樓伽花摩訶迦花，曼殊沙花，摩訶曼殊沙花，散多尼迦花，摩訶散多尼迦花，愛樂花，大愛樂花，普賢花，大普賢花，時花，大時花，香城花，大香城花，歡喜花，大歡喜花，發欲花，大發欲花，香醉花，大香醉花，普香花，大普香花，天金葉花，龍華，波利質多樹花拘毘羅樹花，復持種種上妙甘餚。」（註一三七）

其花之名稱複繁，且莫知其形相，蓋以一花表之。

佛涅槃相之中部刻有四力士，另有供物如托桃、佛手蓮花及香爐等置於案上，其香爐中繞出烟氣毫光，直上石崖，上有天女九身均高約一六〇公分，頭戴豪華花冠，身著曳地長裙，衣帶飄然，竚立雲端，爲名符其實之天仙下凡，依大般涅槃所載：

「爾時復有八恒河沙諸天女等，其名爲廣目天女，而爲上首，作如是言，汝等諸姊，諦觀諦觀，是諸人衆所設種種上妙供具，欲供如來及比丘僧，我等亦當如是嚴設微妙供具供養如來，如來受已當入涅槃。」

又曰：「亦於晨朝日初時，各取種種天木香等，倍於人間所有香木，其木香氣能滅人中種種臭穢，白車白蓋駕四白

馬，一一車上皆張白帳，其帳四邊懸諸金鈴種種香花寶幢幡，上妙甘餚種種使樂數師子座，其座四足純紺琉璃，於其座後各各有七寶倚床，一座前復有金機，復以七寶爲燈樹，種種寶珠以爲燈明，微妙天花遍布其地。」（註一三八）

摩崖上之天女供物亦有香木、香花、妙甘餚等，天女之姿態妍麗，而其手中持物式樣，亦復不同，裝飾彩帶等亦變化繁殊，設計精巧。

天女面形呈蛋臉，柳眉鳳眼小嘴，爲典型之東方美人像，除華麗、明艷、清逸之外，另有一股端莊、嫋淑之氣質，可謂美而不妖，秀而不媚，當代藝術家能雕此恰如身份之作品，堪稱匠心獨運、巧奪天工！（見圖32-33）

註一二八：見方廣大莊嚴經卷第三誕生品第七。

註一二九：見凡聖喻經。

註一三〇：偈出於浴佛功德經。

註一三一：見秘密記。

註一三二：涅槃，單譯滅爲正翻，他皆爲義翻，大乘義章十八曰：「外國涅槃，此翻爲滅，滅煩惱故，滅生死故，名之爲滅。離衆相故，大寂靜故，名之爲滅。」華嚴大疏鈔五十二曰：「譯名涅槃，正名爲滅，取其義類，乃有多方，總以義翻，稱爲圓寂，以義充法界，德備塵沙曰圓，體窮真性，妙絕相累爲寂。」

註一三三：佛入涅槃月日，共有數說，大般涅槃經善見律謂二月十五日涅槃，長阿含經，菩薩處胎經，謂二月八日涅槃，薩婆多論，謂八月八日沸星出時取般涅槃。西域記六曰：「聞之先記曰：佛生年八十，以吠舍佉月後半十五日入般涅槃，此當於三月十五日也，說一切部則謂佛以迦刺底迦月後半八日入般涅槃，此當於九月八日也。」今惟依涅槃經所說。

註一三四：見大般涅槃經卷二純陀品。

註一三五：見大般涅槃經卷二哀歎品。

註一三六：見大般涅槃經後分卷上。

註一三七：見大般涅槃經卷一序品。

註一三八：同註一三七。

## 第二章 佛說觀無量壽佛經變相

### 第一節 緣起

觀無量壽佛經是記載著釋迦牟尼佛在王舍城耆闍崛山中之故事。王舍城有一太子名阿闍世（註一三九），受了惡友之教唆，將其父王頻婆娑羅幽閉在七重室內，且下令羣臣，不得探望，擬將父王軟禁而死，皇太夫人韋提希，便將身上洗淨，塗上酥蜜和炒，又在諸瓔珞中，盛滿了葡萄漿，秘密的奉上大王。

如此，頻婆娑羅王，每日又有飲食，又聽聞佛法，經過了二十一日，顏色和悅如故。

阿闍世得悉父王未死，非常生氣，大罵其母爲賊，持劍欲刺殺之，時大臣日月光與耆婆二人便進言道：

「臣只聽說惡王因貪戀王位，而弑殺父王的，却沒有見到過有無道而傷害母后的，王爲此大逆無道之事，污辱了我刹利種族，使臣等不忍聽聞，此旃陀羅，亦不宜再留住了。」

說完，以手按劍，準備辭退離開。

阿闍世驚惶萬分，深恐留不住二位大臣，只好放下了劍，不再刺殺母后，但仍將她禁閉深宮中，不令她出來。

韋提希被禁之後，容顏憔悴，遙向世尊作禮道：

「如來世尊，在昔之時，恆遣阿難尊者來慰問我，而我如今心中憂愁，世尊威儀莊重，雖無法見到，但願再遣目犍連尊者，阿難尊者，與我相見。」

說完痛哭流涕，悲淚兩行，遙向世尊禮敬。

佛在耆闍崛山，知道了韋提希心之所念，便勅令其弟子大目犍連、阿難二人從空而來，佛亦消失於耆闍崛山，出現

在玉宮中。

韋提希舉頭一見世尊，身紫金色，坐寶蓮華，目犍連侍立於左，阿難侍立於右，釋迦、梵天在虛空中，以普雨天華，供養世尊。韋提希於是自絕瓔珞，舉身投地，悲哀地向佛哭泣道：

「我宿世選了何等罪過，今今生才生此惡逆之子……但願世尊為我廣說無憂惱的處所，我願意往生，而不樂於此閻浮提惡世間……希望我以後不再聽聞惡聲，不再見到惡人，如今我向世尊，五體投地，哀求懺悔，祈求教我觀於清淨業之處。」

是時佛眉間放出金色光，偏照十方無量世界，韋提希均看見了，發願生於其中之極樂世界阿彌陀佛所，並求世尊教她思惟、正受。佛於是開始演說極樂國土之種種莊嚴妙相，並授以十六種觀法。

龍岡第二四五號龕及寶頂山大佛灣第十八號摩崖均依觀無量壽佛經所述之事蹟而雕刻的。

龍岡第二四五號龕（見大足唐宋石刻圖十三），高四三〇公分，寬二六一公分，深一二五公分。龕內壁面作巨型「西方極樂世界」浮雕，中部刻西方三聖巨像，上部為極樂世界之種種景像，下部有說法羣像，兩旁有伎樂天人，其頭多數已被毀壞。龕外左右各有十方浮雕，左面上八方及右面上八方分刻「十六觀」，所餘左右下二方以及龕內底層則刻王舍大城太子阿闍世幽閉父母的故事。（見圖34）

外北壁有供養人行列三排四十身，題記上題字已磨損，惟「光化」二字隱約可識，故斷為唐末所刻，下有「造西方龕，願者劉淨意、陳淨喜弟子二人」等字，則較清晰可識。

寶頂山大佛灣第十八號摩崖（見大足唐宋石刻圖二十六），崖面高七九〇公分，寬二〇一〇公分。上部分刻西方三聖半身巨像，西方極樂世界的景象佔滿整個崖面，並刻有九品往生之字樣及形像，正中央刻著上品上生，上品中生，上品下生；左下方刻中品上生，中品中生，中品下生；右下方刻下品上生，下品中生，下品下生。在各段雕刻之石碑上並刻有「觀無量壽佛經」經文。

崖面兩旁刻有「十六觀」，浮雕中有宰官、武士、僧侶、命婦和地位卑微的婦女，形象各不相同，而且有半身像或胸像。

## 第二節 西方三聖

西方三聖是指阿彌陀佛、觀世音菩薩。大勢至菩薩。三聖共同爲極樂世界的教化者，其中以阿彌陀佛爲教主。阿彌陀佛，譯名有三，一爲無量壽，二爲無量光，三爲甘露。密教稱阿彌陀佛爲甘露王，其大咒稱之謂十甘露明，因彌陀化身說法，樹甘露之雨，以是稱其德也。（註一四〇）

又阿彌陀佛經曰：「彼佛光明無量照十方國無所障礙，是故號爲阿彌陀佛（中略）彼佛壽命及其人民無量無邊阿僧祇劫，故名阿彌陀佛。」

阿彌陀佛之形像，據觀無量壽佛經所載爲：

「身如百千萬億夜摩天闔浮檀金色，佛身高六十萬億那由他恒沙由旬（註一四一），眉間白毫，右施宛轉，如五須彌山，佛眼如四大海水，青白分明，身諸毛孔，演出光明，如須彌山，彼佛圓光，如百億三千大千世界，於圓光中，有百萬億那由他（註一四二）恒河沙化佛；一一化佛，亦有衆多無數化菩薩，以爲侍者。

「無量壽佛，有八萬四千相，一一相中，各有八萬四千隨形好，一一好中，復有八萬四千光明，一一光明，偏照十方世界念佛衆生，攝取不捨，其光相好，及與化佛，不可見說。」（註一四三）

阿彌陀佛是代表萬有法界的藏身，其「無量光」之含義，便是指空間十方無盡，無量壽之含義，則謂時間三際無窮，爲了代表這種遍及時空無量法界的含義，故其化身形像，便有如此的壯麗恢宏，莊嚴博大，在我們的意識流裡，是無從想像的。

在寶頂十八摩崖所刻之阿彌陀佛，爲半身巨像，頭上飾以無數圓形肉髻，雙眉隆起，下聯鼻端，眼簾半垂，口唇靈巧，似笑非笑，雙耳及肩。眉間有兩道白毫，向上幻出光茫，正如經中所載「眉間白毫、右施宛轉、如五須彌山」，在這光茫中，代表著無上的智慧，其眼瞳黑白分明，經中所謂「佛眼如四大海水，青白分明。」是含蘊著無比的慈悲！

在龍岡二四五龕所刻的阿彌陀佛像，外形上與十八摩崖大同小異，其身長巨大，盤腿端坐於蓮花寶座上，手作托鉢狀，身披袍服，相身外圍圈以大圓佛光，所謂「身諸毛孔，演出光明，如須彌山。」佛光之上，更有兩道白光上升天頂，中間圈出圓光，圓光中又有化佛或化菩薩。

阿彌陀佛的化身是無盡的，這些化身莊嚴了極樂世界，富麗了極樂世界，阿彌陀佛的光明是無限的，這種光明又代表宇宙人生間至高無上的智慧，也代表著爲救渡衆生的無限悲願。

阿彌陀佛所顯示的莊嚴、宏偉、智慧、慈悲的相貌及功德，歷來以詩偈頌揚者，不止一端，流傳至今，寺院課誦依然可以聽見：

「阿彌陀佛身金色，相好光明無等倫」

白毫宛轉五須彌，紺目澄清四大海

光中化佛無數億，化菩薩衆亦無邊

四十八願渡衆生，九品咸令登彼岸。」（註一四四）

在阿彌陀佛之左，爲觀世音菩薩，其教化功德，已詳於第三編第四章，此處與大勢至菩薩，共爲阿彌陀佛之左右，而贊助其教化，稱爲彌陀之二脇士。

觀世音菩薩的形像，觀無量壽經中載：

「此菩薩身長八十萬億那由他由旬，身紫金色，頂有肉髻，頂有圓光，面各百千由旬，其圓光中，有五百化佛，如釋迦牟尼，一一化身，有五百化菩薩，無量諸天，以爲侍者，舉身光中，五道衆生，一切色相，皆於中現，頂上毗楞伽摩尼寶，以爲天冠，其天冠中，有一立化佛，高二十五由旬。」

「觀世音菩薩，面如閻浮檀金色，眉間毫相，備七寶色流出八萬四千種光明，一一光明，有無量無數百化佛，一一化佛，無數化菩薩以爲侍者，變現自在，滿十方世界，譬如紅蓮華色，有八十億微妙光明，以爲瓔珞，其瓔珞中普現一切諸莊嚴事，手掌作五百億雜蓮華色，手十指端，一一指端，有八萬四千畫，猶如印文；一一畫，有八萬四千色，一色，有八萬四千光，其光柔軟，普照一切，以此寶手，接引衆生，舉足時，足下有千幅輪相，自然化成五百億光明臺，下足時，有金剛摩尼華，布散一切，莫不彌滿，其餘身相，衆好具足，如佛無異，唯頂上肉髻，及無見頂相，不及世尊，是爲觀觀世音菩薩真實色相。」（註一四五）

十八摩崖所刻之觀世音菩薩像，容顏神情及外表造形與阿彌陀佛無異，但頭頂上戴有花冠，花冠異常華麗，雕刻精緻，似異寶所成，中有一立身化佛，足踏蓮花，如經中所述，花冠之後垂下兩條冠帶，披於身前，胸前有花紋瓔珞爲飾，另有環佩掛於衣紋上，其右手作一手式，左手托鉢。

一西五龍之觀世音菩薩像，亦如其龕中之彌陀像，盤膝端坐於蓮花座上，蓮座與彌陀所生者，稍有不同，以示區別，

菩薩亦頭戴天冠，身披袍服，胸飾瓔珞，雙手置於膝上，手上有碗跡，身形外圍之佛光，作橢圓形，與頭上圓光幻成一體，如火上升狀，佛光中又飾以花紋，不同於彌陀之佛光。其精麗細緻之處，更甚於彌陀之莊飾。

阿彌陀佛之右，爲大勢至菩薩，大勢至，梵語摩訶那鉢，主佛之智門者，其大智至一切處，故名大勢至，密教以爲胎藏界觀音院之一尊。

大勢至菩薩的形像，據觀無量壽經所載：

「此菩薩身量大小，亦如觀世音，圓光面各百二十五由旬，二百五十由旬，舉身光明，照十方國，作紫金色，有緣衆生，皆悉得見，但見此菩薩一毛孔光，卽見十方無量諸佛淨妙光明，是故號此菩薩名無邊光，以智慧光，普照一切，令離三途，得無上力，是故號此菩薩名大勢至，此菩薩天冠，有五百寶華，一一寶華，有五百寶臺，一一臺中，十方諸佛淨妙國土廣長之相，皆於中現，頂上肉髻如鉢頭摩華，於肉髻上，有一寶瓶，盛諸光明，普現佛事，餘諸身相，如觀世音，等無有異。」（註一四六）

十八摩崖的大勢至菩薩與其觀世音菩薩之造形、莊飾形像等，俱各無異，惟花冠稍有變化，二四五龕中之大勢至菩薩亦然。蓋一方面是依經文所刻，一方面左右二尊菩薩相像，亦表現其對稱均衡之美。

在風格上，十八摩崖的二菩薩像，與龍岡諸菩薩像，已呈現二種不同典型，觀世音與大勢至，雖花冠裝飾豪華，然其臉型之圓滿厚實，胸前衣飾之簡樸，以及手指之造形，較呈壯麗、雄偉之作風，不若龍岡菩薩像之媚麗、纖巧。

### 第三節 極樂世界

極樂世界，或稱極樂國土、極樂淨土，是一塊理想的樂土，其中之種種殊勝妙相，在淨土三經：阿彌陀經、無量壽經、觀無量壽佛經等均有詳盡的記載。

阿彌陀經譯於苻秦時代，無量壽經譯於曹魏時代，觀無量壽經則爲南北朝劉宋時譯，可知淨土之思想流傳甚早。在四川成都萬佛寺石刻中，已有南北朝時代所雕之淨土變（註一四七），唐代善導大師依觀經畫淨土變相後，淨土之繪畫、雕塑等更盛，觀燉煌千佛洞之淨土變相壁畫，便可見一般了。茲先述極樂國土之一般情況，如佛說阿彌陀經所載爲：

「七重欄楯、七重羅網、七重行樹，皆是四寶周匝圍繞，是故彼國名爲極樂，又舍利弗、極樂國土有七寶池、八功德水、充滿其中，池底純以金沙布地，四邊階道金、銀、琉璃、玻璃合成，上有樓閣，亦以金銀、琉璃、玻璃、碑礎、赤珠、瑪瑙而嚴飾之。」

所謂樓閣、欄楯、樹林、池沼、地面、階道……等均是由衆寶嚴飾而成，而這些衆寶又均能發生無量光明，互相輝映，互相照耀，如觀經（觀無量壽佛經之簡稱）所載：

「其諸寶樹，七寶華葉，無不具足，一一華葉，作異寶色，琉璃色中，出金色光，玻瓈色中，出紅色光，瑪瑙色中，出碑礎光、碑礎色中，出綠真珠光，珊瑚琥珀，一切衆寶，以爲映飾（下略）。」（註一四八）

極樂國土的植物除寶樹之外，其中蓮花也是一大奇觀，如無量壽經所載：

「衆寶蓮華，周滿世界，一一寶華，百千億葉，其華光明，無量種色，青色青光，白色白光，玄黃朱紫，光色赫然，煥爛，明曜日月，一一華中，出三十六百千億光，一一光中，出三十六百千億佛，身色紫金，相好殊特，一一諸佛，又放百千光明，普爲十方說微妙法。」

極樂國土的寶樹、樓閣、宮殿是成行成列，整齊均衡猶如一幅圖案畫一般，是富有園林美和建築美的。

極樂國土如像一個大公園，園中有無數奇妙雜色之鳥，却沒有獸類，如阿彌陀經所載：

「彼國常有種種奇妙雜色之鳥，白鶴、孔雀、鸚鵡、舍利、迦陵頻伽、共命之鳥，是諸衆鳥，晝夜六時，出和雅音，其音演暢五根、五力、七菩提分、八聖道分、如是等法。」

極樂國土是集一切聲樂之妙的，有鳥聲、鈴聲、風聲、水聲，都是微妙、節奏的樂曲，衆聲全奏，如一首偉大的交響樂、合唱曲，加上諸天人的經常作樂，更增淨土的聲樂無盡。

「其摩尼水，流注華間，尋樹上下，其聲微妙，演說苦空、無常、無我諸波羅密，復有讚歎諸佛相好者。」（註一四九）

「微風吹動諸寶行樹，及寶羅網，出微妙音，譬如百千種樂，同時俱作，聞是音者，自然皆生念佛念法念僧之心。」（註一五〇）

「世間帝王，有百千音樂，自轉輪聖王，乃至第六天上，伎樂音聲，展轉相勝，千億萬倍，第六天上萬種樂音，不

如無量壽國諸七寶樹一種音聲千億倍也。亦有自然萬種使樂，又其樂聲，無非法音，清暢哀亮，微妙和雅，十方世界音聲之中，最爲第一。」（註一五一）

總之，極樂國土所表現的是豪華壯麗，是燦爛輝煌！淨土三經是屬於大乘的佛教經典，其對自然的物質界，所描述的是如何的豐富，如何的充實，迥異於聲聞乘的以少欲知足爲本，大乘佛教是從少欲知足的心境中，積極的發展富麗堂皇，恢宏博大的莊嚴，而毫無窮苦貧乏之意象。

龍岡二四五龕和寶頂十八摩崖所刻的極樂世界，便是刻意表現此種富麗堂皇和恢宏博大！

二四五龕除西方三聖刻於中部、端坐於蓮花寶座上之外，在蓮座旁及南北壁面遍刻無數小菩薩，或坐蓮花上，或雙手合十站立，或站立於樓閣中欄楯旁，或扶欄上下。

龕中部及上部刻有一幢幢的樓閣、宮殿、一行行的寶樹；寶樹前、樓閣間、宮殿下均飾以朵朵彩雲，彩雲之上浮有無數天人，吹奏天樂，蓮池中有人在划船。

其上部之「妙華宮殿」，屋瓦整齊排列，樓閣層層上升，無數天人童子，穿躍其中。在西方三聖像之頂上，以其佛光向上各幻出巨大寶幢，及力表所謂「一一寶幢，如百千萬億須彌山，幢上寶幔，如夜摩天宮，復有五百億微妙寶珠，以爲映飾」。（一五一）此寶幢有屋簷、層層而上，祥雲繚繞，亦有天人居其中。

龕頂中央刻有大蓮花一朵，莊飾極其華麗，四周有飛天圍繞於舞，左右各有彩雲圍繞著箏、琵琶、箜篌、排簫、螺、笙、鐃、拍板、腰鼓、鈸、鼓等樂器，可謂集了宋朝民間一般之樂器，以表示諸天人演奏天樂、讚頌阿彌陀佛以及海會聖衆！

龕頂還刻有白鶴、孔雀、鸚鵡、舍利、迦陵頻伽、共命之鳥，均作飛翔狀，姿態美妙，栩栩如生，細細觀之，宛然出和雅音，共唱天樂！

十八摩崖所刻的極樂世界，在結構上迥異於二四五龕，其上部刻三聖半身巨像，有樓閣懸於佛像左右肩斜上，樓閣有簷角有窗門，裝飾華美，猶如軟轎，樓閣中之諸天，或作天伎樂，神情安恬，摩崖崖面兩端另有「大寶樓閣」或珠樓，簷角高掀，門前有欄杆，十分精密細緻。

三聖像前刻以巨大羅網圍之，羅網是以巨大交叉形的花紋表現之，如一片連續不斷的斜十字形花瓣，非常之整齊均

衡，比之今日圖案式之花壁，猶爲美觀華麗！

在羅網之正中刻以「上品上生、上品中生、上品下生」，其左下方刻「中品上生」、「中品中生」、「中品下生」，右下方刻「下品下生」、「下品中生」、「下品下生」，觀無量壽經經文分別刻在各段雕刻之石碑上。無數童子散在羅網上下，或立於蓮花上，或跪於蓮花中，或站在欄楯上，或作雙手合十狀，或作吹奏樂器狀，均態度安祥，一派純真無邪之童稚相。（見圖35）

在七重羅網前，刻有迦陵頻伽，位於上品上生、上品中生兩組雕刻之間，高五五公分，作童子身形，顏面端正秀麗，赤博上身，雙手合十，一對翅膀振展而起，作飛騰狀，裙飄在雲間，煞是美妙！（見圖36）

#### 第四節 十六觀

十六觀，是指十六種觀想方法，是娑婆世界之衆生欲往生極樂世界之途徑，韋提希以此世界之諸衆生，濁惡不善，爲五苦所逼，問佛應如何才能見到阿彌陀佛極樂世界，佛便謂應當專心繫念一處，想於西方，這便是「觀」了。

十六觀之初觀爲落日觀，世尊教韋提希於日欲落時，正坐面向著西方，繫念諦觀於太陽欲消逝之處，使心中堅住，專想而不移，在佛家思想中，落日是一切光明的歸宿，一切光明的究極所依，太陽下山，不是沒有了，而是一切的光明歸藏於此，明日太陽東升，即是依此爲本而顯現的。故此第一觀落日觀，便是以落日爲根本曼茶羅，阿彌陀佛的依正莊嚴，即是依太陽而生起顯現的。

其次是水觀，觀經曰：

「見水澄清，亦令明了，無分散意，既見水已，當起水想；見水映徹，作瑠璃想，此想成已，見瑠璃地，內外映徹，下有金剛七寶金幢，擎瑠璃地；其幢八方，八楞具足，一方向，百寶所成，一一寶珠，有千光明，一一光明，八萬四千色，映瑠璃地，如億千日，不可具見。瑠璃地上，以黃金繩，雜廁間錯；以七寶界，分齊分明，一一寶中，有五百色光，其光如華，又似星月懸處虛空，成光明臺，樓閣千萬，百寶合成，於臺兩邊，各有百億華幢；無量樂器，以爲莊嚴，八種清風，從光明出鼓此樂器，演說苦空、無常、無我之音，是爲水想，名第二觀。」

主要是以水的澄清，觀想極樂世界的水而生起水想、再作瑠璃想，再起金剛七寶金幢想，一直想到八種清風，鼓動

榮華，能演說苦空無常無我音。這是一種修持的法門，人若能集中心思，排棄一切雜念，專注觀想，久之必能產生定功。

第一、第二種觀想法作用如此，以下亦同。

第三觀是地觀。

第四觀是樹想。

第五觀是八功德水觀。

第六觀是總觀想，即粗見極樂世界寶樹寶池。

第七觀是華座觀，即觀想極樂世界蓮花座蓮花臺。

第八觀是像想觀，想諸佛如來，具三十二相，八十隨形好。

第九觀：觀無量壽佛身相光明。

第十觀：觀觀世音菩薩身相光明。

第十一觀：觀大勢至菩薩身相光明。

第十二觀：普觀想，即觀想自身生於西方極樂世界，於蓮花中，結跏趺坐。

第十三觀：雜想觀。

第十四觀：稱爲上輩生想，即上品上生、上品中生、上品下生之衆生如何發願往生西方。

第十五觀：中輩生想，中品上生、中品中生、中品下生之衆生，如何迴向往生淨土。

第十六觀：下輩生想，即下品上生、下品中生、下品下生之衆生，或作惡業，而臨命終時，遇善知識者，說法以得往生。

十六觀在石刻的表現技巧上，亦是煞費心思的。

二四五龕的十六觀，是刻在龕外左右各十方浮雕之上八方，合之共十六方。每方均以一女身盤腿端坐，雙手置於膝上，貌作冥思觀想狀，蓋表示韋提希正依佛之傳授，作每一種觀想法，韋提希像或已殘破，其頭被損毀。

韋提希像之旁作各種各形像浮雕，以表示十六種觀想境界中的意像，有園林、屋宇、有樓臺、寶樹、欄橋，有天人

飛舞，有彩雲朵朵，形像變化不一，手法均極高妙。（見圖37、38）

十八摩崖的十六觀，在人物造型上，是精細多了，它不以韋提希為主題，而是用各式各樣之人物，如宦官、武士、僧侶、命婦、地位卑微之婦女，以表示仕農工商，不限階級，均可依此觀想法，受佛陀教化。

因是以人物為主題，故其旁亦未刻有園林、樓閣、或天人之類，只在觀想者四周飾以雲彩，上再刻經文等字句，以解釋此觀想者之心中觀想。

在人物之意態上，亦不限於如韋提希之置手於膝，冥目端坐，而有雙手合十者，有睜眼凝望者，變化不同。

第四觀樹觀，所刻之人物，為一頭戴方帽之讀書人，方面大耳，容貌和善，身披長袍，袍紋褶疊整齊予人以清晰之感。正雙手合十，作冥目凝思狀，其背景上，有彩雲層層朵朵，旁邊刻有一大「樹」字，下有二行較小的「五根為道本大覺是心華」，字樣，無非是修行悟道之字句。（見圖39）

第六觀總觀，所刻之人物，作武士狀，劍眉昂揚，額骨隆起，眉尖似蹙，雙目凝視，其頭上所戴之鋼盔，雙耳鑲有花紋，一付威武之神情。（見圖40）

第十五觀，中輩生想，是指「受持五戒、持八戒齋、修行諸戒、不造五逆、無衆過患」的中品上生者：「一日一夜持沙彌戒，一日一夜持具足戒，威儀無缺」的中品中生者；以及孝養父母，行世仁慈，命終時，遇善知識，為其廣說阿彌陀佛國土樂事，亦說法誠北丘四十八願」的中品下生者，此三品衆生之廻向求生極樂國土事，於崖前所表現之人物為一貴婦裝扮者，頭挽高髻，髻上飾物，刻鏤美麗，配合其衣著，正作冥目凝思狀。（見圖41）

第十六觀，為下輩生想，所刻以地位卑微之婦女為代表，其頭上無飾物，雙手合十，作冥想觀（見圖42）

以上十八摩崖所刻十六觀之人物，具見生動自然，而宋代各階層之衣著服飾，亦可一觀無遺。

觀無量壽佛經，是淨土三經之一，主要在於闡明淨土之莊嚴清淨，以及如何往生淨土之方法，固然，在故事緣起中，世尊欲教章提希以十六觀之法，然一開始，世尊即說：「欲生彼國者，常修三福，一者，孝養父母、奉事師長、慈心不殺、修十善業，二者，受持三皈、具足衆戒、不犯威儀，三者，發菩提心、深信因果、讀誦大乘、勸進行者。如此三事，名為淨業，此三種業，乃是過去未來現在三世諸佛淨業正因。」以上三者，首先便是孝養父母，做世間的善行，其次才是共三乘善行，最後方為大乘善行，故孝養雙親為世間法圓滿之後，方為求生淨土的正因。

在九品往生之中，上品三生所述者均爲世間法已然圓滿，而爲出世間法者，均是發菩提心者，亦即前述三淨業中之第三類。中品往生者，均須修三業善淨，即人中之善人，如修行諸戒、不造五逆、無衆過患，是中品上生，若「一日一夜」持戒清淨者，是中品中生，若不曾受持律儀，如世間君子正人，平時能「孝養父母、行世仁慈」，臨命終時，聽到阿彌陀佛依正莊嚴，發心往生，即是中品下生，中品所修者，即前三淨業中之前二類，所以生了淨土，均先得四果。下品往生者，均爲一些惡人，如有「作衆惡業」，但還「不誹謗方等經典」，可得下品上生，如「毀犯戒」、「偷僧物」，不淨說法（爲了名利而宏法）者，可成下品中生，如「作不善業、五逆十惡」的，也還能得下品下生。

凡是宗教之設施教化，均給與人類以不絕望之安慰，任何人無論至何地步，只要真心懺悔向善，其前途仍是光明的，故五逆十惡之人，只須臨命終時回心向善，仍可下品往生。

註一三九：阿闍世，又作阿闍賁，舊稱阿闍世，新稱阿闍多設咄路，譯曰未生怨，佛在世之頃，摩竭陀國王舍城之治者，父名頻婆娑羅，母曰韋提希，韋提希懷胎時，相師占之，謂此兒生必害父，因之名曰未生怨，未生以前結怨之意也，見西域記九。又名婆羅留支，譯曰折指，蓋父王聞相師之言，與夫人共謀於生日從樓上落於地，而阿闍世僅損指未死，故名折指，見法華文句五，又名善見，見涅槃經。阿闍世既長近惡友提波達多，幽囚父母，即本草所述。即位後併吞諸小國，威震四鄰，建一統印度之基，後因害父之罪，遍體生瘡，至佛所懺悔，即平愈，見涅槃十九，遂歸依釋迦。佛滅後五百羅漢結集佛說，王爲之護法，佛教之興，與有力焉，見普超經。

註一四〇：見甘露陀羅尼咒。

註一四一：由旬，印度里數，一由旬約四十里，見西域記卷二。

註一四二：那由他，數目名，當於中國十萬也，見玄應音義卷三。

註一五三：見觀經第九觀。

註一四四：見讚阿彌陀佛偈。

註一四五：見觀經第十觀。

註一四六：見觀經第十一觀。

註一四七：見成都萬佛寺石刻藝術。

註一四八：見觀經第四觀樹想觀。

註一四九：見觀經第五觀八功德水觀。

註一五〇：見阿彌陀佛經。

註一五一：見無量壽經。

註一五二：見觀經第七觀華座想。

### 第三章 大方廣圓覺經變相

寶頂山第二十九號窟爲圓覺洞，洞中壁有佛像三身，左右兩壁刻有菩薩像十二身，窟中央則刻一菩薩跪在佛前，窟口頂部鑿一洞穴，光線由其射在菩薩身上，構造甚是精巧（見大足唐宋石刻圖二十九）此圓覺洞所刻之題材，是依據圓覺經爲本的。

圓覺經，屬圓教了義經，總經名爲大方廣圓覺修多羅了義經，凡一卷，意謂廣大殊勝而能令衆生圓滿靈覺的一部大乘了義契經。（案，了義經者謂大乘教菩薩攝，不了義經，謂小乘教聲聞攝。修多羅梵語，古師譯爲契經。）唐武后時佛陀多羅所譯，佛陀多羅爲北印度屬國罽賓人，武后長壽二年（西元六九三年），於神都白馬寺四月八日譯畢（註一五三），可知此節爲唐以後方流傳於中國。

圓覺經開宗明義第一章卽曰：

「如是我聞，一時，婆伽婆（註一五四）入於神通大光明藏，三昧正受，一切如來光嚴住持，是諸衆生清淨覺地，身心寂滅平等本際，圓滿十方，不二隨順，於不二境，現諸淨土。與大菩薩摩訶薩十萬人俱，其名曰，文殊師利菩薩，普賢菩薩，普眼菩薩，金剛藏菩薩，彌勒菩薩，清淨慧菩薩，威德自在菩薩，辯音菩薩，淨諸業障菩薩，普覺菩薩，圓覺菩薩，賢善者菩薩等，而爲上首，與諸眷屬，皆入三昧，同住如來平等法會。」

前者先標明講經之處，後者再述諸大菩薩摩訶薩之會集，蓋佛說法必先入定，此處言入神通大光明藏，即是入大定。

亦即入一真法界（註一五五），是佛與衆生所同具的一真法界，故稱「諸衆生之清淨覺地」。所言現諸淨土，即是依此一真法界緣起顯現的故大菩薩衆，便皆入三昧大定，而同住如來平等法會。

天臺家所立之化法四教：藏通別圓之中，藏通二教菩薩，均不得稱之爲「大」，別教方可稱爲大，然此之大菩薩，比別教十地菩薩更大，如文殊普賢，皆是法身圓明大士，故既曰大，後曰摩訶薩。蓋圓覺經是屬於圓頓大教，惟有文殊，普賢等大智大行之士，方能理解也。

「於是文殊師利菩薩，在大衆中，即從座起，頂禮佛足，右繞三匝，長跪叉手而白佛言，『大悲世導，願爲此會諸來法衆，說於如來本起清淨因地法行，及說菩薩於大乘中發清淨心，遠離諸病，能使未來末世衆生求大乘者，不墮邪見』，作是語已，五體投地，如是三請，終而後始。」（註一五六）

文殊師利菩薩，號爲法王子，是諸大菩薩之首，他一開始了請問世尊因地修證之法門，佛便照例稱讚一番，然後開始詳盡解說，而諸大衆使默然而聽，佛說：

「善男子，無上法王，有陀羅尼門，名爲圓覺，流出一切清淨真如菩提涅槃，及波羅密，教授菩薩，一切如來本起因地，皆依圓照清淨覺相，永斷無明，方成佛道。」（註一五七）

此即標出圓覺之要義，吾人依圓覺一念斷無明，即一念是佛，後念無明復起，又成衆生，佛與衆生乃一念之差耳。佛又解釋一番道理，並以偈句頌言之。

文殊菩薩問完了，接着普賢菩薩亦離座，禮佛，右繞三匝，長跪叉手而問佛。

普賢菩薩問畢，以下是普眼，金剛藏，彌勒……十二大士次第請問，皆爾因地修證之法門，佛皆一一圓滿答覆。

十二位菩薩問完了，會中有火首金剛，摧碎金剛，尼藍婆金剛等八萬金剛，及其眷屬，便離座，禮佛，右繞三匝，而向佛言：

「世尊，若後末世一切衆生，有能持此決定大乘，我當守護，如護眼目，乃至道場所修行處……。」（註一五八）

大梵王，二十八天王，並頌彌山王，護國天王等亦接著發心守護持經者，常令安隱，心不退轉。  
最後大力鬼王，名吉槃茶，與十萬鬼王，亦發心守護持經人，並曰：「其人所居一由旬內，若有鬼神侵其境界，我當使其碎如微塵。」（註一五九）

佛說此經已，一切菩薩天龍鬼神八部眷屬，及諸天王梵王等，一切大眾，聞佛所說，皆大歡喜，信受奉行。圓經經故事本末主要是藉佛與十二位大菩薩之間問答，闡明菩薩因地修證之法門，十二位大菩薩既均屬圓頓以上之菩薩，可知品位已相當高，可謂距離成佛之階段已經不遠了，故其疑問只須佛再加解說引喻，便可瞭解，而圓教以下之衆生，因修行體證不够，自然是無法理解了。

在圓覺經中主要之角色便是十二位大菩薩，因此在圓覺洞所刻十二位菩薩，均依次端坐於左右兩壁石座中（見圖43）代表聚於佛前的文殊師利菩薩，普賢菩薩，普眼菩薩，金剛藏菩薩，彌勒菩薩，清淨慧菩薩，威德自在菩薩，辯音菩薩，淨諸業障菩薩，普覺菩薩，圓覺菩薩，賢善首菩薩等十二位上首菩薩。

諸菩薩造型上大同小異，均頭戴花冠，身披羅衣，飄帶由耳後垂向身前，或環於臂上，或結於膝上，胸前敞開諸瓔珞嚴飾之，精緻華麗。

十二頂花冠雕鑿細緻，雖外觀大致相同，而細察之，或刻小佛像，或飾串珠，或垂鎖鏈，各具特色，各皆相異，巧妙絕倫。

菩薩顏面造型一致，均寬額，豐頰，隆鼻，長耳，下巴圓滿，唇邊微帶笑意，一派端莊肅穆之神色。（見圖44）

十二身菩薩形態，或雙手合十，或結法印，以示恭敬，或一手置於掀起之腿上，一手靠於座上，以示安逸，或雙腿盤起正襟危坐，以呈入定狀，均生動靈活，莊嚴華麗。

菩薩座上以石布綬鋪之，猶如今之桌巾床單之類，垂綬石紋清晰可見，其下端或飾以圖案花邊，或垂綬帶，座上刻以兩朵大蓮花，以備菩薩下座時，雙足可踩。

諸菩薩身後壁間，則刻以縷縷祥雲繚繞，上有無數天王、梵王、或鬼王。其中有一鬼王，頭戴圓帽，形狀可怖手臂粗壯，仰首向上，一手持一大鉢，此蓋指大力鬼王吉槃茶，爲守護持圓覺經者，不爲鬼神侵其境界，因而舉鉢以使其碎如微塵。（見圖45）

在窟中央所刻的菩薩，則表示正從座起，頂禮佛足，右繞三匝，長跪叉手而白佛言」之菩薩，造型與其他十二位菩薩無異，爲啓請佛解說修證法門，因而跪於佛前，微作領首，雙目垂簾，神情肅穆，充分表現出虔誠，懇求，恭敬之意態。（見圖46）

在圓覺經中所載上首大菩薩原是十二位，而此窟中若連壁上及中央所跪者，則是十三身。蓋石窟表現只能是死板的，而不能活動，然而在經變故事中，則是一連串的演變，以死板的石刻欲表現活動的故事演變，自非一件易事，故只能將其中數幕精彩部份，重複刻之，以免顧此失彼，掛一漏萬，無法表現故事之全部情節。

左右中壁十二位上首菩薩，正表示端坐入三昧大定，以與佛之入神通大光明藏相應，是佛與衆菩薩會聚之初，諸菩薩未向佛啟請問題，佛亦未開口。其次，諸菩薩相繼離座，禮佛，求佛開示修證法門，則以一菩薩跪於佛前，以爲代表，此是石窟藝術所表現的一種技巧，在雕造之前，必是經過一番匠心營運，週密策畫的。

註一五三：見宋高僧傳卷三。

註一五四：婆伽婆，意譯世尊，爲佛之十種通號之一，有自在熾盛、端嚴、名稱、吉祥、尊貴等亦義，見佛地論，又有出有德、巧分別、有名聲、能破等四義，見智度論。

註一五五：一真法界，華嚴宗所用極理之稱，猶天臺家用諸法實相之語也。三藏法數四曰：無二曰一，不妄曰真，交徹融攝，故曰法界，即是諸佛平等法身，從本以來，不生不滅，非空非有，離名離相，無內無外，惟一真實，不可思議，是名一真法界。」

註一五六：見圓覺經文殊章。

註一五七：同註一五六。

註一五八：見圓覺經賢善首章。

註一五九：同註一五八。

## 第四章 佛說父母恩重難報經變

### 第一節 經文大要

佛家對於人子與雙親之間，其倫理觀念之護持，實不亞於儒家之說法，尤其於孝道之闡揚，更是深入透闢，所謂欲

成就出世間法，必先自世間法作起，而孝道便是成就世間法之第一要件。

佛爲使後世人子行孝，遂說父母恩難報經，此本經文甚短，僅四百字左右，其重點在於申述父母恩之「難報」，爲後漢安息國三藏安世高所譯，後西晉時，姚秦三藏法師鳩摩羅什，又譯有佛說父母恩難報經，其重點則在於宣揚父母之「恩重」，此本中挿有十段頌詞，爲五言詩之格式，且又押韻，疑爲僞經，或僅十段頌詞爲後人假作，蓋寶頂大佛彌摩崖上之頌詞，亦並不完全與之一致。茲姑依此經文，爰述其始末。

佛說父母恩重難報經之緣起，爲佛在金衛國祇樹孤獨園，與諸大比丘，菩薩摩訶薩會聚，佛引領大衆，直往南行，忽見路邊聚骨一堆，佛適時突然異却常情地對著枯骨，五體投地，恭敬禮拜。

阿難非常納罕，會常問道：「世尊，如來是三界大師，四生慈父，衆人歸敬，以何因緣，禮拜枯骨？」

佛却回答道：「汝等雖是吾上首弟子，出家日久，知事未廣，此一堆枯骨，或是我前世祖先，多生父母，以是因緣，我今禮拜。」

佛又告阿難，枯骨之中，若色白且重者，必爲男骨，因男子在世之時，入於伽藍，聽講經律，禮拜三寶，念佛名號。若色黑且輕者，必爲女骨，因女子短於智力，易溺於情，認生男育女爲天職，每生一孩，賴乳養命，乳由血變，每孩飲母八斛四斗甚多白乳，所以憔悴，骨現黑色，其量亦輕。」

阿難聞之，痛割於心，垂淚悲泣，白言：「世尊，母之恩德，云何報答？」

佛使爲阿難，分別解說母胎懷子，歷經十月之種種辛苦，將胎兒十月間之變化詳情，一一陳述，如：

「母懷胎時，第九月中，兒在母腹，吸收食物，所生各質，桃梨蒜薹，五穀精華，其母身中，生臟向下，熟臟向上，喻如地面，有山聳出，山有三名，一號須彌，二號葉山，三號血山，此設喻山，一度崩來，化爲一條，母血凝成胎兒食料。母懷胎時，第十月中，孩兒全體一一完成，方乃降生，若是決爲孝順之子，擎拳合掌，安祥出生，不損傷母，母無所苦。倘兒決爲五逆之子，破損母胎，扯母心肝，踏母跨骨，如千刀攬，又鬚髮似萬刃攢心。」

母親懷胎十月經歷了如此千難萬苦，方才產兒，而母親之恩德，豈僅此？佛曰：

「如斯重苦，出生此兒，更分晰言，尚有十恩：第一懷胎守護恩；第二、臨產受苦恩；第三、生子忘憂恩；第四、劬苦吐音恩；第五、廕乾就濕恩；第六、哺乳養育恩；第七、洗濯不淨恩；第八、遠行憶念恩；第九、深加體恤恩；第

十、究竟憐愍恩。」

佛舉出了母親十種恩德之後，又說：「我觀衆生，雖紹人品，心行愚蒙，不思爹娘，有大恩德，不生恭敬。忘恩背義，無有仁慈，不孝不順。」

父母恩重如山，兒女却是不知孝順，忘恩背義，佛舉出父母由懷孕、生產，抱持養育，乃至成年，婚嫁營謀，憂極生病等種種痛苦，而兒女之反應却是：

「尊親與言，不知順從，應對無禮，惡眼相視，欺凌伯叔，打罵兄弟，毀辱親情，無有禮義，雖曾從學，不遵範訓，父母教令，多不依從，兄弟共言，每相違戾，出入來往，不啓尊堂，言行高傲，擅意爲事，父母訓罰，伯叔語非，童幼憐愍，尊人遮護，漸漸成長，狠戾不調，不伏虧違，反生嗔恨，棄諸親友，朋附惡人，習久成性，認非爲是。」

以上所述也僅是在家之不孝行爲而已，另外更有逃離家鄉之不孝，不崇學業之不孝，鬪打竊盜，觸犯鄉間之不孝，以至於婚嫁之後，只重情眷，而拋諸父母等等，故佛說：

「右肩負父，左肩負母，經歷千年，更使便利背上，然無有怨心於父母，此子猶不足報父母恩。」（註一六〇）

「父母恩德，無量無邊，不孝之愆，卒難陳報！」

父母恩德既如是深重，兒女應如何孝道？佛說：

「若父母無信，教令信獲安穩處，無戒與戒，教授獲安穩處，不聞使聞，教授獲安穩處，慳貪教令好施，勸樂教授獲安穩處，無智慧教令黠慧，勸樂教授獲安穩處，如是信如來……教令……智慧成就，解脫成就，見慧成就……謂如來聖衆最尊最貴，當尊奉敬仰，是世間無上福。」（註一六一）

總之，欲報父母恩，以行孝道，惟有勸說父母信仰佛法，令其離苦得樂，以成就智慧解脫，方是真正大孝。

## 第二節 寶頂摩崖之雕像

寶頂山大佛灣第十五號摩崖，高六二〇公分，寬一三五〇公分。崖面雕刻分上中下三段，上段刻七尊半身佛像，佛像面形相同，僅結印和所持法物不同；中段刻有十一組雕像，即依佛說父母恩重難報經爲本；下段所雕者僅存數像，或已殘毀，或已移動位置，右下角有罪人四身，於地獄中受苦，此亦依經文內容而刻。

在中段所刻的十一組雕像便是以母親的十種恩德為主，每組雕像均有方碑，刻有標題和頌詞，然大半均被寺僧以石灰塗抹或改字，而無法辨識。

十一組中，在崖面中央之一組為禮佛求嗣圖，刻有夫婦執香爐禮佛，以祈求子息之雕像，兩側各有五組雕像，第一、三、五、七、九等五組在右方，第二、四、六、八、十等五組則在左方：

第一組：刻懷胎守護恩，一婦女已懷孕，一侍女指腹立其側，應經文頌詞曰：

「累劫因緣重，今來托母胎，月逾生五臟，七七六精開。體重如山岳，動止劫風災，羅衣都不掛，裝鏡惹塵埃！」

第二組，臨產受苦恩，刻一位面臨生產之婦女，有助產士蹲在前面，挽袖準備接生，其夫婿持經，含笑站立其側。應經文頌詞曰：

「懷經十個月，難產將欲臨，朝朝如重病，日日似昏沈，難將惶怖述，愁淚滿胸襟，含悲告親族，惟懼死來侵！」

第三組，生子忘憂恩，刻母親抱嬰兒，父親逗孩子玩耍，神情歡愉。（此組高約一四五公分，見圖47）應經文頌詞曰：

「慈母生兒日，五臟總開張，身心俱閼絕，血流似屠羊，生已聞兒健，歡喜倍加常，喜定悲還至，痛苦徹心腸。」

第四組：咽苦吐甘恩，刻孩兒已漸長，約二、三歲，手執糖果，坐在母親膝上，應經文頌詞曰：

「父母恩深重，顧憐沒失時，吐甘無稍息，咽苦不顰眉；愛重情難忍，恩深復倍悲，但令孩兒飽，慈母不辭饑。」

第五組：廻乾就濕恩，刻母親側身臥於床上，正為孩兒把尿，父親正起身取物，孩兒敞開衣襟，裸露身手，狀極天真，（此組高約八十公分。見圖48）應經文頌詞：

「母願身投濕，將兒移就乾，兩乳充饑渴，羅袖掩風寒，恩憐恒廢枕，寵弄纔能歡，但令孩兒穩，慈母不求安。」

第六組，哺乳養育恩，刻孩兒正於母親懷前吮乳。應經文頌詞：

「慈母像大地，嚴父配於天，覆載恩同等，父娘恩亦然，不憎無怒目，不嫌手足擊，誕腹親生子，終日惜兼憐。」

第七組，洗濯不淨恩，刻母親正為孩兒洗衣，後面站立一位婦女舉孩兒至母親肩上玩笑。應經文頌詞：

「本是芙蓉質，精神健且豐，眉分新柳碧，臉色奪蓮紅；恩深催玉貌，洗濯損盤龍，只為憐男女，慈母改顏容。」

第八組：題為為造惡業恩，刻父母與孩兒並坐筵席上，左側有一男一女準備殺豬，其方碑之刻字，尙能辨識，所刻

「養兒方長大，婚嫁是尋常，筵席多殺害，罪業使誰當！」

可知此組所表示者，爲父母爲孩兒婚嫁設宴慶祝，因而多造殺業。

案，此組之題記碑刻與父母恩重難報經文不合，經文上題爲遠行懷念恩，頌詞曰：「死別誠難忍，生離實亦傷，子出關山外，母憶在他鄉；日夜心相隨，流淚數千行，如猿泣愛子，寸寸斷肝腸。」此或表示於第九組中，然題記與經文頌詞，仍然有出入。

第九組：題爲「遠行懷念恩」，刻孩兒已長大成人，出門遠行，老父母則扶杖送別，有蒼老悲淒之容顏，所刻孩兒之首已遭砍斷，只剩身子立於原處（此組高二二五公分見圖49），所刻頌詞僅存最末二行，尚可辨認，爲：

「恐侍門廬望，歸來莫太遲。」

父母恩重難報經文，題爲深加體恤恩，頌詞曰：

「父母恩情重，恩深報實難，子苦願代受，兒勞母不安，聞道遠行去，憐兒夜臥寒，男女暫辛苦，長使母心酸！」摩崖上題字或可能遭人塗抹、串改，然其雕像極不易變易，若第八組爲造惡業恩，不僅不見於經文，即查敦煌發現之變文「父母恩重講經文」，亦未曾提到，可知所本經文，定然不同，或宋時另有傳本，今已失傳。

第十組，爲究竟憐念恩，刻孩兒跪於兩老父母前，其頌詞中，可辨認者爲：

「□□□百歲，□憂八十兒。」

此處則依經文所刻，經文頌詞曰：

「父母恩深重，恩憐無歇時，起坐心相逐，近遙意與隨，母年一百歲，常憂八十兒；欲知恩愛斷，命盡始分離。」

十一組雕像中，將一個人由出生爲嬰兒，漸長爲幼童孩童，以至於長大成人，其父母所養育的心血，一一表現於摩崖上，其目的在於宣揚孝道，使世上不知敬愛自己父母的兒女們，能够及時悔愧，孝養雙親。

在雕像之風格上，因所刻不是佛像，而是宋時之一般庶民，故其社會生活習慣，所著之衣冠服飾，或一般用具，均甚忠實的表現出來，如所刻衣服，均爲身前中分對開，長袍連裙，袖口不寬，男子有截冠者，女子頭髮有盤於頂者，蓋爲宋時之庶民裝扮。

又其於人物內心之感情，或喜，或怒，或哀，或樂，均有生動之刻畫，若其外形之動作，或行住坐臥，或抱執孩兒，或起身取物等，亦均有極高明之手法，不若他處之雕像，雖亦刻有供養人，有代表當代之服飾者，然表情動作上，則無此豐富。

摩崖下段所刻雕像，僅存數像，或已殘毀，或遭移動，右下角所刻罪人四身，表示生前不孝父母，死後墮地獄受苦，其碑上有刻文云：

「大藏佛言或□兒子及其長大，翻爲不孝，……欺凌伯叔，打罵兄弟，毀辱親情，无有施儀，不遵師範……不法之人終必墮阿毗地獄……。」

此大致依原經文，僅略有小出入，原經文云：

「……如斯養育，願早成人，及其長成，反爲不孝，尊親與言，不知順從，應對無禮，惡眼相視，欺凌伯叔，打罵兄弟，毀辱親情，無有禮義，雖曾從學，不遵範訓，父母教令，多不依從，兄弟共言，每逢違戾，出入來往，不啓尊堂，言行高傲，擅意爲事。……」

「不孝之人，身壞命終，墮於阿鼻無間地獄。」

此以經文及地獄罪報形相，以喚起世人能行孝道，敬養雙親，於佛經之原義，實善於表揚，巨細彌遺。

註一六〇：見安世高譯佛說父母恩難報經。  
註一六一：同註一六〇。

## 第五章 釋迦牟尼佛行孝報恩本迹

### 第一節 緣 起

在大乘佛法中，主要闡揚者，爲菩薩行，菩薩六度中以布施度爲首，布施分財施、法施、無畏施，錢財可布施、教化之法可布施、身心性命亦可布施。釋迦牟尼佛所行孝道，是真正犧牲自我，毫無私心在內，將身心性命一併奉獻者，

此正是菩薩行之無畏布施。

佛家之時間觀，總超乎三際，由現在世追溯過去世無盡，亦推展至未來世無窮，過去無數世累積之善惡業，可影響至現世以致未來世，因之佛為現身說其無畏孝道，便追溯自身之過去無數世。

中華民族向受儒家思想薰陶，倫理觀念深重，故對於孝道之闡揚便非常契合。

寶頂大佛灣十七座崖所刻者，正是釋迦牟尼佛自身行孝報恩之事蹟。

大佛灣第十七號摩崖崖面高約七〇〇公分，寬一四五〇公分，正中刻一高三五五公分釋迦牟尼佛半身巨像，其中以「三聖御製佛牙贊」之石碑作臺座，佛左手持誄，右手結說法印，頭頂化出「忉利天官」之境界，左右兩壁面以「大方便佛報恩經」，「淨飯王般涅槃經」，「佛說太子經」，「雜寶藏經」等經中所載之事跡，刻出佛前生和現世行孝報恩經過，以宣揚種種自我犧牲之精神。

在左右兩壁崖面共刻十二組雕像，分列三層，計上層左右各三組，中層各兩組，下層各一組，雕像內容見於方碑上有經文及標題說明。

### 左壁三層：

下層一組：刻「六師外道誘佛不孝」。

中層二組：第一組刻「釋迦因地割肉供父母」。

第二組刻「釋迦因地捨身濟虎」。

上層三組：第一組刻「釋迦因地鵝鶴行孝」。

第二組刻「釋迦因地行孝出骨髓爲藥」。

第三組刻「釋迦因地行孝證三十二相」。

### 右壁三層：

下層一組：刻「釋迦爲末世衆生設化法故擔父王棺」。

中層一組：第一組刻「釋迦詣父王所看病」。

第二組刻「釋迦因地修行舍身求法」。

下層三組：第一組刻「釋迦因地爲太子行孝」。

第二組刻「釋迦因地割肉」。

第三組刻「釋迦因地雁書招太子」。

上述十二組雕像中，如左壁之「六師外道誘佛不孝」、「釋迦因地割肉供父母」、「釋迦因地行孝出骨髓爲藥」、以及右壁之「釋迦因地割肉」、「釋迦因地雁書招太子」等均出之於大方便佛報恩經中之所載。

大方便佛報恩經，分序品、孝養品、對治品、對菩提心品、論議品、惡友品、慈品、優波離品、親近品等共九品，凡七卷，佛爲饒益一切衆生，爲令一切聲聞、辟支佛究竟一乘道，爲諸大菩薩速成菩提報佛恩，令衆生念重恩、令衆生越於苦海、令衆生孝養父母……等等因緣而說此經。

若左壁上層第三組之「釋迦因地行孝證三十二相」，則見於過去現在因果經，佛本行集經等。中層第二組之「釋迦因地捨身濟虎」，則見於菩薩本生髮論，佛說菩薩投身餓虎起塔因緣經等。

其右壁之中層第一組「釋迦詣父王看病」以及下層之「擔父王棺」均出於「淨飯王般涅槃經」，若下層第一組「釋迦因地爲太子行孝」，則出於佛說太子經。

## 第二節 六師謗佛

大方便佛報恩經第一卷序品中，即載六師外道（註一六二）謗佛之事跡。

佛在王舍城耆闐崛山中，與諸大比丘，諸菩薩摩訶薩欲界諸天子等聚會，佛弟子阿難即入城中乞食，遇一婆羅門子，「孝養父母，其家衰喪，家計蕩盡，擔負老母，亦次第行乞，若得好食香美菓蓏，仰奉於母，若得惡食萎菜乾果，而自食之，阿難見之心生歡喜，偈讚此人「善哉，善哉，善男子，供養父母奇特難及！」

阿難前行又遇一梵志，爲六師徒黨，執著邪論，殘滅正法，心懷嫉妒，毀謗佛門，語阿難言：

「汝師瞿曇，諸釋種子，自言善好有大功德，唯有空名而無實行，汝師瞿曇實是惡人，遠生一七，其母命終，豈非惡人也，逾出宮城，父王苦惱生狂痴心，迷悶躰地，以水灑面，七日方能醒悟，云何今日失我所生，舉聲大哭，悲淚而言，國是汝有，吾唯有汝一子，云何捨我入於深山！汝師瞿曇，不知恩分而不顧錄，遂前而去，是故當知是不孝人，父

王爲立宮殿，納娶妻妾，而不行婦人之禮，令其愁毒，是故當知無恩分人。」

阿難聞之，心中大是不悅，乞食完畢，還詣佛所，禮敬向佛發問，關於佛法之中，孝養父母之事。

以上六師謗佛不孝之事蹟，刻於右壁下層，阿難前行所遇婆羅門孝子，擔負兩老父母而行乞，六師黨徒中，前面二人作交談譏笑狀，後三人中，一人手均拍板敲打，一人舞袖歌唱，第三人擊鼓，其造形有頭上戴大帽者，有唇下蓄短鬚者，均生動滑稽，逼真自然，（通高一三一公分見圖50），又在三人上端刻有一半身女子，結長髮辮，披於肩上，歪斜顏面，正吹奏樂器（身高五五公分，見圖51）。

### 第三節 須闍提太子割肉供父母

佛因阿難發問，於是怡然微笑，自面門上放無數光明，遍照十方世界，令無量諸天人、菩薩、及其眷屬，皆來聽說說孝養父母之苦行因緣。

佛首先敍述過去世，有婆羅奈國邊境之小國王，爲叛臣羅睺所逼，爲歸投他國，而誤入途路，前行數日，糧食已盡，王及夫人舉聲大哭，料必餓死，時太子須闍提，遂獻計求其父王日日持刀就其身上割三斤肉，分作三分，二分奉上父母，一分還自食之，以續身命，其父母隨其子言，日日割肉食之，至最後一日，須闍提身肉已盡，骨髓相連，命迫須臾，遂目送父母離去。

須闍提太子餘命未斷，新血肉香，爲羣蚊所封，苦不堪言，遂發誓願爲父母得福，以餘身施諸蚊虻，而來世得成作佛。須闍提太子發願已，天地震動，直至忉利天宮，天帝釋化爲獅子來相試，問須闍提曰：

「汝是難捨難能，身體血肉供養父母，如是功德，爲願生天作魔王梵王天王人王轉輪聖王？」

須闍提報天王釋言：

「我亦不願生天作魔王、梵王、天王、人王、轉輪聖王，欲求無上正真之道，度脫一切衆生！」

天王釋言：

「汝大愚也，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註一六四），久受勤苦然後乃成，汝云何能受是苦也？」

須闍提報天王釋言：

「假使熱鐵輪，在我頂上旋，終不以此苦，退於無上道！」（註一六五）

須闍提太子正是釋迦牟尼佛之前身，此割肉供父母事蹟，刻於左壁中層第一紹上，波羅奈國王及王夫人對面而立，王左手抱須闍提太子，右手扶劍，正擬割取太子身上肉，神情悲慘。

須闍提太子所發出之「假使熱鐵輪，於我身上旋，終不以此苦，退於無上道」王弘大誓願，正是寶頂山摩崖之經營者趙智鳳終身所皈依之信條，故二十號摩崖趙智鳳自造像身後之塔上，即刻有假使熱鐵輪於我頂上旋，終不以此苦，退失菩提心」，文句雖稍有出入，而大義却完全一致，蓋此二十字，包括著釋迦牟尼佛之教法中，最為深長之意義，依此意義帶著無比之威力，默默地感召人們，指引人們以走向那積極、奮發、進取之人生大道上。

#### 第四節 轉輪王刻身求法

佛繼須闍提太子事又說第二故事，佛謂過去世有轉輪聖王，以十善導化衆生，得微妙五欲之樂，然不能免除衆生生老病死、無常敗壞之苦，因而發願求無上出世間法，能令衆生讀誦玩習，而遠離生死得至涅槃正途。

有婆羅門，自言知解佛法，為使者請入王宮，轉輪聖王使婆羅門大師端坐已定，合掌請求解說佛法，而婆羅門却答言：「王大愚也，吾學是佛法，久受勤苦因乃得成，今者大王，云何直欲得聞？」

大王白大師言：「欲須何物？」

婆羅門言：「與我供養。」

王言：「所須供養為是何物，衣被飲食耶？金銀珍寶耶？」

婆羅門言：「吾不須如是供養。」

王言：「象馬車乘耶？國城妻子耶？音樂倡伎耶？」  
婆羅門言：「吾都不用如是供養也，若能就王身上，剜作千瘡，灌滿膏油，安施燈柱，燃以供養者，吾當為汝解說佛法，若不能者，吾欲起去。」

奉供養。」

王未答頃，婆羅門卽尋下座，轉輪王卽前抱持報言：「大師，小復留懷，今我智慧微淺，功德薄少，小頃自思惟當報大師言：『所須供養者，當速辦之。』」

轉輪聖王回入內宮，辭別衆夫人，割捨諸太子，還至殿上見婆羅門大師，脫下身上瓔珞衣服，端身正坐，問羣臣、諸子、衆夫人，誰能爲其剜身千瘡？衆人皆謂，寧以利刀自剜兩目，終不能以手剜王身也。

大王正憂惱間，有一旃陀羅却從衆人間走出，謂能替大王剜割千身，便持牛舌刀就大王身上，遍體剜割，頃刻之間，身上已數滿千瘡。大王又於身上灌滿膏油，插上火炷，婆羅門恐燃燒後，命當不濟，遂先爲王說半偈法：

「謂與衰法，夫生輒死，此滅爲樂。」

大王聞之，內心歡喜，告羣臣諸子，應憶持是法，讀誦玩習，思惟其義，如說修行，並轉告國王衆百姓。

轉輪聖王燃起千燈供養大師，其光明遠照十方世界，燈光中亦出音聲說此半偈，其聞法者皆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其光之上忉利天宮，令忉利天王帝釋下降人間，謂大王道：「剜身千瘡，修此苦行，爲求半偈，何所作爲？」

轉輪聖王報天帝釋道：

「我亦不求人天尊貴，正欲求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爲一切衆生故，不安者安，不解者解，未度者度，未得道者欲令得道。」（註一六七）

轉輪王割肉求法之事蹟，刻於右壁上層三組中之第二組，旃陀羅站於轉輪聖王身後，手上持刀，正剜大王手臂上肉，婆羅門則站立前面正欲說法，大王神情安然，並無痛苦狀。

## 第五節 忍辱太子出骨髓為藥

佛因母親生產七日後，即命終生忉利天，爲母行孝道，便升忉利天，爲母摩耶夫人及諸天衆說法九十日。

大佛灣十七摩崖中，正中所刻佛半身巨像，左手持鉢，右手結說法印，表示正爲大衆說法，頭頂化出之忉利天宮，則表示其母及諸天衆，亦正聞法。

佛在忉利天宮說法時，闍浮提（註一六八）大衆，心中愁苦，而六師徒衆，却從旁惡意毀謗。

佛自天上下來後，大衆雲集、禮拜供養，忽然間，有七寶塔，自地踊出，位於空中，無數幢幡而懸其上，百千寶鈴不鼓自鳴，微風吹動出微妙音。

彌勒菩薩因衆人疑惑，便上前勸請佛說此寶塔因緣。

佛便爲大衆說過去世波羅奈國有忍辱太子事。

忍辱太子，性善不瞋，聰明好善布施，國中有六大臣性暴惡奸詭，嫉惡太子。

時波羅奈大王身嬰重病，苦惱憔悴，命在旦夕，六大臣欲除太子，共相議定，報太子言：

「臣等在外，於六十小國八百聚落中，求覓藥草，了不可得。」

「所求藥草，是何物也？」太子問。

「正是自生以來，不瞋人之眼睛及骨髓，若得此藥，得全王命，若不得者，命在不久，於諸國土無有此人。」

「今我身者，似是其人，我自生以來，未曾有瞋。」

「太子若是此人，此事亦難，因天下所重者莫若己身。」

「不如諸臣所言也，但使父王病得無損者，假使捨百千身亦爲不難，況我今日此繖身也。」

「如此，但隨太子意。」

忍辱太子卽入宮中，告別母后，母后聞之，昏厥於地，冷水灑面，良久乃蘇。

大王得知所服之藥竟者，是乃子之骨髓及雙目，心驚毛豎，往到子所，其命已終。

大王及諸小臣，只得以牛頭栴檀香木積以成稱，闍維（註一六九）太子身骨，復以七寶起塔供養。

大王告大衆，「波羅奈大王卽今現我父悅頭檀是也，母后卽今現我母摩耶夫人是也，忍辱太子卽今我身是也。菩薩於

無量阿僧祇劫孝養父母衣被飲食房舍臥具，乃至身肉骨髓其事如是，以此因緣自致成佛，今此寶塔從地踊出者，即是我爲其父母捨此骨髓及其身命，即於此處起塔供養，我今成佛即踊現其前。（註一七〇）

忍辱太子出骨髓爲藥之事蹟，刻於左壁上層三組中之第二組，忍辱太子盤腿合十而坐，神情悲愍，旃陀羅站在其側，正爲其掏出骨髓，前面又有一人跪下雙手持盤作承接狀。

## 第六節 雁書招太子

佛法教人怨親平等，若提婆達多，常懷惡心，毀害如來，而如來俱以慈悲力，因乃得濟，阿難於是問提婆達多於過去世時，殷害世尊之事蹟。

佛遂舉過去世波羅奈王膝下之善友及惡友二太子事。

善友太子，性情調善，受父母鍾愛，惡友太子爲善友之弟，性情暴惡，受父母憎惡。

善友太子爲能稱意給足一切衆生，遂聚集衆人，莊嚴行具，入海取摩尼寶珠。惡友懼受父母遺棄，遂亦隨其兄入海諸人至海洲珍寶山，善友辭別衆人，獨自入龍宮，受龍王招待七日，贈以摩尼寶珠，返回岸邊。

善友見其弟惡友，告以取得摩尼寶珠事，惡友心懷妬惡，於善友臥眠時，取二乾竹，刺兄兩目奪珠而去。

惡友齋持寶珠歸還本國，與父母相見，白父母言：「我身福德而得全濟，善友太子與諸伴徒，薄福德故，沒水死盡。」

父母大哭，昏厥於地，以冷水灑面，良久乃蘇，責問惡友道：「汝云何乃能持是回來？」

惡友心生懊惱，便將寶珠埋於土中。

善友被棄荒郊，流浪爲盲乞兒，後爲其婦利師跋王女所獲，因睹誓而雙目平復如故。

善友太子未入海前於宮殿時，養一白雁，衣被飲食行住坐臥，都在一處。時王后時修書一封，繫於雁頸，雁即飛昇虛空，宛轉至大海，尋覓周遍不見太子蹤影，又至利師跋國，遠遠望見善友太子於宮殿前，雁子悲鳴一聲，投身於善友

懷中，太子取得母書，頂禮拆封展讀，知其父母晝夜悲哭追念太子，致雙目失明，太子細將經過情形，修書一封，仍繫雁頸飛回波羅奈國，大王夫人得信，歡喜無量。

波羅奈大王枷鎖惡反手脚，關閉於牢中，遣使向利師跋王，討回善友太子，國中人灑掃燒香，迎太子歸。

善友要求放出惡友，爲其脫去枷鎖，善言軟語問其寶珠處所，問經三次，方知埋於土中。

善友取得寶珠，往父母前跪燒妙香，咒誓令其父母兩目明淨如故，父母雙眼平復，得見愛子，歡喜慶幸異常！  
珠！」於是東方有大風起，吹去雲霧，虛空之中皎然明淨，一切衆生所須樂具，皆悉充足。

佛告阿難，波羅奈大王即其今父悅頭檀，王后即今母摩耶夫人，惡友太子即是提婆達多，善友卽佛陀自身也，佛謂「提婆達多過去世時，常懷惡心毀害於我，而我以忍辱力常念施恩，因乃得濟，況今成佛！」（註一七二）

此故事刻於右壁上層三組中第三組，善友太子持摩尼寶珠跪於父母前，自誓願令父母兩眼能明淨如故，其上刻有雁鳥銜書於空中飛翔。

### 第七節 釋迦行孝證三十二相

悉達多太子生下之後，卽有甚多瑞相，其父淨飯王請諸位婆羅門相師爲太子看相，具言太子乃世間人天之眼，若出家，則必成就一切種智（註一七二），若在家者，必爲轉輪聖王領導四天下，如大海容納江河，須彌之勝於衆山，如日之光暉，如月之清涼，太子爲尊也。淨飯王聞之，心中大喜。

有仙人阿私陀，具足五通，能斷諸疑惑，居在香山，亦至王宮，淨飯王請其入於後宮，尊爲上座，仙人道：「我在香山見到大光明諸奇特相，又知大王心中所念，便以神力乘虛而來，聽諸天人道：王太子必當成一切種智，度脫天人，又王太子從右脇生，墮於七寶蓮花之上，而行七步，舉其右手而作獅子吼：『我於天人之中，最尊最勝，無量生死於今盡矣！此生利益一切天人。』又復諸天圍繞恭敬，聽說有如此大奇特事，快哉，大王，宜應欣慶，太子如今

可得見否？」

淨飯王及夫人抱太子欲禮敬仙人，仙人却阻止道：

「太子爲天人三界中尊，如何可以禮敬於我？」

仙人合掌禮太子足，王及夫人請仙人相太子，仙人占相之後，忽然悲泣，不能自勝，王及夫人見狀大驚，問道：

「我子初生，具諸瑞相，今有何不祥而哭泣？」

「大王，太子相好具足，無有不祥。」

「然則，有長壽相否？得轉輪王位，王四天下否？我年既老，能以國土皆付託之否？或必當隱居山林，出家學道？」

「大王，太子身上具足三十二相（見第三編第一章），若在家者，年二十九爲轉輪聖王，若出家者，成一切種智，廣濟天人，然而王太子必當學道，得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不久當轉清淨法輪、利益天人、開世間眼，而我今年已一百二十歲，不久命終，生無想天，不見佛興，不聞經法，故自悲耳。」

「尊者方才占言有二種：一當作王，二成正覺，如何今言決定成一切種智？」

「我相之法，若有衆生，具三十二相，或生於非處，又不明顯，則此人必爲轉輪聖王，若三十二相，皆得其處，又復明顯，則此人必成一切種智，我所觀太子諸相，皆得其所，又極明顯，所以決定知成正等正覺。」

阿私陀仙人語畢，辭別而退。（註一七三）

以上阿私陀仙人爲悉達多太子占相之經過，刻於十七摩崖，左壁上層三組中第三組，阿私陀人正爲太子看相，淨飯王及夫人亦立於前，石刻中爲強調太子之恭敬師長，孝順父母，便以太子合十跪地以表謙孝之美德。

悉達多太子身具三十二相，每一相好，皆是從初發心堅固菩提，知恩報恩所修之妙行，故得其相好，三十二相中，每一相均代表一種德行，尤以孝養父母爲最基本，如足下輪相者，表供養父母和上師有德之人，憍長指相者，表於諸衆生不生害心，無切盜想，而見父母和師長有德之人，遠出奉迎安施床座，恭敬禮拜破除驕慢。足柔軟相，則代表以好酥油摩洗父母和師長有德之人。一毛右旋相者，是常思惟諸法甚深之義，樂修善法，供養父母和上師長有德之人，若行道路，佛塔僧坊，除去墮石荆棘不淨。目紺青色及眼如牛王二相，則代表修集悲心，視諸衆生猶如父母。……

總之三十二相好，旨在闡揚菩薩行孝報恩，爲衆生行大慈悲，能知恩報恩，修集此不可思議甚深微妙之相好，而利益無量百千萬億大地微塵衆生，令其當菩提心，是其主旨也。

## 第八節 瞳子行孝

釋迦於過去未成佛前，有一世爲慈慧菩薩，見迦夷國中有一對孤無兒女之盲夫婦，發心入山水無上慧，菩薩憐其目盲，因下生其家作子，字號曰啖。啖至孝，奉侍父母至山中，取白種果以食父母，時父母渴欲得飲水，啖被鹿皮衣，提瓶行汲水。時有迦夷國王入山射獵，放弓射殺羣鹿，箭誤中啖正射其胸，啖大叫：「誰一箭殺三道人？」王聞人聲下馬問道：「卿是何人？被鹿皮與禽獸無異。」啖告以偕父母山中修道事。時山中大風暴起，吹折樹木，百鳥悲鳴，走獸呼動，王自悔責，欲拔其箭，箭深不出。啖語王曰：

「非王之過，自我宿罪緣過所致，我不惜身，但念盲父母耳，年既衰老，兩目復盲一旦無我，亦當終歿，無所依仰，以是之故，用自懊惱酷毒耳。」

王悔愧交加，向啖陳言道：

「若子終歿，我不還國，便住山中供養卿盲父母，如卿在時，勿以爲憂。」

啖雖中箭，聞此語心喜意悅，雖死不恨。

啖又指示盲父母住處。王去之後，啖卽奄然而死。

王至草屋，見盲父母，告以毒箭誤殺啖事，盲父母心中大慟，仰天自陳言道：

「我子啖者，天下至孝，無有過之，蹈地常恐地痛，有何罪故射殺之，向者，大風卒起，吹折樹木，百鳥悲鳴，我在山中二十餘年，未曾有此災變，我子啖取水不還恐當有效，諸神皆驚，肅肅而動。

王牽盲父母至，子尸上，父抱其頭，母抱兩脚著其膝上，各以兩手捫啖前，俱共誓言：

「若啖至孝，天地可知，箭當拔出，毒痛當除，啖應更生！」

第二忉利天帝座卽爲動，第四兜率天，釋梵四王從天上来，來到啖子前，以神妙藥灌口中，藥入啖口，箭拔出毒，更生如故，父母聞啖以死更生，兩目皆開，鳥獸皆大歡喜，風息雲消，日爲重光，流泉清涼，蓮花五色，旃檀樹木，香

倍於常。

時王歡喜不勝，禮天帝釋，還禮父母及啖子者，願以一國所有財寶，俱上道人，自身供養，令其滅罪，永無有餘！  
 （註一七四）

啖子行孝故事刻在右壁上層三組之第一組，啖子中箭後，其父抱其頭悲哭，啖子躺臥乃父懷中，國王立於其身側，其父身後，則刻一帝釋手持一盒妙藥，神情生動。

### 第九節 薩埵太子捨身飼虎

釋迦牟尼佛於過去世，未成佛前生爲薩埵太子，曾與其二兄波羅、提波遊賞山林，遇母虎產七子，已經七日，諸子圍繞，餓羸將死。波羅乃言：「哀哉此虎，必噉其子」。提波乃言：「倉猝無求，唯有捨身。」薩埵自思：「我今此身於百千生虛棄敗壞，曾無少益，云何今日而不能捨？」諸太子徘徊久之而去。

薩埵太子又作是念：「當使我身成大善業，於生死海作大舟航，若能捨此身，則棄無重惡疾百千怖畏，是身唯有便利不淨，筋骨連持，甚可厭惡，是故我今應當棄捨以求無上究竟涅槃，永離憂愁無常苦惱，百福莊嚴，成一切智（註一七五），施諸衆生無量法樂。」

薩埵太子發大勇弘誓，悲心轉增，因慮兄懼，方便遣離，獨至虎所，脫衣置於竹上，委身而臥，太子慈悲威勢使虎無能爲力，卽上高山，投身於地，虎今羸弱，不能食之，於是以乾竹刺頸，血湧淋漓，徐近虎邊，虎遂得食，舐頸上血，瞰肉皆盡，唯留餘骨。

是時大地六種震動，如風激水，日無精明，如羅睺障，天雨華香，繢紛亂墜。其父母及二兄共至捨身處，惟見遺骨隨處交橫，悲痛萬分，幾至昏厥，遂收其遺骨舍利，爲作供養，置寶塔中。（註一七六）

此故事刻於左壁中層中之第二組，薩埵太子已然捨身，其父母大車國王及王后至其捨身處，扶太子骸骨，神情悲愴，左下方所刻一虎，僅露半身。

### 第十節 佛詣父王所看病

佛陀行孝本迹，不僅於過去無量世中，已經精進勤行不懈，以致於成佛證道，成就人天師表後，依然不廢人子與父母之間之孝行，佛不但於父王病重未及棄世時，及時趕到，以見最後一面，滿父王之願，甚且死後還親自抬棺送葬，以盡人子之最後義務。此正契合儒家推崇之養生送死，親視含殮等人子之禮。

時舍夷國淨飯王，正要重病，四大殘容其體，支節欲解，喘息不定，國中明醫，雖施以種種治療，而無能愈者。王心煩躁，告諸王說：

「我命雖逝，不以爲苦，但恨不見我子悉達，又恨不見次子難陀，以除貪淫世間諸欲，復恨不見斛飯王子阿難陀者，持佛法藏，一言不失，又恨不見孫子羅云，年雖幼稚神足純備，戒行無缺，吾設得見諸子等，我病雖死，未離生死，不以爲苦。」

佛在靈鷲山，以天眼遙見父王臥病憔悴，知父王渴仰欲見諸子。於是率同難陀，阿難，羅云等諸子一齊現身於羅迦衛大城中。

佛以三十二相八十種好，放大光明，照曜四周國界，照在王身上。王正怪異，而忽聞人報佛來，遂敬意踴躍，不覺起座，須臾，佛便入宮。

王一見佛，先遙舉雙手，希望佛能觸其身，令其得安，又讚歎佛道：

「汝願已成就，亦滿衆生願，我今得重病，願佛度我危，嚴飾瞿曇種，汝爲甚奇特，末世說正法，無獲而作獲，法王以法味，獲譯諸衆生，如是後世人，我子極慈孝，人中之上寶，名達大千界，上至淨居天，獨步無等雙。」

佛言：「唯願父王，莫復愁悒，所以然者，道德純備，無有缺減。」

佛從袈裟裡出金色臂，掌如蓮華，卽以手著父王額上：

「王是清淨戒行之人，心垢已離，今應歡悅，不宜煩惱，當諦思念，諸經法義，於不牢固，得堅固志，以種善根，是故大王，宜當歡喜，命雖欲終，自可寬意。」

時大稱王便以恭敬意，告訴王，謂佛是王子，神力具足，次子難陀已度生死諸欲之海，阿難陀者，已服法味，王孫羅云，則已成四道果，是四子等，已壞魔網。

時淨飯王，聞是語已，歡喜踴躍，不能自勝，卽以自手捉於佛手，著其心上，王於臥處，仰向合掌，白世尊言：

「我瞻如來，目睫不瞬，視之無厭，我願曰滿，心意踊躍，從是取別，如來至真，多所饒益，其有得見，聞所說者，此輩之等皆是有相，大功德之人，今日世尊，是我之子，接遇過多，不見捐棄。」

王於臥處，合掌心禮世尊足下，時佛手掌，故在王心，無常對至，命盡氣絕。此正是生離死別之一刻，多年來所念念不忘之愛子，如今成爲「人中之上寶，名達大千界」，受無量衆生所皈依景仰之世尊，竟然能於父王去世之前，趕來照耀、撫慰，而其次子、侄子以及孫子，亦蒙受佛教教化而於出世間法，能有所成就，淨飯王目睹如斯、愁悶頓忘、歡喜踊躍，心中充滿欣慰，含笑而逝！（註一七七）

佛詣父王所看病，刻於右壁中層二組中第一組，佛以右手撫父王額，父王以手握佛手放置胸前，阿難合掌立於佛側，羅云則立於父王腳前，均甚生動。

### 第十一節 釋迦抬棺

佛陀孝行是無盡的，佛的慈悲是無量的，當日覩父王在自己掌心之撫著下，安然長逝，諸釋子是「號啕啼哭，舉身自撲，兩手拍地，解髻亂髮、同發聲言、永失覆蓋、中有自絕瓔珞者，中有自裂壞衣服者，中有取灰土而自坌者，中有自總拔其髮者。……」

何等悲慘，國王大崩，國失威神！

「時諸釋子，以衆香汁，洗浴王身，纏以劫波育瓶及諸綸帛，而以棺斂，作師子座，七寶莊技、真珠羅網、垂繞其傍，便舉棺置於師子座上，散華燒香，佛共難陀，在喪頭前肅恭而立，阿難羅云，住在喪足，難陀長跪白佛言：

「父王養我，願聽難陀擔父王棺。」

阿難合掌前白佛言：

「唯願聽我擔伯父棺」

羅云復前而白佛言，「唯願聽我擔祖王棺！」

「爾時世尊，念當來世，人民兇暴，不報父母育養之恩，爲是不孝之者，爲是當來衆生之等，設禮法故，如來躬身自欲擔於父王之棺，即時三千大千世界，六種震動，一切諸天，與無央數百千眷屬，俱來赴喪。」

佛以大無畏孝行，爲來世設法教化，而擔父王棺，一時感動了四大天王，四天王自天界下來赴喪，跪於佛前，齊聲說道：

「唯然世尊，願聽我等擔父王棺，所以然者，我者亦是佛之弟子，亦復從佛，聞法意解，得法眼淨，成須陀洹，以是之故，我曹宜擔父王之棺。」

於是佛便聽任四天王，變身人形，以手擎棺，擔在肩上，佛則躬身手執香爐，在喪前行，出詣葬所。於是在靈鷲山上，以牛頭旃檀等種種香木，聚集於棺木上，以火焚化之。

佛適時告衆會曰：

「世皆無常，苦空非身，無有堅固，如行如化，如熱時炎，如水中月，命不久居，汝等諸人，忽見此火，便以爲熱，諸欲之火，極復過此，是故汝等，當自勸勉，永離生死，乃得大安！」

淨飯王屍身火化之後，衆人便以金函盛置其骨，且共起塔，懸繪幡蓋及種種鈴供養塔廟。

佛告諸衆會，謂王爲清淨人，生淨居天。衆人心中，便較寬慰。（註一七八）

大佛灣十七靡崖右壁下層碑文是：「釋迦牟尼佛爲來世衆生設化法，故擔父王棺。」

難陀手執香爐在前，佛與二人抬棺前行，阿難與羅云在棺後拱手合十送葬。（見圖52）

佛頭上兩道白光，以示其威神，阿難、難陀、羅云依其所證道之高下，而表現各自不同，阿難等三人俱是佛弟子，以頭巾覆頂，身著袈裟，雙眉緊鎖，雙目未睜，形容悲悽，其失怙無依狀，表露無遺。（見圖53）

而在佛之表情却是不同，佛之容顏豐滿，眼中現出一種哀而不傷之神色。（見圖4）  
在雕刻披法上，人物心中感情之表現，有極高之手法。

註一六二·六師外道：一富蘭那迦葉，立一切之法，斷滅性空無君臣父子忠孝之道者。二末伽梨拘睂梨子，計衆生之苦樂，非由因緣，惟自然者。三刪夜羅胝子，計不求道，但經生死劫數間，自盡苦際，如縷丸轉於高山，縷盡自止者。四阿耆多翅舍欽婆羅，身著弊衣，五熱炙身，以苦行為道者。五迦羅鳩馱迦旃延，計諸法亦有相亦無相，應物而起見者，若人問爲有耶，則答爲無，爲無耶，則答爲有。六尼陀若提子，計苦樂罪福，盡由前世，必當償之，非今行道所能斷者。以上六師，與佛同世，自稱爲一切智者，見維摩經弟子品，涅槃十九，

止觀十上。

註一六三·瞿曇·舊稱瞿曇、俱譚等，新稱喬答摩。爲釋種之姓，古來佛姓，有瞿曇、甘蔗、日種、釋迦、舍夷等五種名稱。

註一六四·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舊譯曰無上正偏知，無上正遍道，真正偏知，一切真理之無上智慧也。新譯曰無上正等正覺，真正平等覺知一切真理之無上智慧也，法華玄贊二曰：「阿云無，耨多羅云上，三云正，藐云等，又三云正，菩提云覺，即是無上正等正覺。」

註一六五·此節經過見大方便佛報恩經卷一孝養品。

註一六六·無始，言一切世間，若衆生、若法，皆無有始，如今生縱前世之因緣而有，前世亦從前世而有，如是展轉推究，故衆生及法之元始不可得，故云無始。

註一六七·以上情節見大方便佛報恩經卷二對治品。

註一六八·闍浮提，舊稱闍浮提、琰浮洲，闍浮提碑波，新稱瞻部洲、當須彌山之南方、洲名，卽吾人之住處。

註一六九·闍維，梵語，一作茶昆，茶昆謂僧死火化也。

註一七〇·以上情節見大方便佛報恩經卷三論議品。

註一七一·以上情節見大方便佛報恩經卷四惡友品。

註一七二·一切種智，三智之一，言能以一種之智，知一切諸佛之道法，又能知一切衆生之因種也。

註一七三·以上情節見過去現在因果經卷一。

註一七四·此節情節見佛說菩薩眼子經或佛說眼子經。

註一七五·一切智，佛智之名，三智之一，知了一切之法。

註一七六·此節情節見菩薩本生鬘論卷一投身飼虎緣起。

註一七八·此節情節見淨飯王般涅槃經。

註一七八·同註一七八。

## 第六章 九子母

### 第一節 詞利帝母故事

九子母龕所刻爲詞利帝母之故事，詞利帝母又名「鬼子母」、「歡喜母」，在毘奈耶雜事，佛說鬼子母經，大藥叉女歡喜母拜愛子成就法（亦名詞哩底母經），詞利帝母真言經等均記載有關於詞利帝母之事蹟。如：

「往昔王舍城中有獨覺佛出世，爲設大會，有五百人各飾身共詣芳園，途中遇懷姪牧牛牛女持酪漿來，勸同赴園，女喜之舞蹈，遂墮胎兒。諸人等捨之赴園內，女獨止而懊惱，便以酪漿買五百菴沒羅果，見獨覺佛來女傍頂禮而供養之，發一惡願曰，我欲來世，生王舍城中盡食人子。由此惡願，捨彼身後，生爲王舍城婆多藥叉長女，與健陀羅國半叉羅藥叉長子半支迦藥叉婚，生五百兒，恃其豪強日日食王舍城男女，佛以方便隱鬼女一子，鬼女悲歎求之，知在佛邊。佛曰：汝有五百子，尚憐一子，況餘人但有一二耶，乃教化之授五戒，爲鄔波斯迦（註一七九）。鬼女曰：今後無兒可食者，佛曰：勿憂，於我聲聞弟子每食次呼汝及兒名，皆使飽食，汝於我法中勤心擁護伽藍及僧尼，鬼女及兒皆歡喜。」（註一八〇）

而於佛說鬼子母經中所載之鬼子母原爲：「非凡人故，現鬼子母，今生作人，喜行盜人子，是母有千子，五百子在天上，五百子在世間，千子皆爲鬼王，一王者從數萬鬼，如是五百鬼王，在天上燒諸天，五百鬼王，在世間燒帝王人民如是，五百鬼王，天亦無奈何。」鬼子母既是如此一位兇人，故當佛遊大兜國時，鬼子母亦專盜食民家兒女，令民家失子而哀苦，佛便令衆沙門將其子千數，全悉取回藏匿於精舍，鬼子母失子而向佛哀求懺悔，受佛之教化，得須陀漁道，知其子之爲惡天上及人間，遂發願欲報答天上天下人之恩惠，凡國中人民，無子者求子，便滿其所願，又教令其千子，使能護佑人民，不再妄加干害人民（註一八一）。

### 第二節 密教思想

訶利帝母之故事，是依於佛教密宗所流傳之經典，密教有所謂四種曼茶羅，第一、大曼茶羅，是指以篆刻繪畫等，顯現出諸佛菩薩之本身、形像、全體。第二、三味耶曼茶羅，三味耶譯爲本誓，表示諸佛菩薩的本願，或執刀劍，表示瞋恚破邪之相；或持蓮花，表示慈悲度衆之相，凡是所持之標幟及動作皆是三味耶曼茶羅。第三、法曼茶羅，法謂以文字詮表義理，使人能依此規則而生信解之意，諸佛菩薩之名號，種子真言，及一切經論之文義均屬之。第四、羯磨曼茶羅，羯磨譯爲威儀事業，謂諸佛菩薩之行、住、坐、臥等威儀，濟度衆生時所顯示之動作（註一八二）。

另外於修行實踐上，密宗以三密加持爲根本要義，一、身密，以手結成契印，表示召請聖衆。二、語密，口誦真言文句（卽咒語），使了了分明無謬誤。三、意密，卽心意觀想實相，入本尊之三摩地。此三密相互加持，能發神通，消除災患（註一八三）。

訶利帝母既屬於密宗流行之故事，故其所行之法。亦是密教所獨行之法。當其受三歸五戒之後，除發願令王舍城及諸國王，一切人民所生男女，皆得到安樂，而不令一切諸惡鬼神所侵犯之外，且於佛前說陀羅尼神咒，謂來世中諸佛弟子，若欲成就陀羅尼法者，先在白氈上或絹素上，隨其大小畫訶利帝母之形像，又在密室中作四肘方壇，又以白檀香塗，在方壇上作一圓壇，安像於其中上施以天蓋懸掛各種綵幡，並以種種時花散在壇上，又以乳糜酪飯甘脆飲食，及諸果子闌伽香水，燒好沈香而爲供養，訶利帝母像面向西，持誦的人面對像前念陀羅尼神咒或四時三時，乃至一時不應間闊。如此能依教專注密修，訶利帝母，便會現身，以滿祈願者心中之想望，例如有所疑事，疾病，惡人留難，鬼魅騷擾，夫妻不和，負債不還，經官論訟，女子難產，得人敬愛，令人相憶……等等（註一八四），其中主要者，當以無子求子之願爲最普遍，由此而演成祈子送子之民間信仰，宋以後民間送子殿之營造，比比皆是，此或造端於此。

### 第三節 訶利帝母之形像

訶利帝母之形像，有五子、三子、七子、九子之不同，造型，其五子者如：

「訶利帝母，作天女形像，金色身著天衣，頭冠瓔珞坐於宣臺上，垂下右身，兩邊畫二孩子，傍寶臺立，於二膝上各坐一孩子，左懷中把一孩子，於右手中持吉祥果。」（註一八五）  
其三子者如：

「歡喜母作天女形，極令姝麗，身白紅色，天繪寶衣，頭冠耳璫，白螺爲鉶，種種瓔珞莊嚴其身，坐寶臺上，垂下右足，於宣臺兩邊傍膝各畫二孩子，其母左手於懷中抱一孩子，名畢哩孕迦，極令端正，右手近乳掌吉祥葉，於其左右拜畫侍女眷屬，或執白拂或莊嚴具。」（註一八六）

其七子者如：

「於其東門外畫鬼子神，有七鬼子圍繞。」（註一八七）

其九子者如：

「訶利帝母，作天女形像，金色身著天衣，頭冠瓔珞坐寶臺上，垂下右足，兩邊畫二侍女，各執白拂，復有八孩子，各執吉祥葉，左懷中把一孩子，於右手中持吉祥葉。」（註一八八）

以上數種說法，大致相同，訶利帝母均狀若天女，身著天衣，頭戴瓔珞，有一孩羣子圍在身邊，其中以畫九子者流行最廣。（見圖54）

龍岡一二二龕所刻之九子母，便是以此爲藍本，演化塑造出來者，一二二龕高一五八公分，寬一〇四公分，深一五七公分，訶利帝母端坐於龕中，左右及膝前有侍女二，乳母一，孩子九，身在訶利帝母及乳母懷中，或在訶利帝母膝前，雕像部份已毀。其中乳母坐在訶利帝母前面，高六五公分，由所攝圖片，可以看出是一位身形壯實、康健、性情溫和，心地善良之樸實女性，正在抱一小孩授乳，滿懷慈愛之心情，沉浸於喜悅之氣氛中，其旁有一侍立的女僮，亦表示出文靜，柔美的造型。（見圖55）。

#### 第四節 九子母塑像之流傳

訶利帝母之故事，雕塑造成九子母之造型，在五代與兩宋間，極其流行，若干寺院、大殿均請名雕塑家來塑像，如此不但造成無數九子母塑像，亦產生了不少雕塑家倚其技藝之精巧，因而聲動天下，而訶利帝母之故事亦藉此而廣爲流傳，尤其祈子求願之信仰，更是益形普遍。

曾在河南官大殿塑三清大帝尊像之劉九郎，雖已失其真名，却是一位大雕刻技術非常神巧，河南官大殿內外青龍白虎泥塑殿諸神，亦是出於其手法，當時廣愛寺東法華院主惠月亦慕九郎之名氣，而請塑造九子母像，九郎塑工完畢，遂

聲動天下，惠月雖以五百縉酬謝之，而九郎却不委謝而去。九郎又於長春寺大殿中塑造一尊臥孩兒，京邑人士莫不欽佩讚歎。或有人讀曰：「廣愛寺九子母像，乃劉九郎之絕技也！」九郎聞之，却笑道：「吾之所塑九子母像者三，今幽州者第一，陝郊者第二，而廣愛寺所塑者，都是第三，焉得謂之絕技也？」其雕刻技藝之精巧，時人推崇更甚。（註一八九）

九子母塑像在構圖上，亦有甚多相似者，例如宋慶曆五年（西元一〇四五年）王澤在法門寺塑「九子母」像，即爲：「其母則慈柔婉約，且麗且淑，端然處中視諸子爲有撫育之態，其子則有裸而携者，有襁而負者，有羈牛牽衣而爭恩者一人焉，有勝冠服膺而夾侍者二人焉……」（註一九〇）。可見其形勢上，是與本龕大同小異。

訶利帝母龕，清代粧彩題記中遂稱爲送子殿，流行至廣，如石門山、石篆山、王灘、福安橋等處，均有與此相同之雕像，但在結構處理上，則演變後各有差異了。

註一七九：邬波斯迦，舊稱優波夷，優波斯，新稱邬婆斯迦，邬波斯迦，優波賜迦，優婆私柯。譯曰清淨女，清信女，

近善女，近事三寶之義。總稱受戒之女子，四衆之一，七衆之一，淨名疏曰：「優婆夷，此云清淨女。」

註一八〇：見毘奈耶雜事卷三十一。

註一八一：見佛說鬼子母經。

註一八二：見蔣維喬著佛學概論及黃懺華著佛教各宗大義。

註一八三：同注一八二。

註一八四：見訶利帝母真言經。

註一八五：見訶利帝母經。

註一八六：見大藥叉女歡喜母拜愛子成就法。

註一八七：見寶樓閣經。

註一八八：見訶利帝母真言法。

註一八九：見劉醇五代名畫補遺雕塑作門第六。

註一九〇：見金石萃編補正卷二法門寺重修九子母記。

寶頂大佛灣第三十號摩崖，東自南崖進口，西迄圓覺洞止，於高約三公尺，長達二十五公尺之山崖上，依山崖自然形勢，雕有牧牛圖十組。

牧牛圖之故事，本爲一比喻，古印度民族一向視牛爲神聖動物，常引之爲喻，大小乘經典中，提到牧牛者，亦屢見不鮮，例如增一阿含經馬血天子品，有牧牛度水之比喻；牧牛品中所載比丘達之善法修習，亦喻以牧牛十一法；大智度論中，亦有牧牛十一法，內容同此；佛遺教經中，有執杖牧牛之喻；法華經比喻品中，有大白牛車之喻等等，均是最有名者。

迨至唐代禪宗一興，以牧牛與禪家生活爲喻者，更是不乏其例，觀祖師之語錄中，有關牛之話頭者，如潯山之水牯牛（註一九一），石葦之牧牛（註一九二），百丈之騎牛歸家等（註一九三），均爲流傳千古，耐人尋味之公案故事，至於繪圖牧牛者，則已有張符之十牛圖，吳水部之牧牛圖等唐代之作品。（註一九四）

北宋以後，禪風雖未如唐代之盛，然禪詩、文人畫等，却異常流行，牧牛圖頌之作品，更相繼出現，考其種類，却有十餘種之多，其中重要者，如清居禪師有牧牛圖頌十二章（註一九五），廓庵禪師有十牛圖頌十章（註一九六），以及著作不明之白牛圖頌十章等，均爲流傳於北宋中期至南宋初期之間之作品。

寶頂大佛灣三十摩崖所刻牧牛圖十組，雖碑刻題爲楊次公得道牧牛之故事，然其所本必爲當時流行之牧牛圖頌，尤其石刻中有「人牛不見杳無蹤，明月光寒萬象空，若問其中端的意，野花芳草自叢叢」等語（註一九七），可見必是依普明禪師之牧牛圖頌而雕者，蓋當時之流行數本，內容均大同小異，均比喻修道之層次，上進之境界。

十組之中，每組均刻有牧童及牛，張澍謂「凡鐫牛九頭十牧童」（註一九八），則第十組必已無牛。又每一雕像崖面均各有一方碑，碑上刻有頌詞，惜字跡已模糊難辨。

第一組，刻一狂牛野性不馴，雖經牧童用力牽住羈繩，依然昂首瞪目，奮力反抗，不肯回頭，而牧童頭戴圓笠，腰繫圍裙，作蹙眉勉力狀。（見大足唐宋石刻圖三十一）

## 第七章 牧牛圖

依普明禪師牧牛圖頌未牧第一云：

「爭茅頭角恣咆哮，奔走溪山路轉遙，  
一片黑雲橫谷口，誰知步步犯佳苗。」（見圖56）

明胡文煥解曰：

「易曰：君子卑以自牧，人之性心，未經琢磨，如牛之未受鼻穿，咆哮奔走，孰能拘束任其劣性，不顧稼苗，橫跑躊躇，犯人佳禾，然人之初性本善，繼爲慾令智昏，日趨於惡而不自知，若不賤加省察，磨煉其故性，必致善念日泯，而惡念日萌，猶如未牧之牛，狂性驟走犯佳苗也。」

可知此表示人性之未經琢磨之際，貪嗔痴三毒熾盛，猶如野牛之狂奔咆哮，無法拘束，步犯佳苗也。

第二組：刻牧童立牛身旁一手舉鞭，一手緊拉繩繩，牛雖已回頭，仍睜然不馴，牧童所載大圓形斗笠，繫於身後，其身上裝束，異於第一組者。（見圖57）

依普明禪師初調第二云：

「我有芒繩蕕鼻穿，一廻奔競痛加鞭，  
從來劣性難調制，猶得山童盡力牽。」（見圖58）

胡文煥解曰：

「修行之人，如牛初之穿制，不遵約束，尙思狂走，惟憑主翁痛加鞭策，而牛之劣性，不得不爲馴伏，猶人之性，痛加懺悔，遷善改惡，性似牛，心似童，全憑心主時加惕磨煥煉其性情，務使循善易惡，而頑性稍盡，從善之功，竭力護持，方免其恣縱也。」

此言人之心性初受琢磨時，三毒仍盛，需痛加懺悔，方能遷善改惡，如牛之方受約制，仍不馴伏，需由山童痛加磨煉，方能免其放縱。

第三組，刻牧童揮鞭鞭牛，牧童所著之衣，長及腰腿胸前一結，裝束又異於前者。（見圖59）

依廓庵禪師十牛圖頌牧牛第五詞曰：

「鞭索時時不離身，恐伊縱步入埃塵，

相將收得純和也，羈鎖無拘自逐人。」

普明禪師受制第三詞曰：

「漸調漸伏息奔馳，渡水穿雲步步隨，  
手把芒繩無少緩，牧童終日自忘疲。」（見圖60）

胡文煥解曰：

「人之性情，如牛之未受穿制，動輒犯干人理，若明其性，制其心，不敢作惡，從于善，自能善念日增，劣性日消，事事體究，合乎人情天理，都從性分中流出，如牛之步田，不敢犯其佳苗，而人自知遷善，不敢縱其劣性，若牛之鼻受牽，自能知主翁之約束也。」

此言人性已漸能遷善，三毒烈焰稍息，然猶需時加約束，故牧童手把鞭索，刻不離身，以免縱其劣性也。

第四組：牧童牽牛行走，牛繩已較鬆懈，神情亦趨平和，不露兇相，牧童則頭戴斗笠，一脚跨在石崖上，狀極從容。（圖61）

依普明禪師頌廻首第四云：

「日久功深始轉頭，顛狂心力漸調柔，  
山童未肯全相許，猶把芒繩且繫留。」（見圖62）

胡文煥解曰：

「人有劣性，自知懺改，即是回首，諺云：放下屠刀，回頭是岸，然既知改惡，須要從善如流，一超直入，務令惡念盡消，而日久功深，自能純善，稍無犯干良知，雖功能至此，猶憑主翁把握牛牽，時防其心，毋令縱逸也。」

此言人之劣性，已知悔改，如牛性之漸馴，鞭策可稍緩和也。

第五、第六兩組：二牧童相擁而坐，攀肩談笑，雖手上執牛索，而任牛一立右側，一跪左側以飲水（此有一股泉水導引至此），牧童神情歡愉，牛亦安然。（見圖63）

依普明禪帶頌馴伏第五云：

「綠楊陰下古溪邊，放去收來得自然，

日暮碧雲芳草地，牧童歸去不須牽。」（見圖64）

胡文煥解曰：

「人之劣性全消，善性純乎精粹，動輒合乎天理人心，不假勉強作爲，而得如牛之馴伏于主童，不勞牽調，步步自走隨之。」

此言人之劣性既除，貪嗔痴三念亦消，則如牛已馴伏牧童自可攀肩玩要，談笑自若也。

第七組：牧童右手執牛索，以右手指牛。

依巨微禪師護牛第六云：

「牛適人閒却瘦肥，風清月白久忘餓，

幽香野綠盈山谷，幾度朝暉映夕暉。」

此已較前組更進一層，牛已適意，人亦閒暇，雖執牛索，而已無須牽制，喻人已克服自性之劣根，而漸達無礙自在之境界。

第八組：牛自舐蹄，牧童則坐在崖石上，拍手唱歌。

依普明禪師頌無礙第六云：

「露地安眠意自如，不勞鞭策永無拘，

山童穩坐青松下，一曲昇平樂有餘。」（見圖65）

胡文煥解曰：

「經云：去惡務盡，樹德務滋，此即從善改惡之端本也，然人之劣性盡融，惡念消絕，作事皆出自然，合乎天性，無障無礙，惟憑虛靈不昧之功，以應時世人情，己之心性，如日月光明一般，毫無些須滯跡，能障其明象也。」此言人之野性既除，則或舐蹄行走，或露地安眠，已能適意自如，不勞鞭策，牧童無事，自可歌唱昇平，如人之劣性既融，三毒消絕，處世皆能無所障礙也。

第九組：牛昂首舐含樹葉，牧童吹笛。（見圖66）

依廓庵禪師十牛圖頌騎牛歸家云：

「騎牛迤邐欲還家，羌笛聲聲遠晚霞，一拍一歌無限意，知音何必鼓唇牙。」

巨徹禪師十牛圖頌騎歸第七亦云：

「放曠騎歸世所稀，柳絲頌影任風揮，山童吹徹無生曲，笛韻餘暉入禁闈！」（註一九九）

此喻人之劣性既除，惡念既絕，則一切無礙自在，牧童吹笛自樂，以示心境之曠闊自適，恬然安逸。

第十組：牛伏臥地上，牧童則袒胸仰臥，面帶笑意。（見圖67）

依普明禪師頌任運第七曰：

「柳岸春波夕照中，淡煙芳草綠茸茸，

饑食渴飲隨時過，石上山童睡正濃。」（見圖68）

胡文煥解曰：

「人之善性，克盡乎純，一切行為，如日月之行天，行無取事，利益衆生，寧有涯畔，然天自不計其覆育之功也，凡人之善，能臻至此，一切作為，出于天性自然，毫無勉強，古哲云：饑知喫飯睡知眠，運米擔柴出自然，此即自然功夫，不假絲毫強作，人能如此為善，任我渾應，豈不是天壤間一至人耶。」

此又更進一層，所謂妄情野性既已拂盡，行事均合乎自然，不待勉強，所謂饑食渴飲困則眠，不待做作，此已近見性成佛之境矣。

在十組牧牛圖中，若依修道之境界言，雖至第十組，仍未達禪家之最高意境，仍差一段距離，此或因限於雕刻之表達方式，或因雕而受毀，或後人再多事增雕，蓋張澍所見時爲鐫牛九頭，若是第十組僅牧童而無牛，則較合乎牧牛圖頌，然楊師考察時，却見有十牛。

若普明禪師之牧牛圖頌，於任運第七之後，尚有相忘獨照，雙泯三個階段。  
其相忘第八，圖上有白牛及牧童，站在雲端，相對怡然，其頌曰：  
「白牛常在白雲中，人自無心牛亦同，

月透白雲雲影白，白雲明月任西東。」（見圖69）

其獨照第九，圖上牛已無蹤跡，牧童獨自站在明月下，拍手高歌，以表其天心獨對，玲瓏透徹，光明磊落，了無渣滓，本性中之一點靈光，浩浩蕩蕩，行露其間，頌曰：

「牛兒無處牧童閑，一片孤雲碧嶂間，

拍手高歌明月下，歸來猶有一重關。」（見圖70）

其雙泯第十，圖上僅現一輪明月，人牛俱杳，以表人我兩忘，能所雙亡，一切生死執著，一切萬有現象，均泯滅無跡，了無痕點，猶如明月之照耀虛空，纖塵不染，頌曰：

「人牛不見杳無蹤，明月光含萬象空，

若問其中端的意，野花芳草自叢叢。」（見圖71）

此是禪之最高境界，唯佛與佛，乃能真知之境。

十組雕像中，不僅牛之動作表情，極為生動，而且牧童之造型上，或戴帽，戴笠，或蓄髻，或穿鞋，或赤足，其服飾外表及年齡各不相同，尤其牧童之表情上，或蹙眉拉繩，或怡然執索，或攀肩談笑，或拍手高歌，均逼真自然，神氣活現，張澍亦曰：「牛或乾草，或飲水，跔臥，或倚樹，或仰首鳴，或控勒不可制，其牧童或用力牽拽，或揮鞭，或倚石臥，或坐石吹簫，或延頸斜睨，或相抱而戲。」（註二〇〇），可知在牧童或牛之神情變化上，心理狀態之把握上，必有極高明之手法！

在整個構圖中，另刻有猛虎下山，羚羊躲在崖穴，猴子戲於牧童衣，以及鶴、飛鳥、樹木等。在南崖入口處石崖上刻有「朝東郎知潤州賜紫金魚袋楊次公證道牧牛頌」十九大字。

註一九一：澠山之水牯牛喻，指月錄卷十二：「老僧百年後，向山下作一頭水牯牛，左脇下書五字，曰澠山僧某甲，當

恁麼時候作爲山僧，又是水牯牛，喚作水牯牛，又是澠山僧，畢竟喚作甚麼即得，仰山出禮拜而退。」雲居膺代述偈曰：「不是澠山不是牛，一身兩號實難酬，離却兩頭應須道，如何道得出常流。」

註一九二：石葦之牧牛，「撫州石葦慧藏禪師，本以弋獵爲務，後投馬祖出家，一日在厨作務次，祖問作甚麼，曰：「牧牛。」祖曰：「作麼生牧。」曰：「一回入草去，騫鼻拽將回。」祖曰：「子真牧牛。」師便休。見指月

錄卷九。

註一九三·百丈之騎牛歸家，指月錄卷十一：「福州長慶大安禪師，造百丈，應而問曰：『學人欲求識佛，何者即是？』」

丈曰：「大似騎牛覓牛。」師曰：「識得後如何？」丈曰：「如人騎牛至家。」師曰：「未審始終如何保任。」丈曰：「如牧牛人，執杖視之，不令犯人苗稼。」師茲領旨，更不馳求。

註一九四·見古今圖書集成七百六十三卷博物彙編藝術典畫部。

註一九五·依日本柴山全慶之推定爲北宋仁宗皇帝皇祐二年，西元一〇五〇年前後之作品。

註一九六·依柴山氏斷爲南宋高宗紹興二十年西元一一五〇年前後之作品。

註一九七·見民國重修大足縣志卷一。

註一九八·見清張澍前途寶頂山記，民國重修大足縣志卷一。

註一九九·見日本柴山全慶著十牛圖。

註二〇〇·同註一九七。

## 結論

以上將大足崖雕之大要概括述之，因限於時間篇幅，不能一一介紹，如第三編中，諸佛菩薩像、明王像、及羅漢金剛像，僅舉出八章，第四編中，大足佛像經變故事亦提出七章，以觀其大要，其他尚有待於來日再作報告。

大足佛教崖雕之價值，可從數方面稱述之：

就藝術風格而言，雖大足崖雕中，寶頂與龍岡之手法有不盡相同之處，寶頂較爲大刀闊斧，而龍岡則異常細緻婉約，然而一般說，均是繼承雲岡、龍岡等北方厚實雄偉之風後，融入南土秀緻靈巧之民俗，所產生之地方性雕刻色彩，故雲岡龍門等所表現者爲陽剛之美，而大足却屬陰柔之美，南北作風迥異其趣。大足崖雕正是南土柔美風格之代表作，其佛像之秀麗華貴，概如前述。

自時代上言，大足崖雕是唐宋唯一發現之大規模崖雕羣者，而自唐末以來，天下大亂，中原文化式微，若貞觀、開元等大唐盛世已不復現，即至兩宋亦重文治而輕武功，盛唐時威振四夷，藩屬朝貢之雄風，已然鮮見，漢族文化開始表現書卷文逸之風格，故於文學上，如詩詞之柔婉藻麗，於繪畫上，如文人畫之超逸情趣，而雕刻之呈現致緻秀美，亦屬自然之趨向矣，大足崖雕正是唐宋雕塑藝術之代表作。

就藝術題材而言，中國刻藝術作品，幾為佛教題材所囊括，而佛教題材殆半表現佛像之莊嚴與慈悲，內含之宗教意味，是唯一之主題，故唐以前之塑像，無非因襲印度手法，或依經軌而塑造，故其佛像形置，無非一佛二菩薩之坐立像，而鮮有表現雕像之動態美者，大足崖雕正彌補了上述之缺點，其佛像再不是千篇一律之坐立姿，窟龕形置再不全是一佛二菩薩，或一佛二力士二菩薩等之刻板排列，大足崖雕突破舊式，力創新型，使中國雕刻藝術面目為之一新，雖同是佛教題材，同是依據經典儀軌，同是佛菩薩像，而大足經營者運用之，却是華麗中不失其莊嚴，飄逸中不減慈悲。宰官、武士、命婦、庶民等之舉止坐臥，頷首顰笑之間，仍然具備無量之宗教意義，其止惡揚善、勸善規過等潛移默化之功，因是以達成矣！

就石窟整體規模結構而言：歷來大規模之雕造者，如雲岡龍門等，均是依帝王君臣之經營，其人力、物力龐大雄厚，故規模鉅大自屬必然，然而大足却是依恃地方人士，集資眾衆，以其對宗教之虔誠信仰，及堅苦卓絕之毅力以完成之，而規模却不下於依帝王之經營者，尤其結構組織却更加完整細密，可知宗教意願之偉大感召力，其有至於此也。以結構而論，因帝王經營總以祈福消災，萬物超升為目的，故各代工程均因斷續進行，而呈凌亂散漫，缺乏整體之結構組織，然而大足崖雕，尤其是寶頂大小佛灣，爰依天然地理形勢，作有系統、有組織之整體營造，而其經營者又出於趙智鳳一人之計劃籌設，自是無有凌亂之弊！

就中國佛教思想而言，隋唐以前，佛教思想仍屬於吸收階段，佛教義理之闡揚並未大興，民衆對於佛教之信仰，亦止於宗教式之膜拜心理，而未達於完全融化之階段，其佛教雕像，多為釋迦文佛、阿彌陀佛、觀音菩薩、彌勒菩薩多實如來、賢劫千佛、維摩文殊等。

而至中唐以來，天臺、華嚴、法相、密宗、禪宗、淨土等，諸宗並宏、文物燦然，尤其南方頓崖興起後，尚簡淡，暢神機，重意境，不拘形式，禪學意趣蓋揉和於詩文中，寄託於山水畫境內，然於石刻藝術，却向少創作，罕於表現；

而大足崖雕之牧牛圖，却生動活潑，神氣活現地刻畫禪家修行之階段及意境，其題材之新，布局之巧，禪趣之濃，寄意之深，在中國他處石窟中，實無出其右者。

密教經典之東傳，影響及於石窟藝術者，大足最力，蓋唐宋以降，雕風已衰，大規模石窟之營運，已然少見，密教經像之表現，惟有見諸繪畫或壁畫中，而雕造立體形象，以成就密宗之石窟道場者，大足崖佛又是首屈一指，尤其唐武宗會昌法難之後，經像殆半焚毀，大足崖雕位處四川，得以保存密教之形象、儀軌等，其功匪淺。

淨土思想流傳雖早，其於繪畫、壁畫、浮雕作品亦較普遍，然表現於石窟造像者，仍不多見，大足之觀無量壽佛經變，莊嚴了極樂世界，立體化了淨土妙相，置身其間，却是真正的人間淨土了。

大足崖雕對於孝道闡揚甚力，父母恩重難報經變與釋迦因地行孝報恩事蹟二摩崖中，將佛教之世間法表現得淋漓盡致，蓋「佛法在世間，不離世間覺，離世而覓菩提，譬如求兔角」也。

總之，大足佛教經變題材，無論是襲舊或創新，均有令人一新耳目之作風，其表現唐宋時代佛教思想之流傳，價值無比。

大足崖雕固是取材於佛教經典，然其容貌造型，衣冠服飾，却是道地中國人，故唐宋人之生活習慣、服裝用具等，概亦表露無遺，可知大足崖雕正是研究唐宋服裝史、社會史之重要資料。

大足佛教崖雕之價值，就以上數方面觀之，亦可略窺其大要矣！

### 主要參考書目

- 中國美術史 大村西崖著
- 中國美術史 葉瀚著
- 石窟寺院之藝術 閻文儒
- 中國西部考古記 色伽蘭
- 中華佛教史蹟第一石窟史蹟 中華佛教文化館出版
- 唐宋石刻博物館之發見 楊家駱著

中國各省佛教窟雕塑之觀賞與發現 楊家駒著  
成都萬佛寺石刻藝術 劉志遠、劉廷壁編

益州名畫錄

宣和畫譜錄

大足縣志 清張澍撰

民國重修大足縣志

金石續編

大足崖雕的壯觀 觀光月刊第四期

方廣大莊嚴經

過去現在因果經

佛本行集經

普曜經

大方廣菩薩文殊師利根本儀軌經

金剛頂經瑜伽文殊師利菩薩法

一髻文殊師利童子陀羅尼念誦儀軌

曼殊師利菩薩五字心陀羅尼

大日經

佛說父母恩難報經

佛說父母恩重難報經

圓覺經講義 諦闇大師著

地藏菩薩本願功德經

地藏菩薩聖德大觀 弘一大師著

淨土新論 釋印順 著

妙法蓮華經

不空羈索經

攝無碍陀羅尼經

大方廣佛華嚴

觀無量壽佛經

阿彌陀經

無量壽經

大方廣圓覺經

大佛首頂楞嚴經

千手千眼觀世音菩薩廣大圓滿無礙大悲心陀羅尼經

維摩結經

大般涅槃經

大方便佛報恩經

佛說跋子經

中國畫學全史 鄭昶編著

中國佛教史略 釋印順妙欽合著

中國佛教史 蔣維喬著

中國佛教史 黃懺華著

佛說菩薩跋子經

菩薩本生鬘論

淨飯王般涅槃經

孔雀明王經

大正藏第八十九册圖像第一

毘奈耶雜事

佛說鬼子母經

珂利帝母真言經

大藥叉女歡喜母并愛子成就法

金石萃編補正

五代名畫補遺 劉醇

古今圖出集成博物彙編藝術典畫部

十牛圖 日本柴山全慶著

指月錄

語石 葉昌熾

蜀中名勝記 曹學佺著

敦煌藝術敍錄

中國的石質雕刻 勞幹著

佛學概論 蔣維喬

佛教各宗大義 黃懺華

歷代求法翻經錄

佛像圖典 日本佐和隆研

不二法門



圖 2



圖 1



圖 4



圖 3



五字文殊菩薩



一髻文殊菩薩

圖5



圖7



普賢菩薩

圖6



圖9



圖8



圖11



圖10



圖13



圖12



圖15



圖1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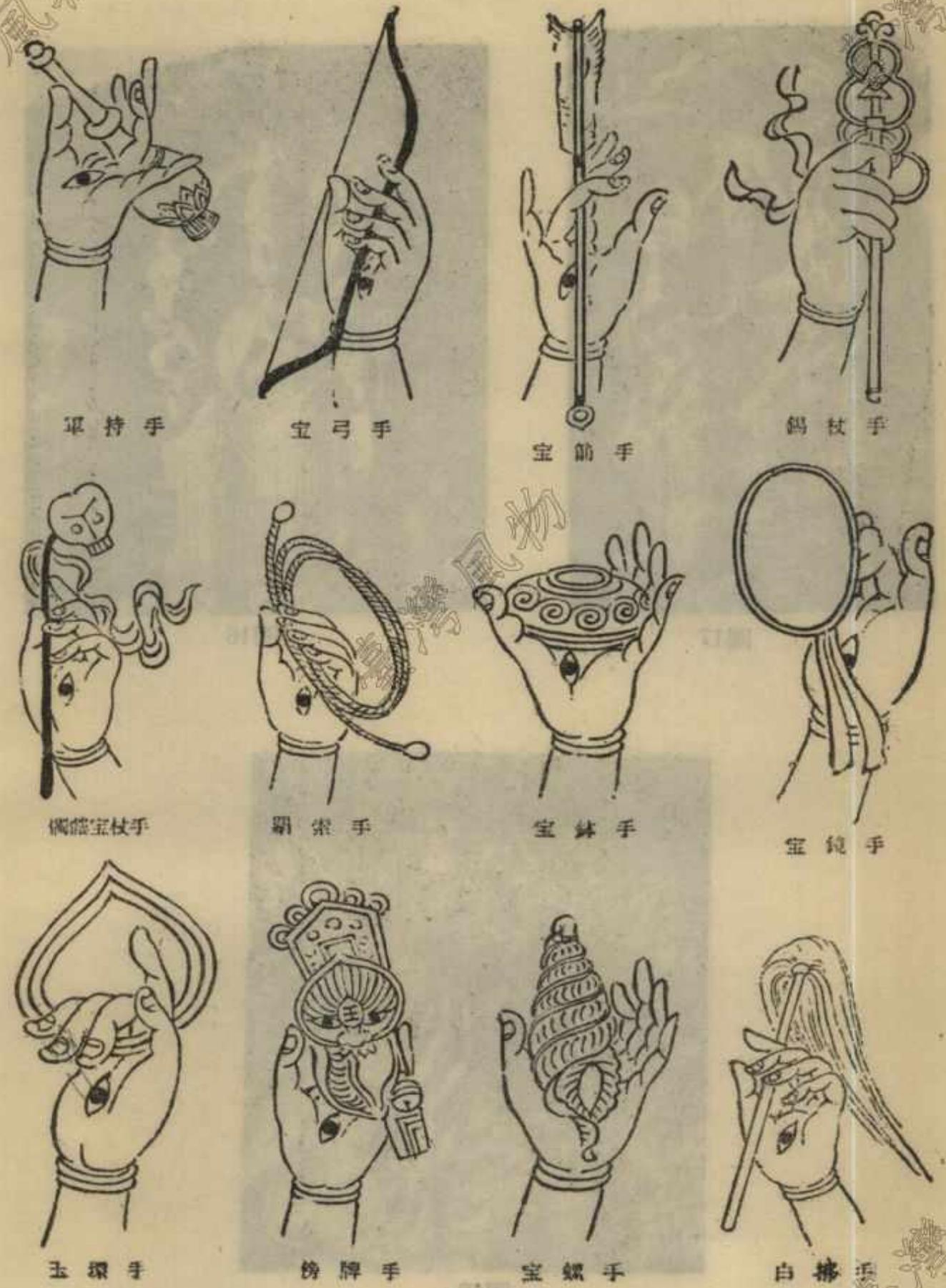
圖17



圖16



圖18





宝经手



数珠手



下泥帽宝伞手



宝剑手



金刚杵手



跋折羅手(三结伴)



宝铎手(三结单)



宝戟手(三叉戟)



俱尸迦钩手(三结钩)



铁斧手



宝瓶手



南珠藏璫瑞陸高層



圖20



圖22



圖21



圖24



圖23



圖26



圖25



圖28



圖27



圖30



圖29



圖32



圖31



圖34



圖33



圖36



圖35



圖38



圖37



圖40



圖39



圖42



圖41



圖44



圖43



圖46



圖45



圖48



圖47



圖50



圖49



圖52



圖51





圖56



圖57

初調



受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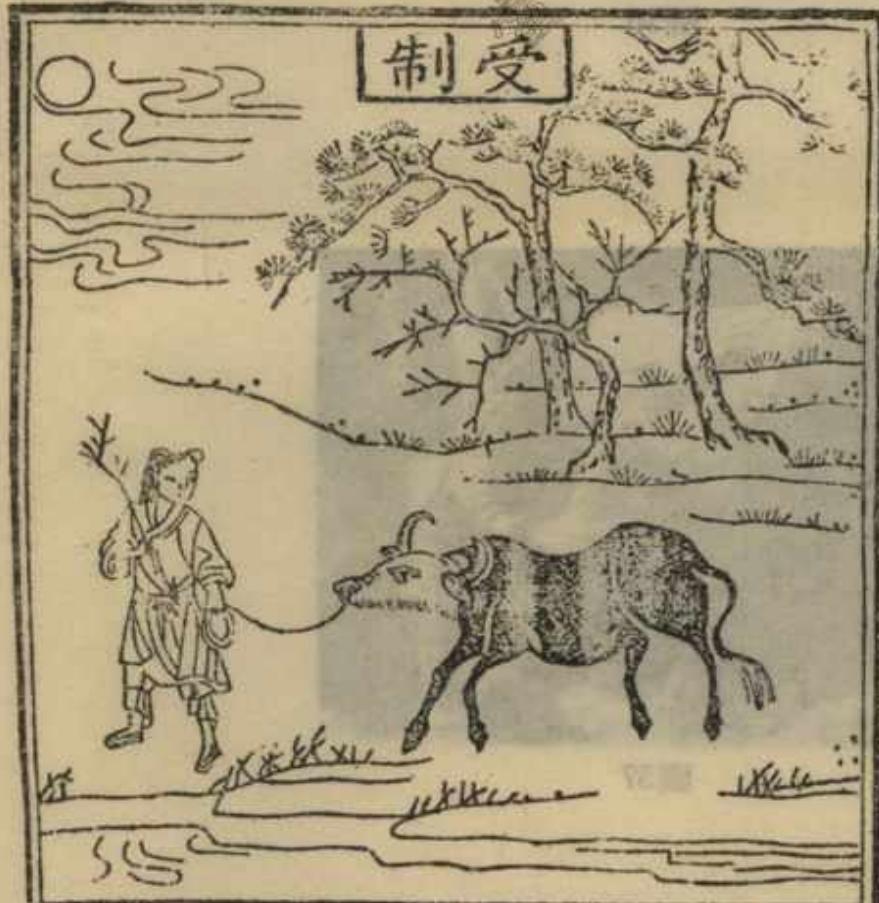






圖62



圖63





圖66



圖67

## 任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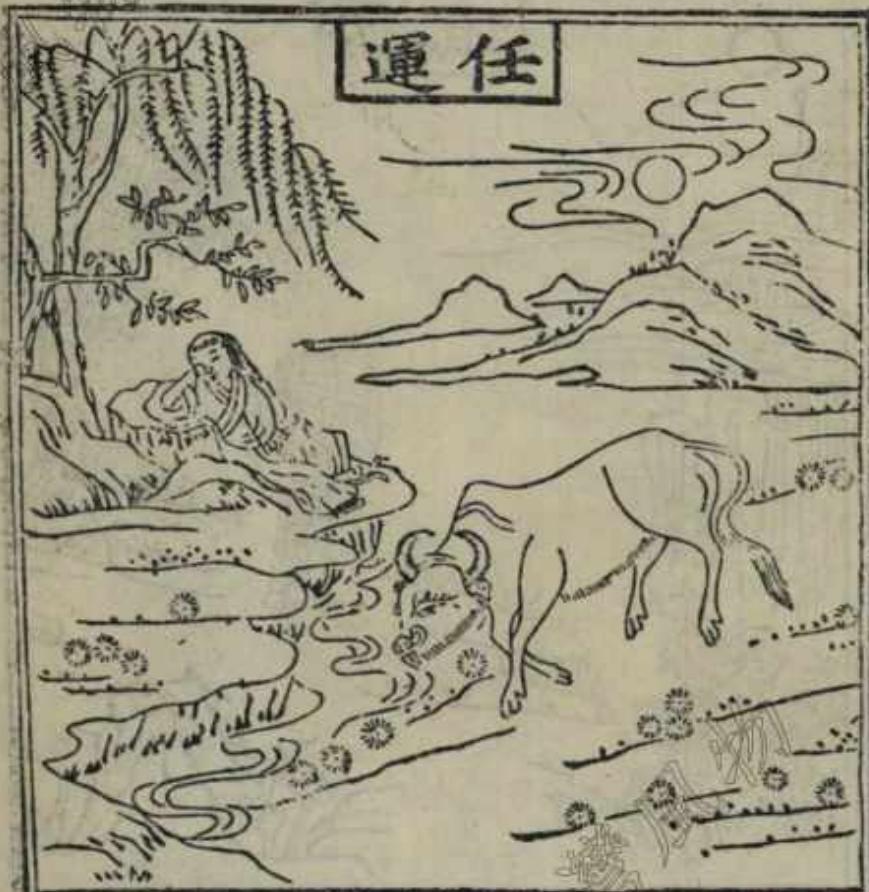


圖 6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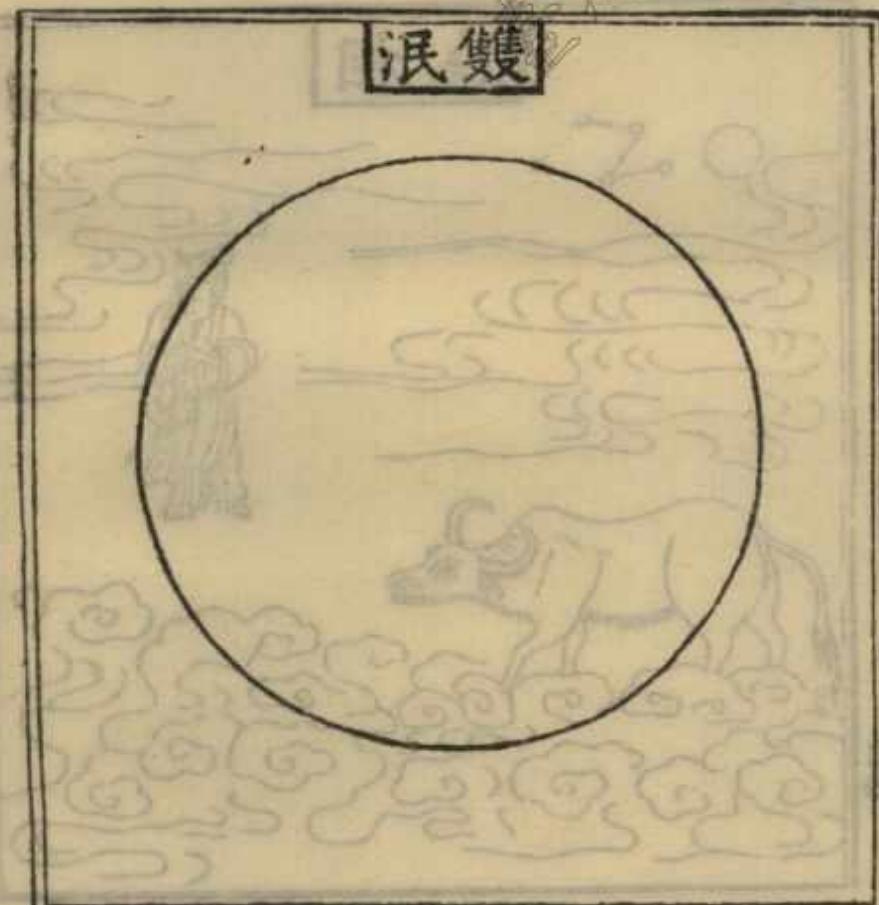
## 忘相



圖 69



獨照



雙泯